中華文史叢書之十五、十六

明嘉靖刻本、萬曆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據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皇明九邊考
皇明四夷考

（合訂本）

魏煥撰
鄭曉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皇明九邊考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皇明九邊考

九邊考司馬魏君東洲所集也一日按治夔郡因論山西三關事宜遂出所集本以示予既而領歸之公署細閱之九邊之事蹟綱領條目爛然畢具議論纂述皆有根據籌邊之良法美意盡在於此噫今之刻集遍天下

不過玩物適情之具耳其視此集有

益於

國家有補於生民有關於世道不同也

請廣其傳且以為有事於九邊者之

一助焉命千户楊元遂書鋟梓於嘉

靖壬寅陽月也知夔府事關中張環

跋

九邊考叙

古稱諸侯守在四鄰天子守在四夷蠻夷率服者舜氏羌來享者湯九夷八蠻通道者武皆有道仁聖之主而坐致夫守在四夷之隆自後造陽築於燕臨洮塹於秦中國先受困斃而夷狄未之賔服其嚴尤所謂無策也已我

朝家四海而幅員萬里九邊外則夷類部落居之時脩職貢閒或犯順然

祖宗

列聖所以駕馭而奔走之者愽大纖悉燦然罔不完東洲魏

君爲兵部郎特稽諸几閣簿書審之寄象鞮譯集爲九邊考一日出以示余繙閱數日顧其爲書見疆域之廣焉見保障之固焉見責任之專焉見士馬之雄焉見錢谷之富焉見外夷之終始焉見集議之臧否焉昔程夫子學極精微於凡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以至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張魏公與舊戍將時時握手飲酒因以熟識虜情東洲魏君其若斯人之疇歟

嘉靖二十年仲冬月同知長沙府事閩人海東蔡纘書

皇明九邊考引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譔

謹按兵部職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邊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邊本兵之在

朝廷九邊之樞也其機自職方始非考驗素定寧無負

明時之委任耶煥不敏承乏是司竊用懼焉乃揀集堂稿博採邊疏詢諸邊將譯使有所聞遂書之册積久編次成書分類備考懼夫夷險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懼

夫防守之弗嚴也于是有保障考懼夫將領之弗職也于是有責任考懼夫騎射之弗精也于是有軍馬考懼夫芻糒之弗充也于是有錢糧考懼夫寇虜之莫知所從來也于是有外夷考懼夫籌畫之弗審而無以爲應變之地也于是有經略考各處其後以俟日有所聞而續集焉至于通乎九邊者仍撮其要于首以爲九邊通考庶乎時異地遠者一展卷可知其槩矣噫此亦書生之見耳長于經濟者胡用乎此

目録

第柒卷

榆林考

第捌卷

寧夏考

第玖卷

甘肅考

第拾卷

固原考

以上九邊每邊又各分類以考

疆域考

保障考

責任考

軍馬考

錢糧考

邊夷考

經畧考

以上七條九邊皆同

凡例

一九邊圖因職方司舊本增以近年新設邊墻壍以備披閱

一鎮戍沿革取諸會典

一疆域沿革取諸各邊圖誌

一城堡墩臺墻壍增舊創新取諸近年堂稿

一軍馬登耗數目取諸嘉靖拾捌玖年各邊開報手冊

一錢粮定數取諸戶部各司手本

一文武職官責任取之本司各科職掌

一番夷始末攷之一統誌參以邊将譯使之言

一番夷部落之強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虜中走回人口

之言録之以俟預防者採焉

一要害之巨細必録以明防守之當急

一邊墻之始末必備以明馭戎之上策

一塩政茶政必録以明飛輓之至計

一屯政馬政必録以明軍務之深謀

一首録巡撫将官以明邊鎮之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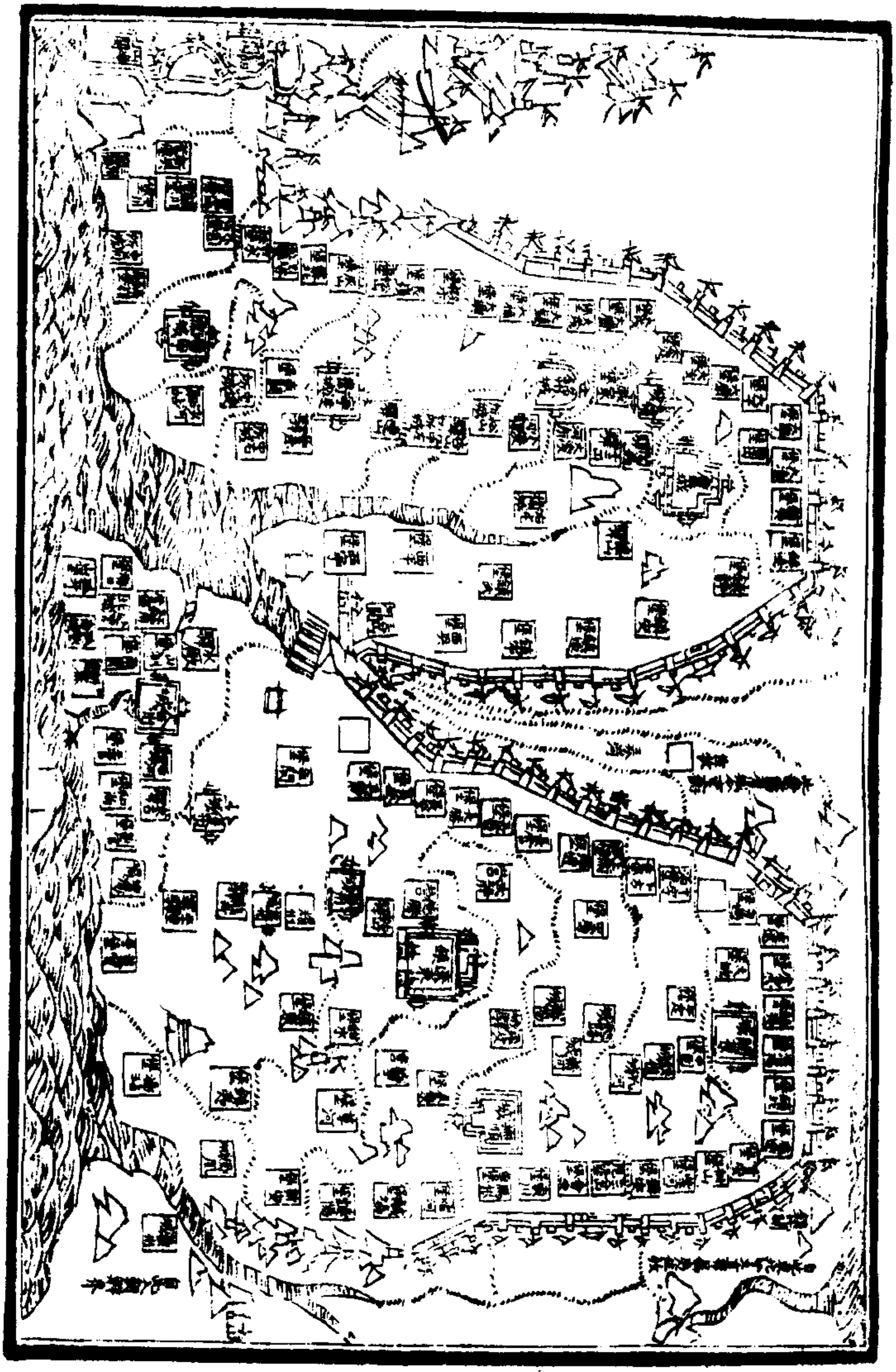
一備録選将集兵儲蓄之法以明今日之急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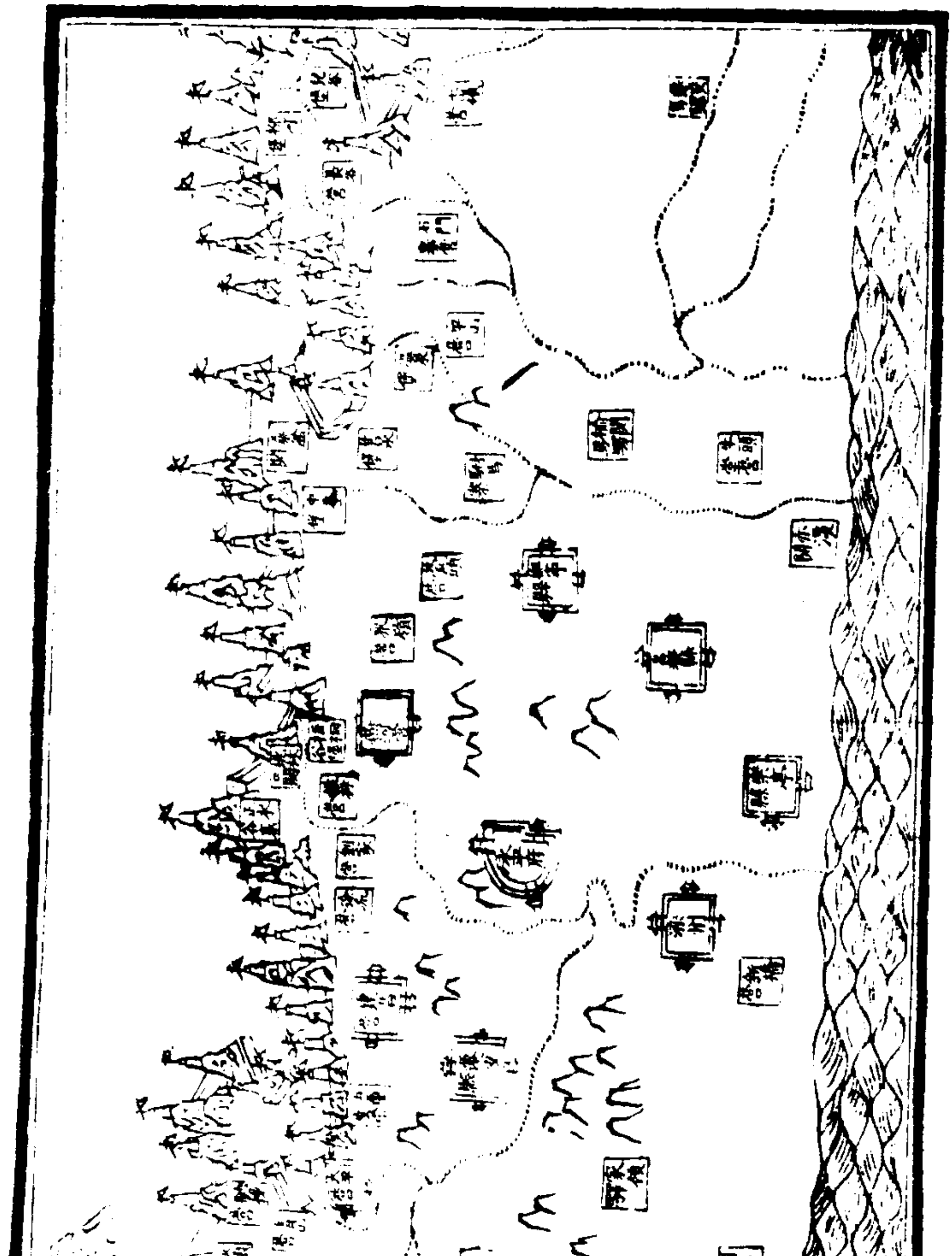
一經畧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書輿圖要覽許主事九
邊圖論幷諸名公奏議間亦竊附鄙見
一採集諸說但取其事之有關于地方者故不備錄全
文
一先年奏議或爲當時所棄今察其有可行者必錄以
俟採擇
一將領之奏捷失律者必錄以昭往鑒
一凡改築邊墻恢復舊制之說一時雖曰難行必錄之
以俟便宜者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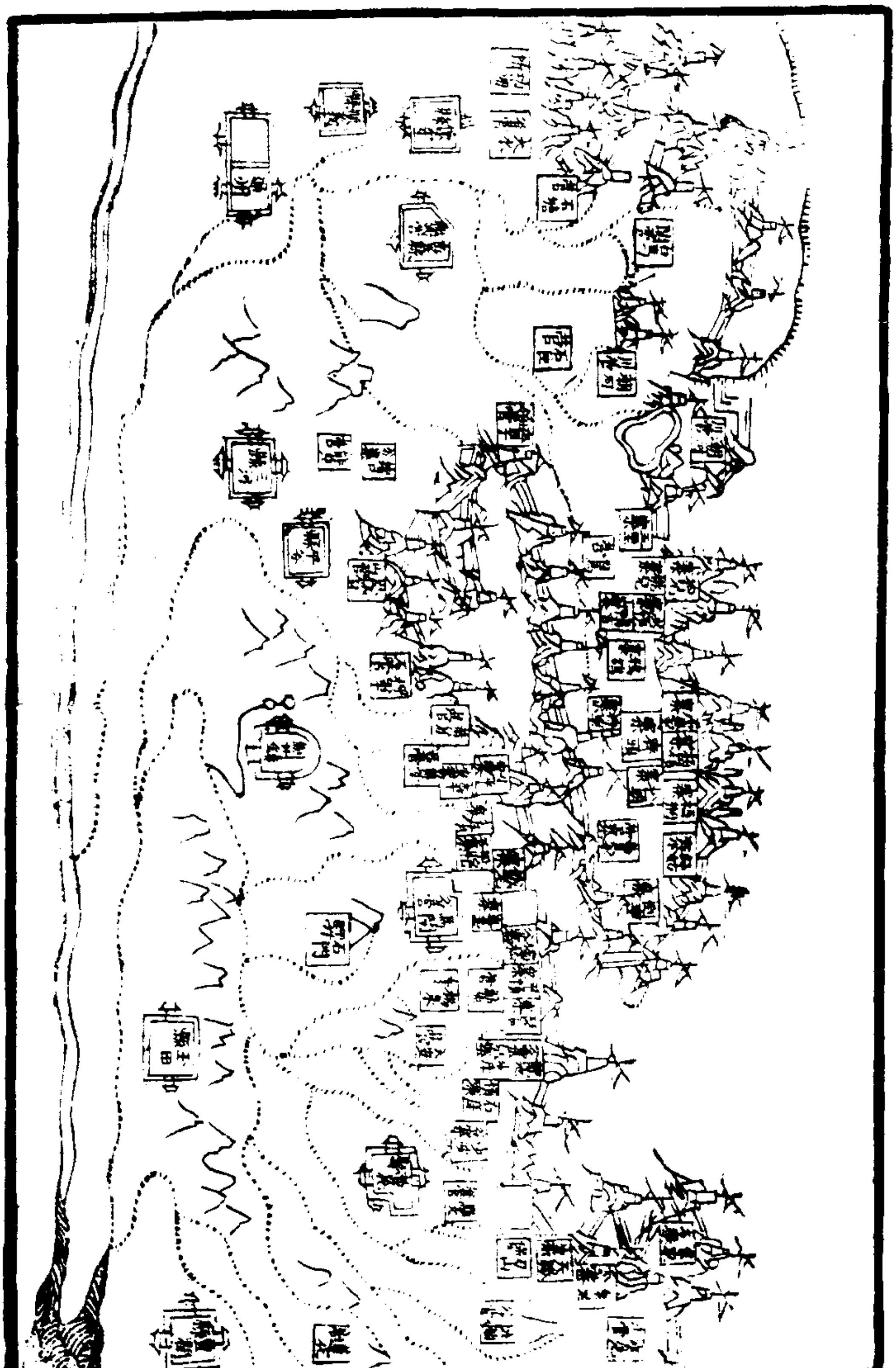
一因事直書止爲備事言之不倫不文非暇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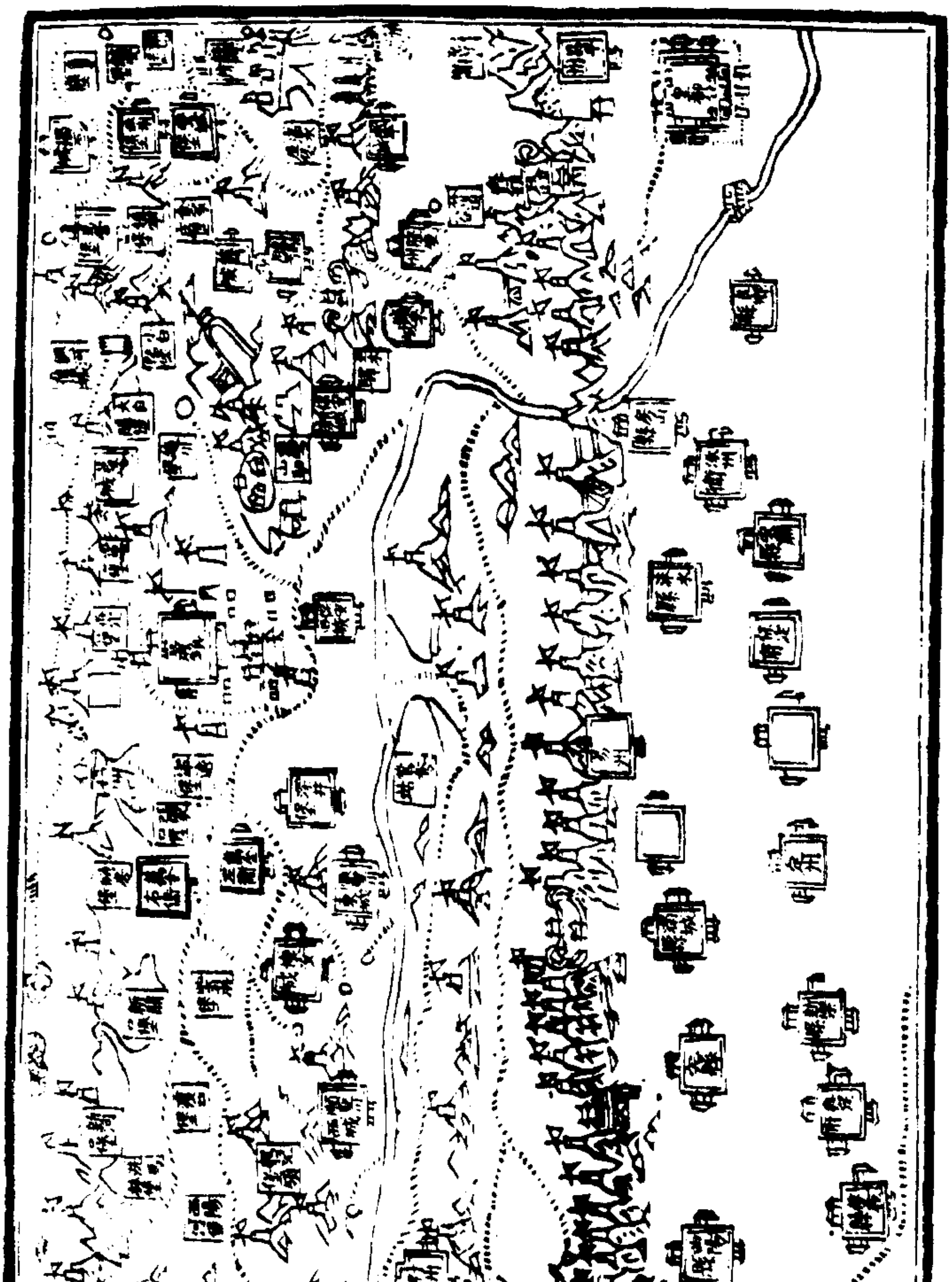
一凡有一得之愚僭録之于後以備自攷非敢求知于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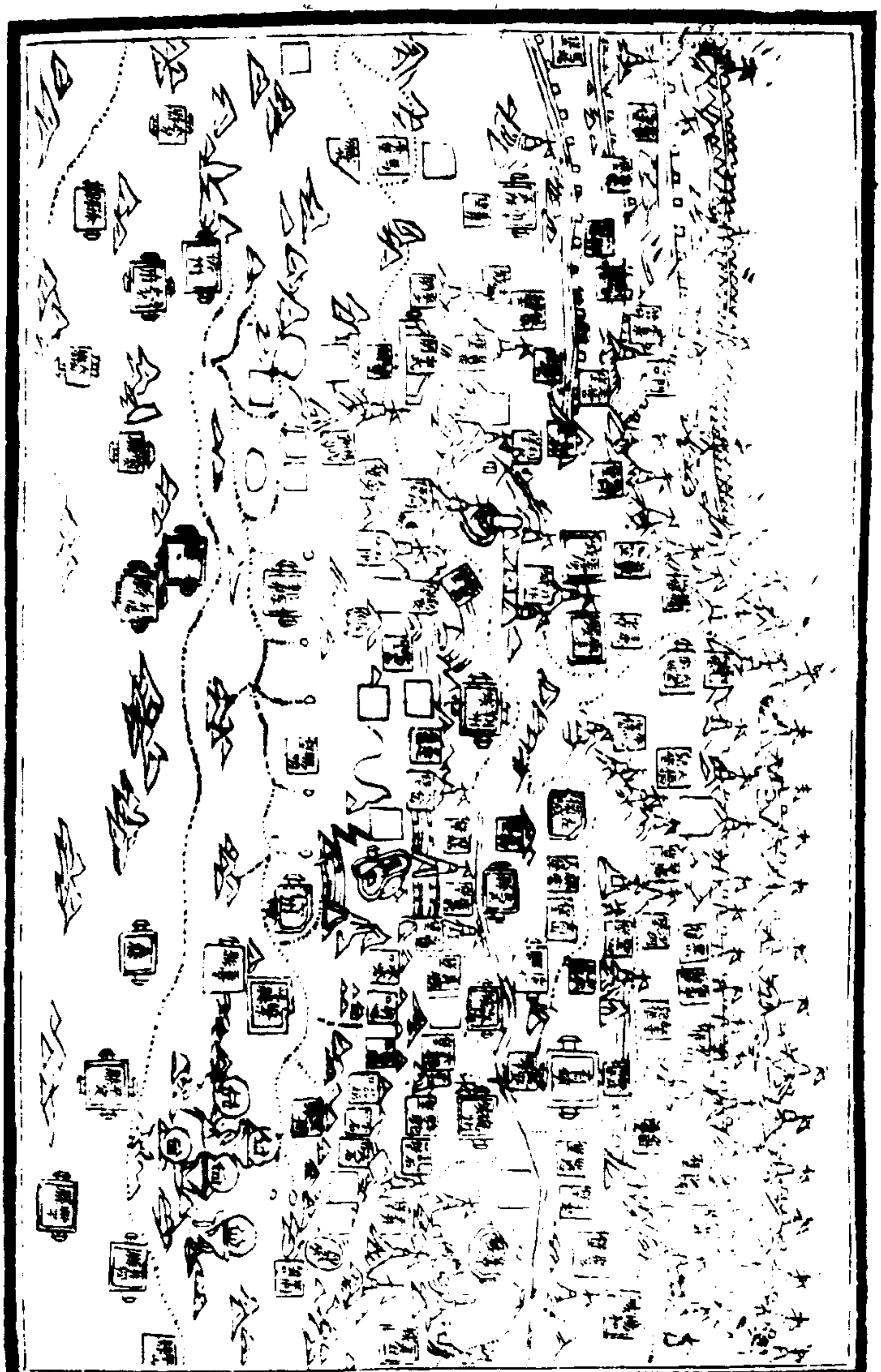
一斯録止據其平日所見聞者愚不能上交孤陋無聞故于當代名公𦘕壽遐儒績皆不悉知深自愧悚以俟日有所聞而續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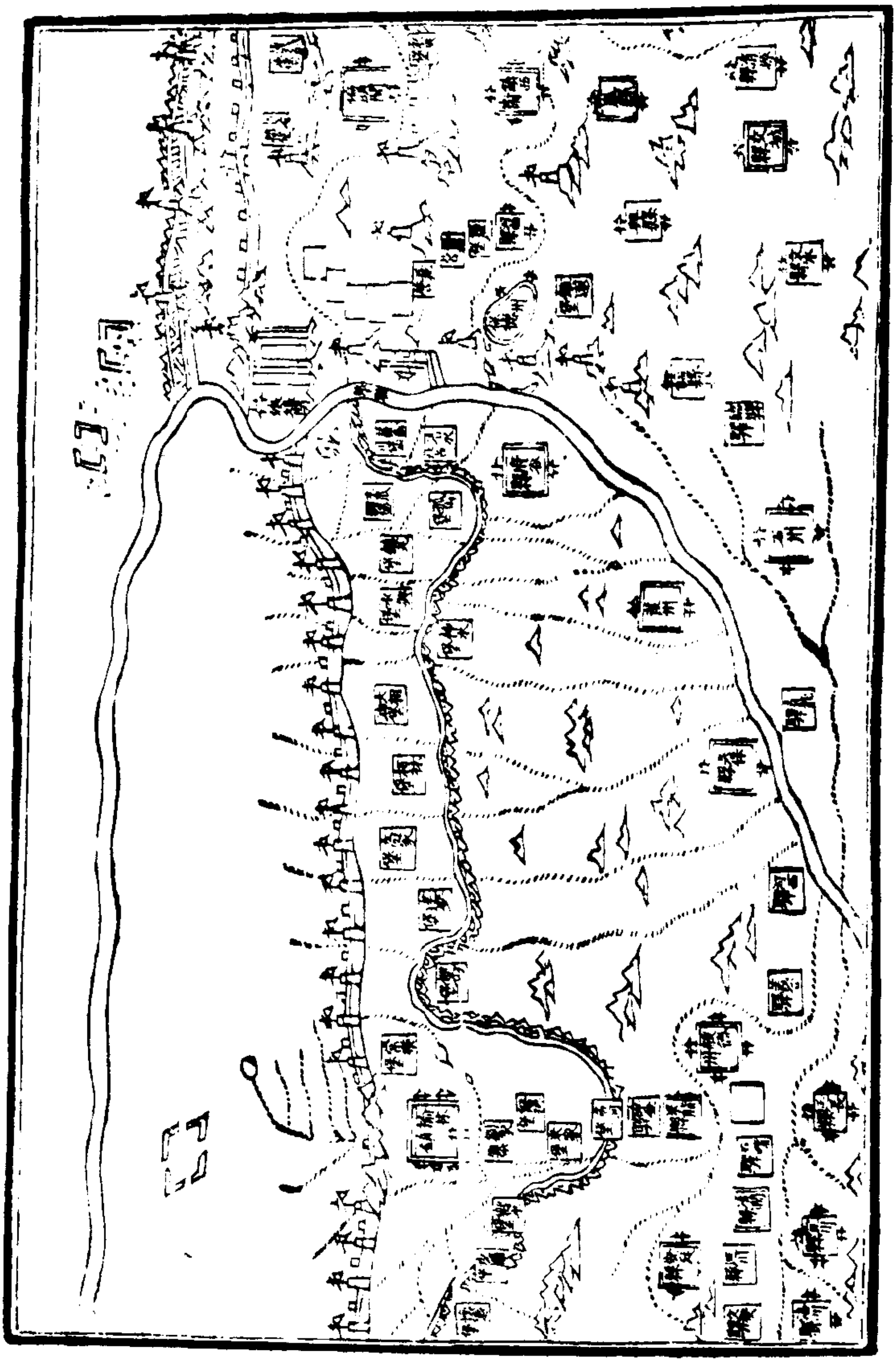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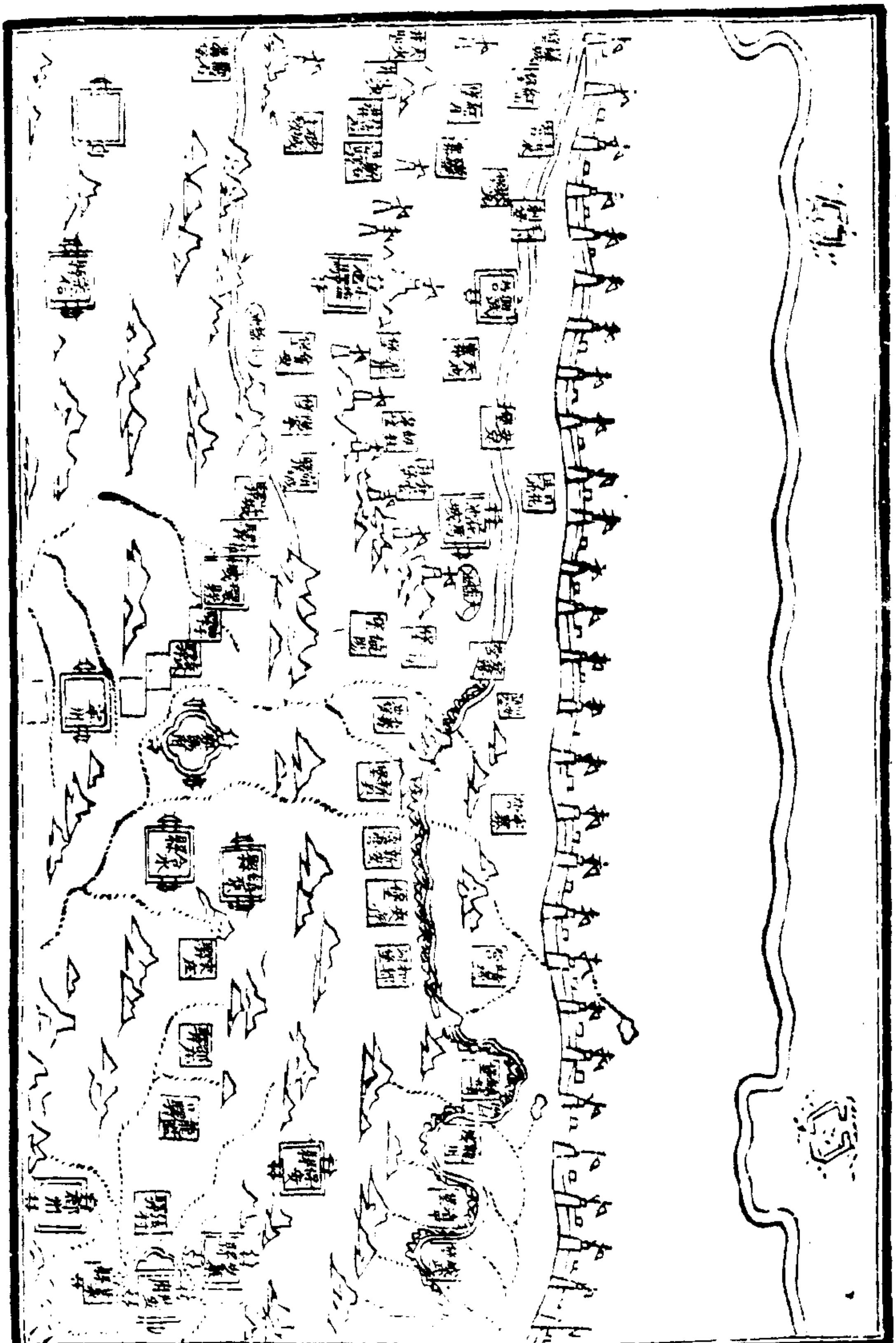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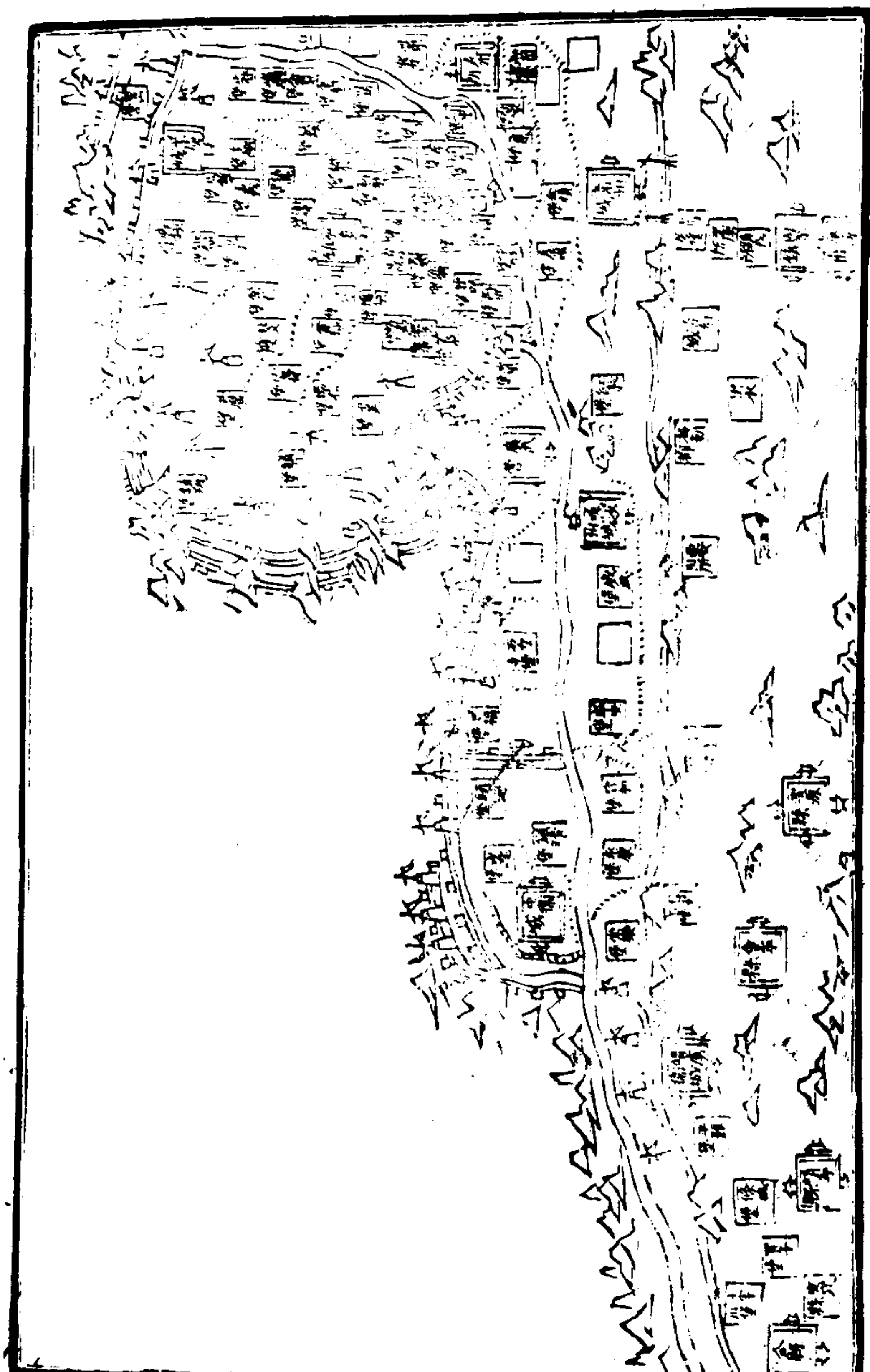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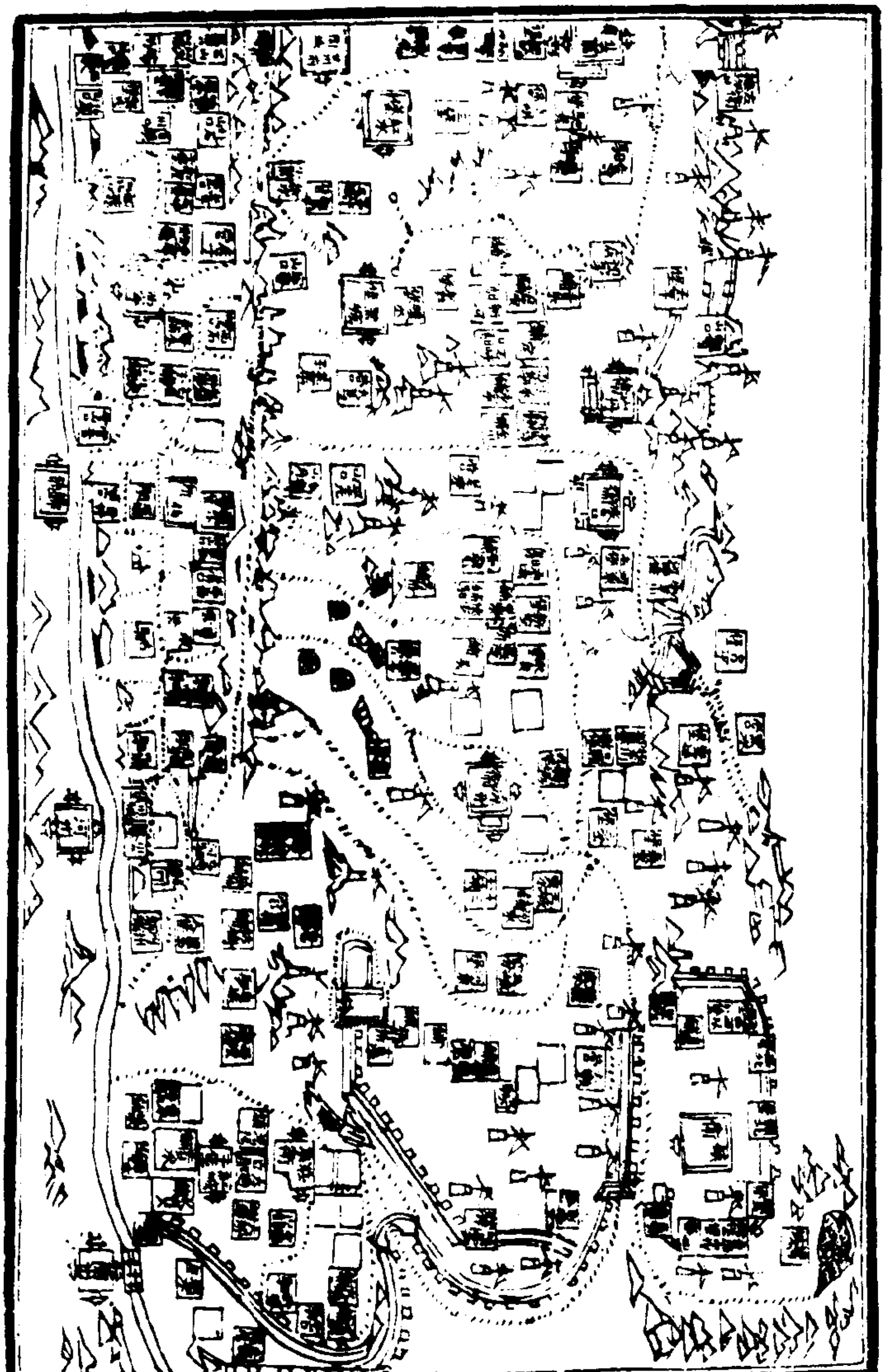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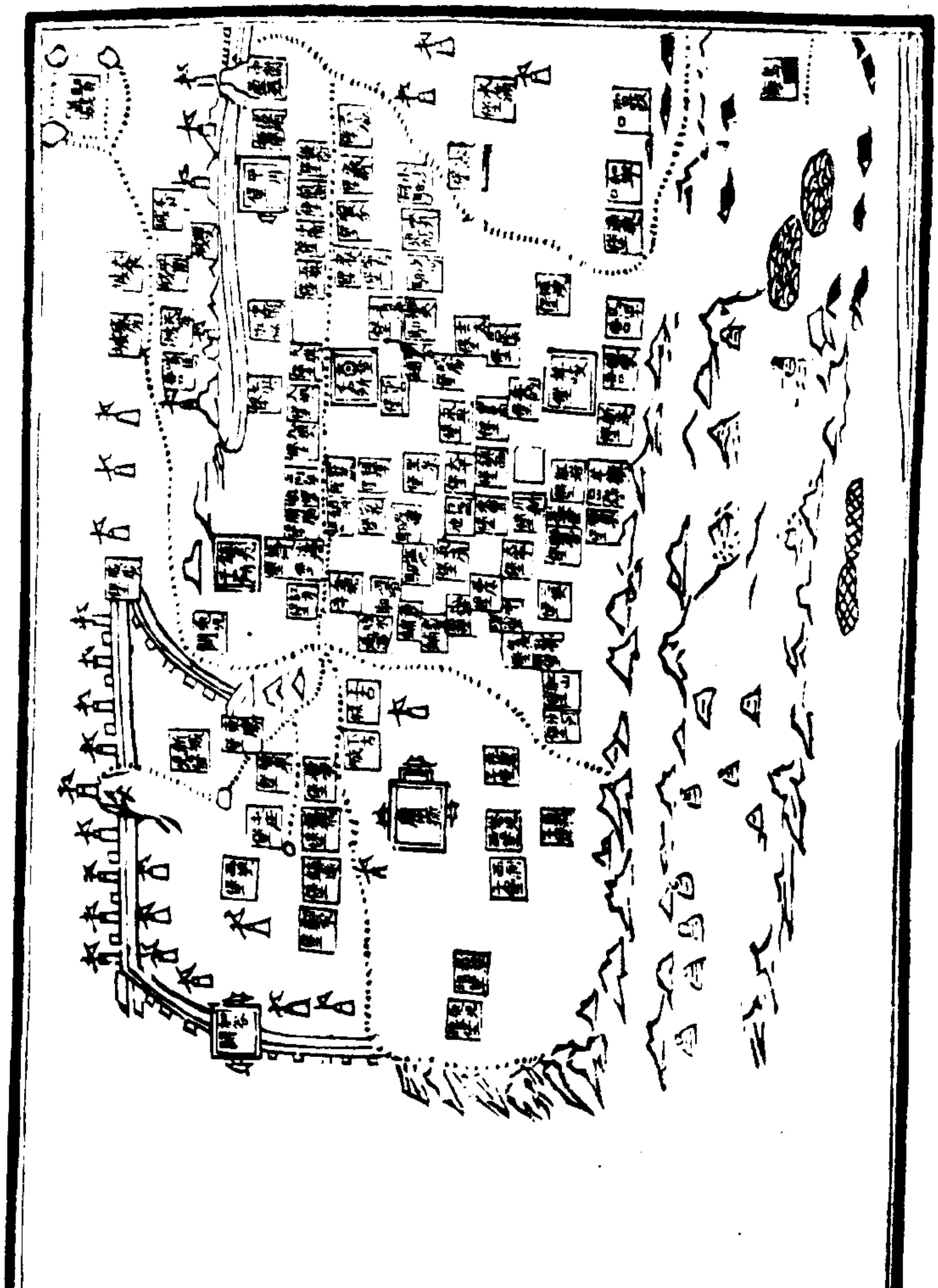












皇明九邊考卷第一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鎮戍通考

一我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皁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

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
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邉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
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
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

今日矣

一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
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
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
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于公侯伯

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克任永樂間始
命內臣鎮守遼東開源及山西等處自後各邊以次添設
至嘉靖十八年五月爲星變事奉
特旨裁革
右沿革
一鎮戍莫重于巡撫餘皆待其人而後行耳重巡撫有
四曰慎其選曰久其任曰假其權曰明其功罪蓋邊
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材堅忍之
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

授近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
而反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及吏部各舉
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幾
論攸同眞才效用是爲愼巡撫之選夫官久任而後
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有固志無固志焉有
遠圖無遠圖焉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爲例

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内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
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愼矣
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
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
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
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頭
著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陛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
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
其成邊防失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
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俱見九邊圖論

右巡撫

一鎮戍莫重于將臣重將臣有四曰求實用曰慎武舉
曰廣任使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

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
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繡章撫
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隨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況鸞刀解
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
拭怒鼃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跅
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
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
快餘假名而希圖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

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
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閑人止許武官應
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
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
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
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户不與將不
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
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

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

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

云田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

云入冦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

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

無控訴若一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

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

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省之下人自求全
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
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令之論者孰不知巡撫
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諤諤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
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俱見九邊圖論
右將領

一鎮戍莫急于邊墻盖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没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数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難于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衆易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其甚至于陷没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雄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窮兵遠討犂庭掃穴中國強矣然而内自困敝甚至亡國如秦隋之爲亦非計之得也是以論者謂禦戎無上

策蓋謂此耳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禦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險而曰設必因地勢之險而用人力以脩爲之也又曰以守者蓋守不可以無險而險不可無兵以守也謹以古今設險以禦戎者槩錄于后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邉于吏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隋改爲北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
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
郡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将兵三十萬伐匈
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

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
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虚奪取
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

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
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
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
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
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
蘭山甘肅北山通為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
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
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粮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

烽燧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墻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墻黄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墻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墻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内邊墻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脩築徐廷章所築外邊墻高厚各二丈墻上修盖㸚鋪九百間墻外濬舊

塹亦深濶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内邊墻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内邊之險備矣内外二邊之中清水興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横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黄河東岸横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墻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墩墻四十里總制王　接

修壕墻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 初修壕墻四十里皆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拾伍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墻長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墻為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真馭戎上策也

右邊墻

經畧總考

一今之四夷北虜爲急

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

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粮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将帥假按伏以為奸軍士乏正支之粮而将帥等官又以尅減行粮為務地方屢失粮餉屢乏之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為慮

而亦不剌一種竄于陜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煩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徑迅利乃可爲也

一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音出擊也）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所爲俱被賊誘而覆之故

原闕

先遠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縣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亙爲邉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況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俱見輿圖要覧

一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将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

襲也文法大密而巧避之術大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其爲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棄障不爲不可勝之筭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衞且莫之能而況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

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横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追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

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

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

諒之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敝袴也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責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覬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盻盻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

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縻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也

一法者令之樞也令者所以權法而加乎民也法之不立自上玩之令之不行自上縻之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蓋傷之也今之鎮邊士馬之耗憊錢穀之侵漁邊塹墩空之縻墜無弗有法法無弗嚴且善固已朝夕

令之矣當事者曾不一閱歷而檢勘之承委展轉唯文移之與憑巧文塞責虛誕詭寄固已墮其術中矣信耳賤目積蠱畜蠹所由來非一日也要在春秋行邊揀精銳汰老弱兵何以不強去瘸瘠烙膘壯馬何以不健攢局造閱堅利器械何以不備城塹欲其高深錢穀稽其出納崩塌傾圮侵漁濫耗者置之法懲一而戒百焉設險足食計日而效也一切付勘報而不綜核自爲之此孟子所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夫見東戍錄

一我
國家之制兵律莫重于喪師故將帥多以保全自計賊
至則合兵入城既求免于敗亡賊去則尾之出境又
求免于退縮于是
朝廷薄其責議者畧其罪而地方之俘戮不問罪豈當
乎夫喪師失律罪固不貸矣而地方之殘破人民之
殺虜亦必以
聞雖使師旅獲全罪在不贖則將帥無敢爲保全之計矣
一虜情虛實未易窺測故必得亡命之士深入胡地覘

伺機密而爲之處今邊塵以烽火爲候傳報以出境爲度胡馬臨城而將未聞虜騎分掠而民不知雖有勇敢莫得而用備孰預乎夫奮勇畢力未始無人也則聽其留畜以備爪牙編之卒伍以厚粮賞如養廉有地雖多不奪官租有入雖厚不徵則可以養勇敢而得其力矣

一環數千里之地要害非一以疲卒萬人分守之及其調發則空壘而去黠虜乘間剽掠如入無人之境雖數十騎可以横行而莫之禦也夫崇崗峻嶺綿亘不

絶天之所以限華夷而其勢中斷兩岸如關者賊所由入之路也于此而設關置壘增其卑使崇築其虛使堅然後精兵以守之矢石以臨之賊何由而入乎高城深池堅厚不拔國之所以衛生聚而民居散亂遠在郊外者則賊所必掠之地也于此而掘壍增墉爲之關鍵爲之守護則室家親戚併力自保賊可得而掠乎入則堅壁清野以困其鋭去則伏兵險隘以乘其釁攻守互用不得志于夷狄未之有也

一兵凶戰危呼吸之間存亡係焉昔李牧以市租養軍

趙充國日亨士卒故能戰勝攻克今民逋常賦而軍士之粮賞不充将士守常祿而士卒之尅削不免怨望且興而何有于用命乎夫

國家制兵有額而逃亡之清審無實于是軍數少而兵力衰則召募不可以不講也

國家之定稅有數而上下之冒濫無稽于是乎粮數少而軍食鈌則儲蓄不可以不論也查兵粮之額而求其實在實用之數以召募之兵而抵其冒名冒支之濫則兵何有不備而食何有不足乎 見邊策

右明戰守

一人相忘於土風安於習也胡貉之民不能暑揚粵之民不能寒平居且然矧介冑鞬櫜耶

國初徙腹裏軍民以充邊衛厥後戰歿流移營伍日耗於是勾取解發以繼之夫以數百千萬里之外驅丁男以徙塞下離去鄉井居止不習重之以科罰之擾笞辱之苦又多置之墩空瞭哨恒見其十死八九矣雖有存焉能挽強執鋭周旋鋒鏑哉同里之人追妻僉解喪身破產十且三四盖自是民始疲矣夫各邊

之民衣皮飲酪與虜相習若募之填其伍而時練習之外可以禦胡冦内可以聯保伍因之停清解之令以蘇疲民一舉而二善具矣

一成化初差御史李綱前去陝西延慶二府招募土兵每名量免納稅粮六石常存二丁幇貼當選過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編成排甲差委有司佐貳官員管領聽調殺賊

一成化七年例要將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奏告不曾着伍軍人及本省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

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充各邊補伍

一成化十年總制都御史余子俊題將前項土兵審勘有願入伍當軍者將本户稅粮二十石以下者并差役盡行蠲免二十石以上者免二十石其餘照舊徵納存留本處并附近去處不許遠起邊粮本軍收發榆林衛入伍食糧差操聽總兵等官調用殺賊

一弘治十五年大僕少卿王瓊題於陝西甘肅涼州各官庫內查取見在官銀每二鎮共輳五萬兩以備召軍之用若係召募者每名給銀五兩係册內查出抽

選者每名給銀三兩五錢仍免空閑舍餘一名幫貼

就與關文粮賞其見任官員百户召一百名與陞副

千户副千户召一百名陞正千户正千户二百五十

名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

同知二百名陞指揮使俱月加俸粮一石都指揮僉

事召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召二

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有爲事立功及革職

閑住官員能召百名悉與復職該陞官員撫按官會

同給與公文執照仍類總具奏其所召士兵就令原

召之人管領殺賊有功之日照例併功陞職

一軍官之外若舍餘軍民土人素有力量能召軍者每召一名給賞銀一兩十名賞銀十兩至百名賞銀百兩以類而推俱照此格

一其總小旗召軍一百名者照例陞級舍人召軍一百名者與做冠帶小旗後有軍功俱照級陞授其召軍不及原擬之數照原擬扣數給銀以酬其勞

一正德年間提督尚書楊一清題西人性氣猛悍尚勇善鬬且慣見虜賊聞敵不懼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

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備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許委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人心亦不許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于事

一嘉靖二十一年都御史戴金題稱隄備之計大要固不外於將得其人兵得其精將可選也而兵可以一律齊哉如一陣之中得武藝閑熟驍勇出群者三五人以倡首敵則率從者自有生氣而軍勢遂張此兵

法一定之機要也但拘拘於行伍之中求之不無太狹亦不必拘於西北如淮徐齊魯雲貴兩廣川湖俱自古用武之地豈得全無人哉但人之抱才負勇如木之不齊也不可兼得故有長於智慮心通武畧而膂力不如騎射不足者有身負強毅能挽鈞石之弓發無遺矢或一人可當三五人有當一二十人者乃不通於文墨又有弓矢雖不精而力能荷戈持盾所向無敵而一字不識者以上之輩俱可收錄爲用仍分別三等以精通武畧或兼達文學者爲武才慣熟

騎射或兼知陣勢者爲武藝驍勇過人長於各項器械者爲武勇通行山東等處布政司并直隸地方不論職官諸色人等但長于此等俱起送兵部斟酌所長調發緊要邊方聽用武悍之人中間有過亦應畧其短而取其長如前漢陳湯少以貧故不爲鄉里所稱宋曹翰少爲小吏好使氣凌人人多惡之比其除用俱立大功顧在人駕馭之何如耳

一要害之地墩堡雖設道里遼遠兵分則勢自弱時有警少發則不足多發則道遠繞至則胡已去聚而不

罷則費多罷之則胡後入非惟防守之難抑且財費不貲矣考之唐將李抱貞籍民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試以賞罰三年皆善射得勁卒二萬遂雄視一方此一策也宋將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閒田蠲其徭役有警亦足以守此亦一策也漢趙充國討羌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以逸待勞此又一策也爲今之計當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可選則選須用李抱貞之計可募則募須用曹瑋之計可屯則屯須用趙充國之計或百十餘家

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者徙以附焉侵漁有禁使無所苦鼓舞有術使樂于為物力資産既切于巳父母妻子復係其心如是則相救進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有也右必遴選知勇之 以司間諜申明陞賞之令以待覘邏禮勞既隆探 必的虜之動静先知我之戰守有備或劫營于彼以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生制之策矣

右克卒伍

一國初南京設太僕寺各邊設行太僕寺苑馬寺以養
孳牧馬匹洪武二十八年革兩京監官令有司孳牧
各邊仍舊每兒馬一匹騍馬四匹爲一群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州縣原額種馬二萬伍千群每群每
年取備用戰馬一匹每年共該取戰馬二萬五千匹
觧部發寺驗俵寄順天府所屬州縣及保定府易州
等七州縣河間府静海等三縣民户牧養候京營并
各邊缺馬觧給
一各處牧馬草場荒熟不一前馬既給有司民户領養

遺下草場荒者徵地租銀熟者徵子粒銀并各官軍
倒死馬匹椿朋銀及天下缺官銀俱解部轉發太僕
寺在邊者徑解行太僕寺各收貯以備京營各邊缺
馬解給買補
一茶法盖西虜畜牧為生所利者中國之茶也自唐回
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
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
為我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
我

朝初制金牌其牌額上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捧前去調聚番夷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敢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矣蓋以外夷肉食非茶則病故以茶餌之使之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一或背叛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制服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

無出此矣獨曰易馬而巳哉但前茶俱出四川保寧
等府輪撥川陜軍夫歲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處茶
馬司收貯後因邊方有事軍夫不克止將漢中府歲
辦茶二萬六千二百斤兼以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
斤易馬其于遠地一切停止至弘治間都御史楊一
清撫調各番興復茶法彼稱未奉
金牌不敢辦納此葢商販無禁彼得坐收茶利特假此
以爲詞耳方今西番侵掠邊民當急極救制服之術
孰有過于茶馬乎爲今之計惟嚴禁商販仍復軍夫

斯為久利伏讀洪武三十年榜例內一欵本地茶園
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餘盡数官為收買私賣
者茶園入官今宜申明此例仍令前項軍夫分地轉
運以免直達之苦收買園户之價或以太僕折色或
以牧厩地租運到茶馬司仍請
金牌招番辦納如此非惟戎馬有備亦得駕馭西番而
不敢擾我邊境矣
右修馬政
一户部坐派各司府鮮納邊倉之粮歲有定数而各司

府荒欠之數常多故問之户部則有而取之邊倉則無近議要當秋收之時將太倉年例銀每邊預觧若干令有司于成熟之地收買積蓄以待有警備用是亦一策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

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永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粮米二十四石內正粮十二石本軍按月關

支餘粮十二石納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粮
如舊
欽免餘粮一半宣德七年
詔書内開正粮與軍自贍止納餘粮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
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
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
之重亦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
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
不可無而大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

清查曰歲一造冊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獘生也盖戶有興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况于久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絶者亦多矣人貧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之清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爲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

一户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矣數百口之家
亦止于二分可乎王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背馳于
人情何是以
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捲舒
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户
絶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
但不能如昔之每户一二分也至于屯粮就田徵收
亦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
云凡屯田人等将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

俱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
軍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知管屯指揮等
官知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叅問此爲後來者戒誡
是也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爲新增者設
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冊百計開除
或以積荒或以水推沙壅盡開其粮者或扣除原軍
重粮而報以開荒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
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
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粮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

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爲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户丁少者孩提之童入册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然曰粮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以爲生是以強者討免弱者逋亡而族大者亦小矣至于觧補徒爲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粮况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里甲之擾虛增月粮之數而終爲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歟爲今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爲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

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俱以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凡此操丁既無月粮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為舊冊永不更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為例名為新冊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黄冊類造一次將新冊收入舊冊而嚴其原額新增之數監司按臨

執舊冊以查額粮執新冊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隱弊如此則有丁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屯田軍伍不日增乎至于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嚴之于受役受田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一

國初屯者十之八守者十之二率四人食一卒焉自後邊儲愈設則兵日增兵日增則屯卒日耗然人去地存屯政如故也奸豪乘勢蚕食而影射之於是逃絕淪沒水衝沙壓之弊與邊儲之供仰給內帑矣夫激

利以邀名非功也謀近而見小非計也科糧則加屯糧則耗無說也夫邊州之民率隸尺伍夫人皆兵也其地皆屯也謂曰科糧何爲者哉誠屯按其屯堡聯其伍即其上下旗軍甲乙次第之又安從影射耶計五十畝量肥瘠遠近時損益之而徵其租則無不耕之地不稅之田地不加多而屯政舉矣不此之計而曰抵補曰納銀以人而代稅政體當如是耶若因萑葦之地墾而爲田歲可收秔稻焉虞伯生已有成畫矣

一各邊肥茂之地最多但地曠人稀無處迴避故不敢種遂爲荒蕪之塲有識者咸謂不論在邊在内多築城堡許凡軍民人户于近城堡地土儘力開種使之自贍求不起科有警則入城堡無事則耕且種且守不惟粮食足而邊塞亦實此爲至計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在邊各營堡操守官軍餘丁盡數査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勾自巳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採打堪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

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把總官員俸粮住支候採草完日獲有實收方許支俸

一總制楊一清題查得山陝各鎮自來處置邊儲不過曰挖運曰召商曰糴買三者而已弘治十三年間大虜在套動調京軍差大臣督理軍儲挖運腹裏州縣粮草累民賠補至于破産鬻男兒今日斷不可行况腹裏空虛亦自無粮可挖惟有召商糴買二事可行銀買雖若簡易緣地方道里遠近不同計算脚程多致

末踰其本若令州縣僉報人户糴買未免累民暗賠陰補而官吏里書賣富拘貧侵尅抵換之弊又不能無省費于官歛怨于民亦非至計揆今事勢不得不然惟有召商報中似爲得策客商射利雖小必趨官府儲粮小費何吝故在客商增一分之價則官司有一分之益但須革兜攬賣窩之弊豈可廢從古飛挽之法又聞之道路近年官司召商多至失信或所召價多所給則少或召納已完又復追價致令虧失資本怨聲載道以此各邊開申粮草多不肯報納率

懲已往倘有重大賊情路途阻塞車脚不通召商糴買兩無所措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弘治丁巳邊倉粮草告乏簡命侍郎劉大夏巡邊經畫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内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集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

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粮之家自往告
報勢要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
一地莫重于邊儲利莫過于塩課故我
朝立法于塩課尤致意焉盖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
之而後樂從非專爲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
爲艱故開塩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粮餉易集
其爲計誠深且遠矣柰何近來更張未當商人憚于
上納邊儲以之不克夫豈塩課利于昔而不利于今
哉盖徒計利而無長久之計故耳洪武初每塩一引

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伍升成化間納銀肆錢
則已重矣循之可也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權勢責
窩復取銀二錢矣督粮衙門又勸借米一斗矣長蘆
兩淮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塩勞費不貲
況長蘆塩引時值最輕人苦不願所利者惟兩淮兩
浙耳每引實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塩
價踴貴乃其所也夫正塩踴貴則私塩盛行私塩盛
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也何也
國初竈丁辦塩每引四百斤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時

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灶丁得實利今鈔一貫不易粟数升況無鈔乎乃禁灶丁勿賣私塩是逼之饑而死也正統二年令曰貧灶餘塩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塩二百斤給米一石蓋當時此令雖出米實無措官司徒挾此令以征餘塩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貧灶朝有餘塩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息償塩灶丁之貧此之由也餘塩既歸富室多積水次以便私賣故豪民挾海負險見利而不見法禁愈嚴而犯愈多此隙

不弭必貽太患不止阻壞塩法而已爲今之計莫若額塩餘塩皆令商人開中于邊額塩一引許中餘塩二引其權俱照先年二百零五斤額塩拆裹以成化之例納米而支灶丁歲課其餘塩減半開中半價令商與灶丁收買凡一切奸弊皆嚴令禁止如此則商人樂從邊儲充實貧灶之餘塩有利而私販不行應捕可免矣或者乃曰今之塩課每引七錢五分而尤不足如之何其減半也不知塩利因天時人力之所共成皆有常数今兩淮歲課七十四萬有零引兩浙

四十四萬有零引山東二十七萬有零引利于官者僅有此耳私鹽船隻千百其群何月無之此利盡爲豪徒所有官何利焉苟使餘鹽之利盡歸于官雖薄收尤多于舊額况商人灶丁彼此樂從不招而集豈復有憚于上納者哉

右廣儲蓄

一成化二十年總制余子俊題稱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後世有以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效今各邊

地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毎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横以爲
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粮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
有百步枝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雷相
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追其伏兵或首遏
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营取便策應運無足
之城策不飼之馬亦備邊至計
一軍中以火器爲重故神鎗火砲佛朗機旋風破之類

號爲無敵與余敏肅之戰車巡撫李虔甫之窩弓𢏮
坑總制劉松石之防守水泉百世不能易焉

右利器械

番夷總考

一虜莫强于遼金元之時而莫弱于我
朝始盛于今日夫自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
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

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
于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防禦之畧不可
一日不講也其類有二曰北胡曰西番
北胡種類不一歷代異名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
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匈奴盛其弱也烏
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後魏蠕蠕強其弱也突厥興
唐真觀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其別部小
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後蒙古盛兼

併入寇中國代宋稱元國位十四傳天命歸我
國朝元帝遁于朔漠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立爲四部
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于迤西是年丞相
若木子塔力尼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
詔達赤斤蒙古于迤西萬户把册據平涼至是歸附授
平涼衛正千户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爲民仍號土
達其壯者選爲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
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

迤北順寧真義安樂三王宣德脫脫不花爲王居沙
漠之北順寧王馬哈木之子脫懽懽之子也先居沙
漠之西北
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
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
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窘促不備俄
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盈壄上北狩報至京師
大震
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而去弘治十三年虜首火

篩大舉始入套住牧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弟阿尔禿厮與丞相亦不剌殺小王子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凉州乞空地安住凉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四川松潘未久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比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

八月阿尔禿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二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尔禿厮娶爲子婦五月二十六日阿尔禿厮子領衆二萬並所娶亦不剌女復過寧夏入套

今訪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黄毛達子南有吉囊阿尔禿厮居套東有滿惠三居宣府外西有亦下剌居西海其餘散達皆数首部落黄毛達子懼吉囊等酋讐殺不敢南向東自宣府西至甘肅近邊搶

虜者皆吉囊等數酋部落

虜中走回人口傳說胡運盛時九部落皆太師統之太師即華所謂大將也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廢太師以那顏領之那顏即華所謂小官也而差遣日繁惟台吉領者得免差遣是以諸部落樂爲台吉所領台吉即華所謂宗室也凡台吉在孕即爭以爲主而供給其母生即奉歸本營故今之部落多領于台吉台吉淫無節志在搶掠故曰胡運實當其衰也不知吉囊阿尔禿厮亦台吉也近聞各酋多附其東朶

類華蘭台其西亦不剌皆與之和親所不與者惟女直耳豈可槩以台吉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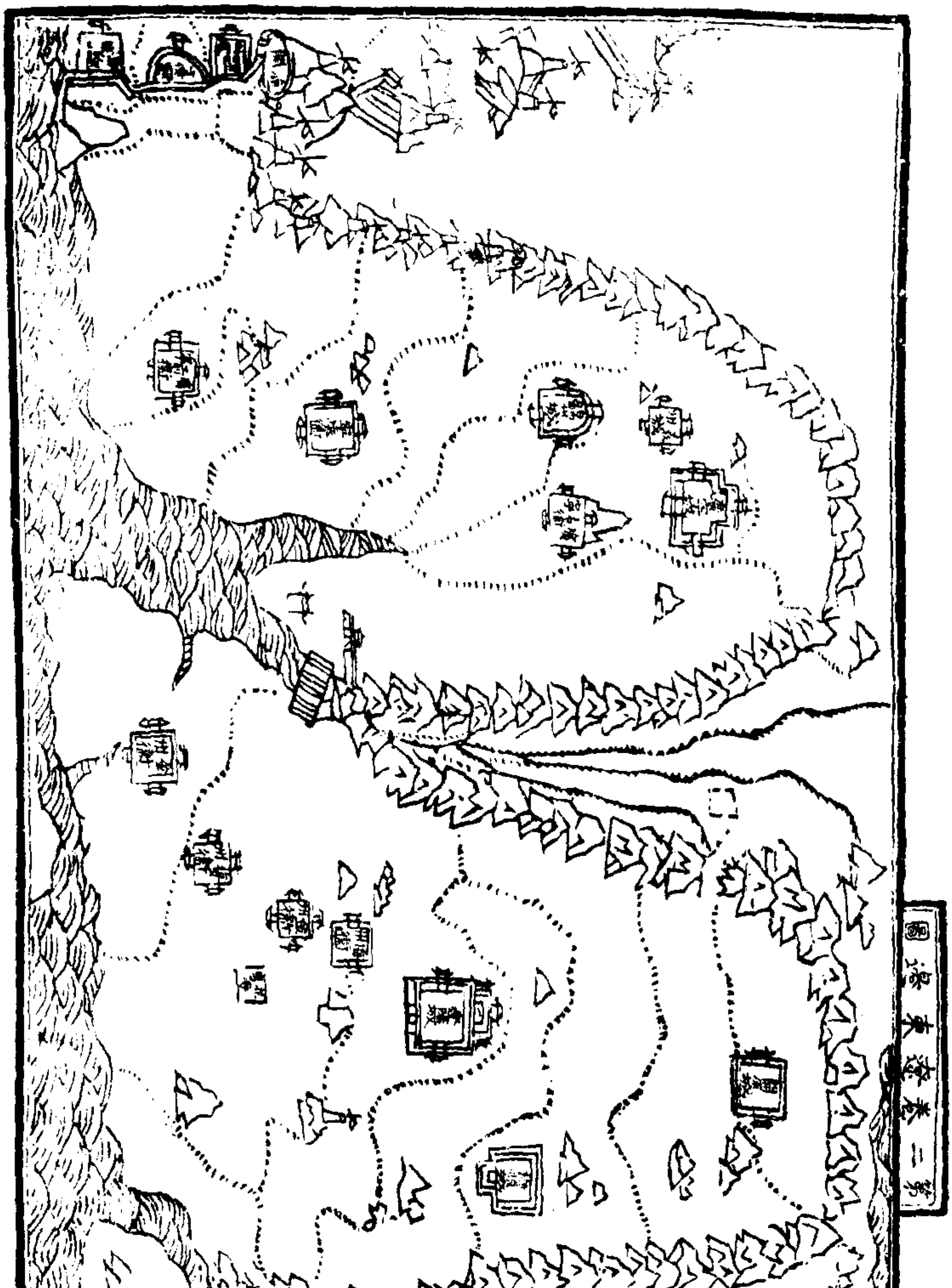
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熈河併于西夏爲禍大矣

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尒籠板尒二族撫定木舍

等七十族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不復也

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吐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藩籬已失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況今北虜尾剌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剌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漸有并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慮也

皇明九邊考卷一終



皇明九邊考卷第二

遼東鎮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疆域

遼東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

爲遼東都司十年華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内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黒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元鄰兀良哈三衛而朶顔爲最

山海關六十里至　高嶺驛六十里至

沙河驛六十里至　東關驛六十里至

曹家庄驛六十里至　連山島驛六十里至

杏山兒驛六十里至　小凌河驛八十里至

十三山驛七十里至　板橋驛七十里至

沙嶺驛八十里至　牛家庄驛九十里至

海州衛九十里至　安山驛六十里至

遼陽城

遼陽驛一百二十里至　瀋陽中衛六十里至

懿路驛九十里至　嚚州驛九十里至

開原三萬衛

遼陽驛六十里至　安山驛九十里至

海州衛六十里至

耀州驛六十里至

盖州衛九十里至

熊岳驛六十里至

五十寨驛九十里至

復州衛九十里至

孛蘭驛九十里至

金州衛六十里至

水湯驛六十里至

旅順所

保障考

比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盖旅順諸軍聯屬

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後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

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粮可省十之三四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勅書

責任防禦虜寇操練軍馬修理城池聽理詞訟區畫
粮儲禁革奸弊保障軍民一應邊機軍務須與同事
内外守臣計議停當而行分守守備等官悉聽節制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廣寧城嘉靖十八年五月為星變
事奉
特旨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仰體
聖明簡任之意撫恤士卒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邊墻墩臺

關防馬市懷柔諸夷保障地方凡事與鎮守太監巡
撫都御史協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壞事副參
以下悉聽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以副委任
毋得貪殘償事自乖常典
協守遼陽副總兵官一員駐劄遼陽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恤士卒防禦虜賊
尤須持廉秉公圖稱委任如或黷貨奮下致悞邊務
責有所歸
分守開元右參將一員駐劄開元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須用心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補葺
關堡防禦賊寇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聽鎮巡等官節
制不許偏執違拗有乖大體尤須廉以律己仁以撫
下毋得扶同貪尅貽害地方

分守錦義二城右參將一員駐劄義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在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虜寇凡事聽鎮
巡等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撫恤軍士不許徇情貪
黷有負委任

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　勅書

責任統領廣寧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時常用心操練衣甲器械什物等項俱要齊備遇賊侵犯聽鎮巡官調度即便遏殺必須身先士卒毋或畏縮推避尤須持廉秉公撫恤士卒養其銳氣振揚威武不許貪黷苛刻及縱容頭目人等生事擾害致生嗟怨如悞邊計罪不輕貸

守備寧遠官一員駐劄寧遠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脩理城池撫恤軍士防禦虜寇凡事悉聽鎮巡等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不許

擅役官軍私營家産以負委任

守備靉陽等處官一員駐劄靉陽城　劄付

責任修葺城堡操練人馬遇有虜寇出沒防禦截殺

仍要守己恤軍不許貪刻壞事一應軍情重務仍聽

遼陽副總兵節制不許專擅違拗

守備管理開原馬市官一員駐劄開原城　劄付

責任令在開原管理達馬市務在持廉秉公慎重行

事所易馬匹俱送鎮巡等官給軍騎操俱不許苛刻

有失外夷之心亦不許分毫貪贖營幹私家如違聽

巡撫巡按等官參奏拿問仍禁約手下通事伴當人
等不許生事私將貨物與夷人交易引惹邊釁事發
一體治罪

備禦官一十五員責任俱同見後

一員駐劄錦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義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寧遠城　劄付

一員駐劄浴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金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汎河城　劄付
一員駐劄懿路城　劄付
一員駐劄鐵嶺城　劄付
一員駐劄中固城　劄付
一員駐劄開原城　劄付
一員駐劄蒲海城　劄付
一員駐劄撫順城　劄付
一員駐劄瀋陽城　劄付
一員駐劄廣寧鎮城　劄付

一員駐劄廣寧前屯城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撫恤軍士修種城堡防禦虜地

尤須持廉秉公求稱任使悉聽鎮巡副參遊擊守墩

等官節制不許貪酷壞事法不輕貸

軍馬考

本鎮各城堡墩空常操馬步并守墩冬操夏種實在官

軍人等共八萬七千四百二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人等六萬四千二百八十員名

守墩空官軍人等八千六百二十五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人等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七員名

廣寧前屯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共三千八百六十一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人等二千九百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五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三百員名

寧遠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七百七十五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餘四千三百二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八百七十員名

冬〻操夏種官軍餘丁六百三員名

錦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三百六十九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四千一百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三十四員名

冬〻操夏種官軍餘丁六百三十五員名

義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四千四百四十員名

守堡空官軍餘丁七百三十二員名

冬〻操夏種官軍餘丁四百五十七員名

廣寧右屯本城墩架操守官軍人等四百五十一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一百三十六員名

守架墩官軍餘丁四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百七十一員名

廣寧城堡墩空操守官軍達舍人等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達舍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七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千一十三員名

海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六千五百七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人等四千九十八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三百七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千一百二員名
遼陽城堡墩空操守達舍官軍人等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達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千八百九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千四百六十五員名

瀋陽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二千八百六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二千四十一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二百三十九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五百八十員名
蒲河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二百七十五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八十一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四十四員名
撫順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五十八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一千三百五十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二百一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百四員名

懿路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六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二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百三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一百三十五員名

汎河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五十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人等一百二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一十二員名
鐵山嶺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六百八十九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舍人一千三百三十九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二百六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九十員名
中固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一千五百五十二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五員名
守墩空官軍一百九十七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

開原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八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常操官軍舍人七千五百二十八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八百八十二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百一十九員名

金州城堡墩架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二十六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五百九十一員名

守墩架官軍餘丁四百三十五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七百員名

復州本城操守官軍人等六百四十七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達舍五十一員名
守墩架官軍餘丁四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五百五十二員名
盖州本城墩架操守官軍人等二千四百六十四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達舍一百二十一員名
守墩架官軍餘丁一百一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千二百二十五員名

馬政

遼東行太僕寺管轄定遼等二十五衛所官軍騎操馬匹

洪武年間開設

本鎮原額馬四萬六千六十八匹

牧馬草場有荒熟荒者徵地租銀熟者徵子粒銀二

項銀兩俱本寺徵收以備買馬各邊同

每半年一次将原額見在并倒死馬匹

奏報其倒死馬匹買補不及八分者将把總管隊官住

俸追買完日方許關支銀收本寺以備買馬各邊俱同

遼東苑馬寺管轄孳牧馬匹

永樂五年開設六監二十四苑當年止設永寧一監
清河深河二苑
正統十一年又設復州龍潭二苑至景泰四年裁革
其餘俱未開設今止有永寧一監清河深河二苑專
養孳牧馬匹三年差官查勘一次
弘治二年該太僕寺卿王霽奏于永平府所屬州縣
選取孳牧堪以作種馬一千匹送至山海關着落該
寺差官帶領軍士前來領回作種
開原廣寧二處馬市永樂三年開設收買達達野人女

直馬匹上馬每匹價絹八疋布二十疋後廣寧禁止
天順三年泰寧衛都督革干帖木兒奏復開
錢糧考
山東歲入本鎮夏稅秋粮折布三十二萬疋每疋折銀
叁錢
鈔麥一十八萬石每石折銀一錢五分
花絨七萬斤每斤折銀五分
又花絨六萬二千斤每斤折銀六分
草三十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有零每束折銀九釐

山東塩運司折塩布四萬六千六十三疋一丈八尺五
寸每疋折銀三錢
永平府塩鈔折銀九百一十一兩五分三釐
本鎮屯粮二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石各折不等共折
銀二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五兩五釐
年例銀一十五萬兩
額派客兵引塩銀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五兩
補歲用不敷引塩銀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
本鎮本色秋青草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六十束

邊夷考

一東夷即九夷之地所謂畎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是也後爲朝鮮高句驪女直挹婁新羅百濟伏餘東胡烏桓鮮卑渤海沃沮三韓濊貊日霫安定樂浪玄菟直番臨屯帶方肅慎靺鞨勿吉高麗北貉契丹孤竹等國歷代兼併不常今所存者惟東有朝鮮東北有女直諸部落西有兀良哈三衛今之邊患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朝鮮國在遼陽之東以鴨綠江爲界即周箕子封國漢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晉永嘉末
陷入高麗五代唐時王建代高麗闢地益廣世遣使
朝貢于宋遼洪武二年其主王顓表賀即位以金印
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主瑤昏衆推門下侍
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自爲聲教更名旦遣使請改
國號
詔更朝鮮世相傳襲至弘暐幼弱景泰七年其叔瑈以
讓位請遂封瑈爲王自是以來歲時貢獻不絕其國
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並禮義之邦每貢獻先期報

遼東都司奏請待報方擁兵送來使于遼兵回候歸期復舉兵來接其人多仁柔懼女直等吏故防之也不爲患

女直初號女真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即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濵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昜部建國曰金臧遼都𤫊海金亡歸元求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元以北因其部族所居制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隣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兀者

隱勉赤等所二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户鎮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毎年一朝貢毎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達州毛憐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數與山寨讐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又一種曰

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馳射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兀良哈三衛見薊州邊鎮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朶顔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太寧由黄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四三人驅数百十匹善剽掠即殺人兇抄髡其髮以自剽性貪黠邊人以酒着貨啗之執而殺之兹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衂数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夷惟此最無賴也

一
國初分東胡爲衞三百有奇兀良哈三衞各置都督二
覊縻撫馭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別其
種類則其間易以投使之人自爲雄各相爲戰所謂
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虗級自都督以及
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衞一歲二貢使之歆
戴中國外禦北虜也
一朝貢夷人賞賜都督叚絹六表裏都指揮至鎮憮五
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二表裏所貢馬收于本鎮行

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直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
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
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遞之擾可知矣

經畧考

一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惟山海一線之路可以內
通亦形勝之區也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
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
貢事雖羈縻勢成障蔽是以疆場無遐北之患東北
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竊發

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
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
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
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
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遁若今
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
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
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

屡作屡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責路禁驛傳之騷繹增墩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備蓄事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見九邊論

一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時都御史陳鉞說太監汪直立功固寵虛張邊警妄奏請師汪直主于內以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直以便宜生殺陞賞與師致討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不次陞賞未幾虜以報讐為詞

屡侵邉堡搶去男婦文觧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

遼地騷然

一嘉靖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吕經清查屯粮承委者不

善處分衆拂怨遂犯經詈辱百至邊境洶洶巡按御

史曾銑撫定之招集将領申以大義擒首惡數十人

皆坐以死而脅從罔治事聞于

朝經謫戍銑陞大理丞起總兵馬永鎮守永歷按各營

簡其精鋭爲衆倡者取赴軍門聽用而結以恩故法

行而不敢携二邉境始安

一嘉靖十八年軍士以粮賞不及嗚驁者鼓噪登城次日黎明時馬永先伏壯丁于城左右乃單騎至城下招呼叛軍數十人下城諭以

國恩及軍法一叛軍提兵向永衆伏兵起遂殺叛軍殆盡事平陞賞有加見堂稿

一遼之邊陲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與中淪沒退而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撒木衛以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元東鄰建州海西北鄰山寨江夷西鄰福餘太寧自清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十

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進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
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遺大進東逕
北柴河汎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原四戰
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
三岔新橋之淖濘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由
鎮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
防功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
先計而後隨置之箴不濟矣豉之木葉白雲之間即
遼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廛舍疏圃碓磨尚存

原闕

設警備倭遠可以備營緩急即東南饑饉轉遼東之粟亦足以濟之又畫則疏廣寧火燒橋以達潮河溝引吳家墳汚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沿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山海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米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一分東胡爲衞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

無敢留難焉比其賞賚之加恒屢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寛假之故諸夷恒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則恐詈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賚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為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威損侮執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於貢無心於貢而後撫諭之說行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為購中國之威安在哉夫驗貢以

勅爲準也今之勅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姪也矣遠之則失在我從之則犬羊之貪無厭而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真僞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勅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

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

朝之厚且信焉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撫諭而苟且將就是何異於養蠱待斃也哉

一邊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丈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錦繡金珠雜飾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獲餅餈鹽酒之勞其耳若餌此侈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往者遼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

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間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
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此賈生三表五
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椿朋銀以市馬歲
可得萬餘匹即軍人無馬驗給而入其值餘以克太
僕寄養騎操不數年馬可登息矣乃率以紕薄短小
之物詒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擅奪之
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彊場善觀變者
覩之於未萌是故可易而忽之哉
一維遼之東南崇山大海海有島流之民聚其間者曰

島民聚於萬山之間者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問則無以渙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貫禍也故為之清查為之保甲為之鮮發為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無底於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繁庶也其半為朝鮮比界及夫遼金為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晏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

保伍聯什曠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
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
而籍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一朝鮮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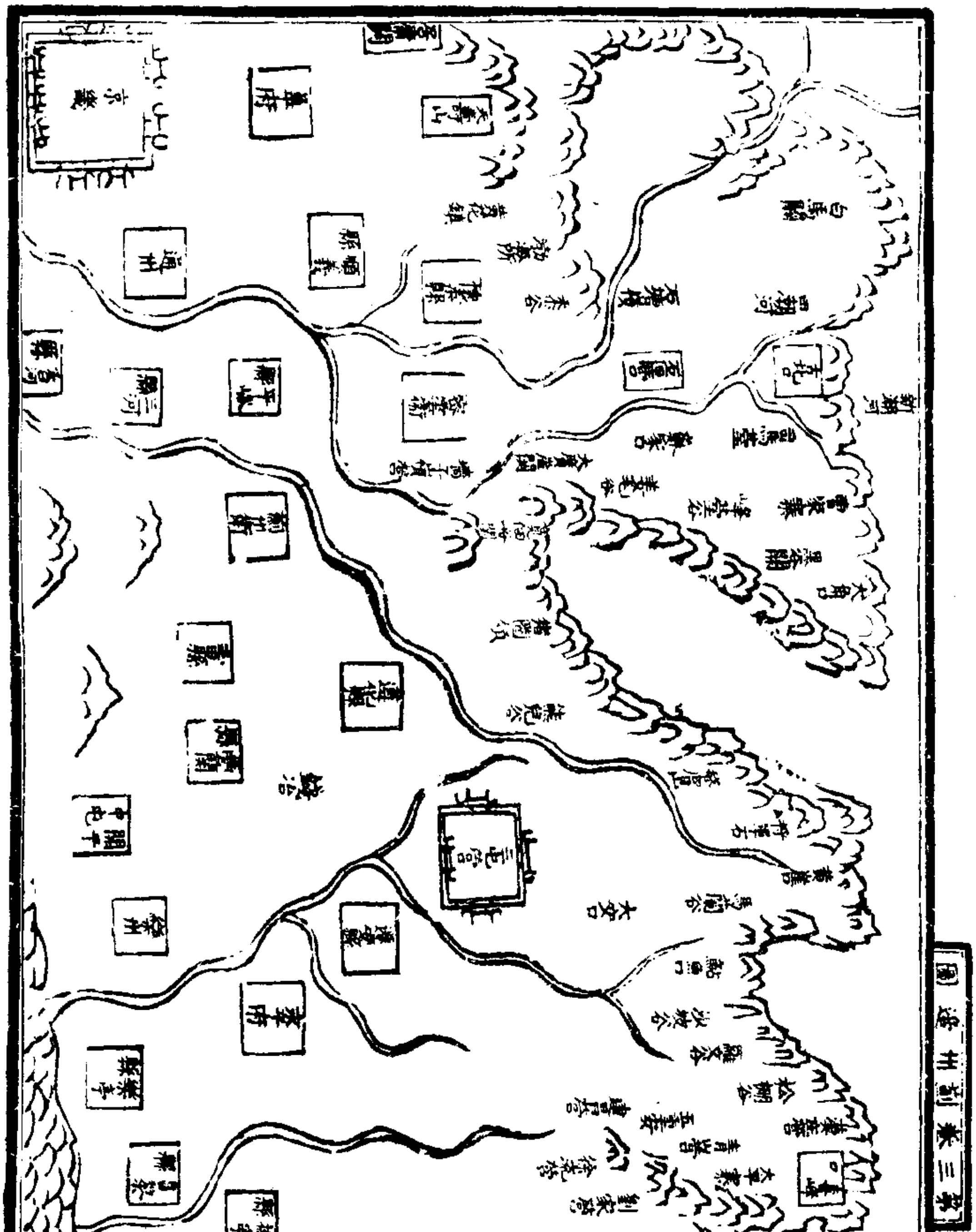
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皆連營
野宿故東胡時出刼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
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
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置之不省又非
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於採桑女子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於纖微者也

遼有苑馬寺統監圉以蓄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蓄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弁除陞轉動以年計其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孳牧之考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馬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頹綱斷領隨手剥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與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

盖州兼理東南流聚之民大僕駐開原兼領東夷廳
機務凡朝貢互市攻守芻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
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一先王聯萬民以比其情于是有井田之政救其死徙
出入守望疾病焉於是乎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
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及
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和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不
渙不戕夫然後可以教令之爲將領爲都指揮子孫
聽襲他衛故遼北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

多亂政土官復其户故奸人得影射而衛所多逃匿夫是之故多亂民亂政則上欺亂民則下欺居常且有悔而况徼外虞哉若撿勘改籍逃移之家勒歸原衛若伍則可以聯其情而厚積其群群不渙而情同聖人樂以使民之道也土官復其家者千而以其若干役重藏匿投托之罪則政無頗僻而輕重適均均其役而愛同先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也嗟夫是豈獨遼為然哉見東戍録



皇明九邊考卷第三

薊州鎮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疆域考

薊州一邊拱衛

京師密邇

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乃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

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
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
一道爲內邊
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
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
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
繞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
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

會同館六十里至　順義縣七十里至

密雲衛六十里至　石匣堡六十里至

古北口

會同館九十里至懷柔縣

會同館八十里至昌平州

會同館五十里至　榆河驛五十里至

居庸關

會同館四十里至　通州潞河驛七十里至

三河縣七十里至　薊州漁陽驛六十里至

陽樊驛二十里至　玉田縣四十里至

永濟驛四十里至　豐潤縣三十里至

義豐驛七十里至　七家嶺驛六十里至

永平灤河驛六十里至　蘆峯口驛六十里至

撫寧榆關驛六十里至　山海關

薊州漁陽驛六十里至　石門驛六十里至

遵化驛五十里至　三屯營七十里至

喜峯口

保障考

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

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叅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黄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內所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制更相防守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薊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與遼東同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三屯營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在操練軍馬督修邊城內防奸宄外禦賊寇凡事須與鎮守內臣并巡撫都御史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已見三路分守守備等官悉聽節制尤須持廉秉公圖副重任

巡按山海關監察御史一員坐名　勅書

責任該兵部題

准都察院差御史二員東路自山海關起至古北口止西
路自居庸關起至龍泉關止各另請
勅分投前去往來公同該關口鎮守守備等項內外官員
巡視點閘官軍修理墩臺等畫邊務如遇守關旗軍
人等告訐事情就彼問理其軍衛有司遇有詞訟干
礙守關旗軍應合提對者通行觧送廵關御史處問
理明白發落不許擅自拘提有礙守把關隘若干問
軍職徑自具
奏區處差去御史一年一替又該本院奏

准巡關御史及內外鎮守等官遇有關城邊墻低薄即便
督令官軍上緊如法修砌務要經久堅完軍器損壞
隨即照數修補鮮明鋒利此外另有防守長策亦從
設法增置候一年滿日會同鎮守守備官員畫圖貼
說各另具
奏及呈本院仍仰續差御史查究中間若有苟延歲月
處應故事不行着實修理奏補者不拘內外鎮守守
備等官雖有陞調通行指實參奏
定奪果有公勤幹濟盡心邊務者備開功蹟具名

上陳量爲旌擢

整飭天津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天津衛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令其專在天津滄州二處往來住坐其所管地

方自天津起至德州止并河間滄州軍衛有司衙門

悉聽管轄務要往來巡歷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禁革

奸弊督捕盜賊問理刑名兼管河道德州河間軍衛

已有守備專一管理操練本官不必遠地干涉但係

事干盜賊者仍要與德州河間守備并分守通州等

處都指揮事干河道者亦要與兼管巡河御史并工

部管河郎中俱協和計議停當而行毋或偏執仍聽
經該巡撫都御史節制其河間等衛安插㺚達須要
嚴加鈐束撫恤關防及照所屬軍衛詞訟最多合該
官員如有貪財生事害人不職等項違法者輕則量
情懲治重則參奏挐問本官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
下以振風紀以副委任如或不職責有攸歸
整飭密雲兵備副使官一員駐劄密雲城不筭名　勑書
責任專管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備營寨操練軍馬修
理城池并永平等衛所及沿邊薊州密雲遵東等州

縣軍衛詞訟訪除一應奸弊仍於薊州居住凡事干

軍機須呈稟鎮巡官處置與內外分守官公同計議

而行

整飭霸州兵備副使一員駐劄霸州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該管州縣衛所天津迤北直抵鄚縣止霸州文

安大城保定固安永清東安武清縣武清衛鄚縣香

河寶坻縣營州中前屯衛梁城守禦千户所俱其所

屬專在霸州駐劄提督各州縣并境內軍衛衙門各

該官吏操練官軍民壯修理城池緝捕盜賊聽理詞

訟禁革奸弊一應地方事宜小則從宜處置大則奏
請施行各該軍衛有司官員如有貪殘不職害民致盜者
參奏拏問仍聽巡撫官節制

分守密雲參將一員駐劄密雲城坐名　勅書

分守馬蘭谷參將一員駐劄馬蘭谷城坐名　勅書

分守太平寨參將一員駐劄太平寨城坐名　勅書

分守燕河營參將一員駐劄燕河營城坐名　勅書

以上四分守責任同務在操練軍馬修理城堡督瞭
墩營防禦賊寇九軍中一應合干事宜悉聽鎮巡官

節制尤須廉以律已公以處事仁以恤下用副委任
如或貪黷僨事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難以輕貸

建昌營遊擊一員駐劄建昌營城坐名　勅書
責任將建昌營官軍三千員名内挑選英銳精加訓
練以作其氣善爲撫恤務得其心如遇本營并隣境
報有賊情即便休期統領相機勦殺不許逗遛誤事
輕率寡謀仍聽鎮巡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
下如或貪殘僨事法不輕貸

分守通州地方叅将一員駐劄通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令其前去通州至天津迤北一帶地方修理城
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關防奸宄禁捕盜賊兼管上
下半年馬快船隻仍聽廵撫都御史節制務須持廉
秉公毋得貪黷貨利非奉
朝廷明文一軍不可擅差一錢不可擅用務期人安盜息
以副委任按季仍将已未獲盜賊從實開報以憑查考
守備山海關官一員駐劄山海關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斷絶隘口防禦賊寇訪察

奸細仍聽鎮巡等官節制其收掌關門鎖鑰驗放客

商文引之類照依始初原定舊例幷聽本部委官主

之本官止是隨同行事不得偏私攙越如或貪黷貨

利需害下人刁難客商法難輕貸

天壽山太監一員坐名　勅書

責任

天壽山係

祖宗陵寢所在今命爾與都指揮共管領各衛官軍在於

本山守備操練軍馬保障地方固守城池務在器械

鋒利盔甲鮮明遇有賊寇相機剿捕毋或纖毫怠忽

爾仍提督內外官員人等一體照護

陵寢常川灑掃潔淨巡視山林樹木仍照榜例禁約毋得

縱人砍伐遇有墻垣損壞隨即修理樹木枯槁之處

亦要以時補栽仍躬自往來看驗恒加敬慎不許假

此科擾尅害及侵占軍士防廢兵備如違責有所歸

守備黃花鎮尚衣監太監一員坐名　勅書

守備黃花鎮官一員駐劄黃花鎮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不許輕率妄舉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

盜息民安斯稱委任

守備涿州官一員駐劄涿州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務在嚴督所屬涿鹿興州中屯等四衛并涿州

一州良鄉房山二縣查照本部先年擬奏事宜操練

軍馬編立火甲緝捕盜賊關防奸宄務要秉公正己

恤下使盜息民安斯稱委任軍衛有司一應事務悉

聽提督處置官軍敢有抗違有司視非統屬怠忽悞

事聽本官指實參奏究問仍將已未獲盜賊按季奏

報以憑稽考捕盜之外不許干預民事及貪饕貨利

事發罪不輕貸

守備

天壽山官一員駐劄昌平州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保障

山陵固守關隘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賊寇一應合行

事宜須與提督

山陵太監計議停當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毋得

貪黷害人自干

憲典

守備永寧地方官一員駐劄永平府城　劄付
責任令其操練軍馬修理城池保障地方仍聽薊州
鎮廵等官節制
守備遵化地方官一員駐劄永平府城　劄付
責任務在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關防奸宄緝捕盜賊
掌管夜廵銅牌門禁鎖鑰尤須持廉秉公求稱任使
不許假公營私害下人自速罪戾
守備薊州地方官一員駐劄薊州城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固守城池緝捕盜賊辦理庶務

及掌管門禁鎖鑰夜巡銅牌尤須廉以持己公以處
事仁以恤下用副委任如或貪暴法不輕貸
守備三河地方官一員駐劄三河縣城　劄付
青任守備前項地方專管三河等縣興營四衛并梁
城一所凡事悉聽巡撫都御史節制務要用心操練
軍馬修理城池關防奸細緝捕盜賊尤須持廉秉公
圖副委任如或貪殘廢事法難輕追

軍馬考

薊州永平山海密雲等處沿邊關營操守官軍舍餘民

人五萬三百七十一員名
實在馬步官軍四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員名
事故官軍五千一百四十五員名
永平山海等處關營操守官軍舍餘民人三萬八千六十九員名
實在官軍舍餘民人三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員名
事故官軍舍人三千二百四十一員名
密雲古北口等處關營操守官軍一萬二千三百三員名
實在官軍一萬三百八十九員名

事故官軍一千九百一十四員名

錢粮考

薊州一鎮官軍馬匹每歲該支數目

粮四十六萬八百餘石

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

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官員布絹折鈔銀二萬餘兩

軍士該支冬衣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

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本鎮錢粮數目

夏稅秋粮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八升

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疋

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

絹二千五疋

海運兑軍米二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折色一十四萬石

民屯軍屯折色草并秋青草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一十束共折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零夏

稅秋粮本色絹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
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本鎮塩引原無額派
本鎮原無年例銀兩

邊夷考

朶顏三衛在外邊之内内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即
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
東夷遼王會寧王朶顏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朝永
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

朶顔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曰革蘭台右都督朶兒
干今襲者曰拾林孛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
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三衛惟朶
顔曰衆朶顔惟花當日衆把班打都拾林孛羅皆爲
彼制馭今考革蘭台子孫爲都指揮者二曰脫力曰
哈哈赤爲正千户者四曰革孛來曰斡惟曰把兒都
曰伯革爲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共
六百人惟斡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士魯
罕脫桶阿克庫把禿刺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牆

子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邊人謂革蘭台把班革孛來打哈脫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倘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爲我邊患恐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禦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經畧考

一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疎曠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

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

難爲仍守内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墻堡墩
軍益邊粮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一内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磬折計陸
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横山一帶
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内地虚實弘治間張都
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将外横山踏勘圖
本甚詳若從其計修築外口横山一帶不惟我據其
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
里豈不省且便哉又據致仕叅将周楫禀議横山一

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真自然之險

見廵撫都御史張漢䟽據把總指揮薛陽呈

一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坡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塌過即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削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岑鬱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一查東邊墩軍每堡多者不過數十人少者僅得二三人軍士單弱莫此爲甚欲撥補加增查得各衛官軍除通涿武清等衛額有京班差操其餘衛分各已選補邊堡在衛守門者多係老幼操守者止存餘丁所留正軍不過局匠数人而已况宣大各邊在墩官軍之粮倍于在衛惟此邊墩軍之粮與守衛者無異安土者人情之常既無鼓舞之利誰肯棄父母妻子而樂爲守邊哉

足邊粮弘治間坐派本處邊倉支放官軍甚便今各

倉發壞俱赴薊州密雲昌平等處支粮或一二百里
或三四百里守候往返動經数日每遇支粮寨堡一
空偶有邊警其何以禦况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
歲之用而密雲昌平二倉尤爲空乏各軍有至三四
月不得支粮者至于官俸百户上半年每月止折銀
四錢二分下半年每月止折銀三錢二分遍加至指
揮使上半年每月一兩三錢一分下半年每月八錢
八分按月支給猶爲不足必待半年之後加利揭借
所得幾何欲其不削軍士固守邊圉胡可得哉見巡撫張濙題

一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
往來互市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絶矣
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
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後土木之
變頻聞三衛爲也先鄉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
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
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揚友張瓊因
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桀頑
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

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近北恐嚇邊方參將陳乾魏祥
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
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黄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兵多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
名無實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可募
爲兵此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河川
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
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
須毋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㢢

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
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内臣
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
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兩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
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将止五十里西去太平
寨叅将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
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州遊
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将則仍舊而以
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将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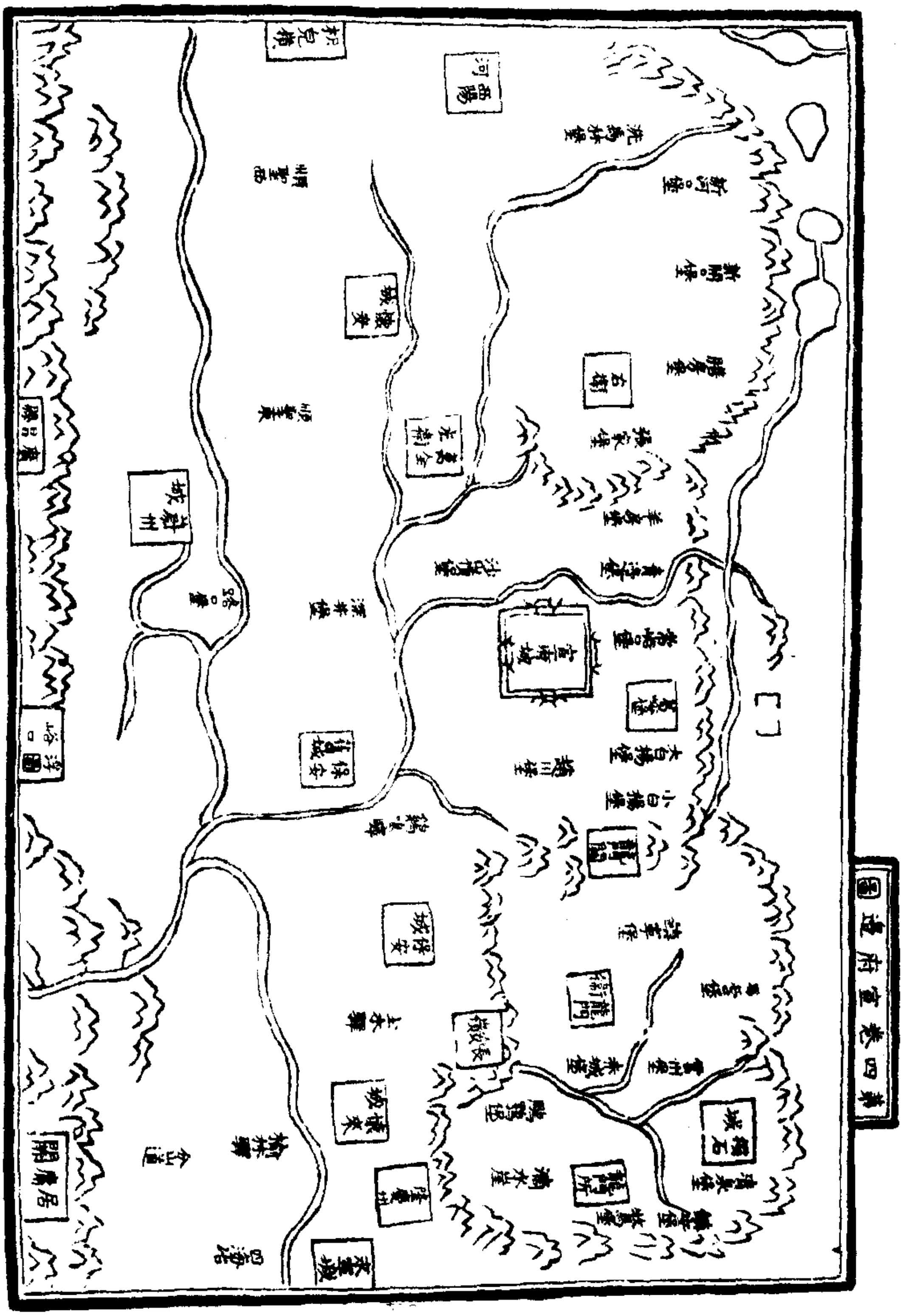
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令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俱見九邊圖論

一國家設六邊以馭胡唯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

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渡江
之役兀良哈効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
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
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
衝盧龍後背傴僂遼之縶吭傾硬
諸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扼地
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
花白羊則
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圍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嘗不

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尚

念哉



皇明九邊考卷第四

宣府鎮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疆域考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以下或爲縣或爲州五代石晉時入金遼爲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府淪沒于夷狄異域者盖四百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而一天下盡徙其民于關内號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山南距紫荆關西

攙枳兒嶺北據西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聖川西北跨德勝口距野狐嶺東北據獨石廣四百七十里袤八百六十五里

居庸關三十里至　岔道二十里至

榆林驛三十里至　懷來衛三十里至

土木驛四十里至　保安衛二十里至

雞鳴驛六十里至　宣府城六十里至

萬全左衛六十里至　懷安衛六十里至

天城衛六十里至　陽和城

宣府西北八十里至萬全右衛
西南二百五十里至蔚州
迤東一百里至獨石城
東北二百里至龍門關
東南二百里至隆慶州
居庸關五十里至隆慶州
八十里至永寧衛
一百四十里至四海冶
一百六十里至保安州

保障考

洪武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于鎮城統衛一十九

外分五路東路所統永寧城懷安城隆慶州城保安

城南路所統順聖州西城東城蔚州城廣昌城西路

所統萬全左右衛懐安洗馬林北路所統獨石馬營

赤城雲州龍門衛城長安嶺中路所統葛峪大小白

陽常峪青邊趙州六堡成化初增牟房堡俱鎮城耕

牧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設叅将一員營堡緊要處

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宿以強兵統以主将監以

內外重臣遂爲朔方一巨鎮焉

成化二十一年總督都御史余子俊親自踏勘過宣府小邊東西長七百三十三里該用墩三百五十八座攊合要害見有墩八十九座該修墩二百六十九座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宣府城坐名　勅書

責任與遼東同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宣府鎮城嘉靖十八年五月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宣府鎮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防禦賊寇
撫恤士卒保障居民凡一應邊務須與鎮守太監巡
撫都御史計議停當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
仍要振揚軍威制服虜寇以副委託或有因循僨事
責有所歸

協守副總兵一員駐劄宣府鎮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協同操練軍馬脩理城池督瞭墩臺補葺
邊堡防禦賊寇保障居民凡一應邊務須與鎮守太
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計議而行不許偏執違拗本

官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以副委託
遊擊将軍二員俱駐劄宣府鎮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務要選定遊兵精加訓練以作其氣善為撫
恤以安其心遇本鎮并隣境報到賊情依時統衆相
機截殺不許輕率寡謀逗遛誤事尤須持廉秉公正
己率下如或貪殘僨事法難輕貸
分守北路獨石馬營等處左叅将一員駐劄獨石城坐
名　勅書
分守東路懷安永寧等處右叅将一員駐劄永寧城坐

名　勅書
分守西路萬全右衛等處左參將一員駐劄萬全右衛
城坐名　勅書
分守南路順聖蔚廣等處右參將一員駐劄順聖川西
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務要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墩臺等項遇警身
先士卒凡遇軍中一應合行事宜須與本處分守内
臣計議停當而行仍聽鎮巡官節制尤須廉以律己
公以行事不許貪黷財物尅害下人恣肆安逸廢弛

武備

國典俱存難以輕貸

分守中路葛峪堡等處左參將一員駐劄葛峪堡地方

坐名　勅書

責任提督本路守備并所屬六堡餘同前四分守

守備倒馬關官一員駐劄倒馬關地方不坐名　勅書

守備紫荊關官一員駐劄紫荊關地方不坐名　勅書

守備浮圖峪官一員駐劄浮圖峪口地方不坐名　勅書

守備蔚州城官一員駐劄蔚州城地方不坐名　勅書

守備獨石城官一員駐劄獨石城地方　劄付

守備馬營堡官一員駐劄馬營堡地方　劄付

守備赤城堡官一員駐劄赤城堡地方　劄付

守備龍門衛官一員駐劄龍門衛地方　劄付

守備龍門所官一員駐劄龍門所地方　劄付

守備雲州堡官一員駐劄雲州堡地方　劄付

守備長安嶺官一員駐劄長安嶺地方　劄付

守備鵰鶚堡官一員駐劄鵰鶚堡地方　劄付

守備柴溝堡官一員駐劄柴溝堡地方　劄付

守備隆慶州官一員駐劄隆慶州地方　劄付

守備懷來城官一員駐劄懷來城地方　劄付

守備懷安城官一員駐劄懷安城地方　劄付

守備保安新城官一員駐劄保安新城地方　劄付

守備保安舊城官一員駐劄保安舊城地方　劄付

守備永寧城官一員駐劄永寧城地方　劄付

守備萬全左衛官一員駐劄萬全左衛地方　劄付

守備萬全右衛官一員駐劄萬全右衛地方　劄付

守備張家口堡官一員駐劄張家口堡地方　劄付

守備新開口堡官一員駐劄新開口堡地方　劄付

守備新河口堡官一員駐劄新河口堡地方　劄付

守備西陽河堡官一員駐劄西陽河堡地方　劄付

守備洗馬林堡官一員駐劄洗馬林堡地方　劄付

守備順聖川東城官一員駐劄順聖川東城地方　劄付

守備順聖西城官一員駐劄順聖西城地方　劄付

守備四海冶官一員駐劄四海冶地方　劄付

守備廣昌所官一員駐劄廣昌所地方　劄付

守備葛峪堡官一員駐劄葛峪堡地方　劄付

責任同務要操練軍馬整搠器械修理關隘墩堡防
禦賊寇保障軍民一應合行事宜須與同事官員公
同計議停當而行仍聽撫按官員節制尤須持廉秉
公正己恤下圖副委任如或貪残債事罪有攸歸
河南領春秋班宣府備禦官二員俱駐劄宣府鎮城不
坐名 勅書
責任管領上班下班官軍往迴經行去處嚴加鈐束
本等關支粮草之外不許恃強作踐人田禾砍伐人
樹木占宿人店舍多買人貨物拐帶人人口奸淫人

婦女奪用人車輛等項亦要善加撫恤不許分毫科
擾亦不許縱容逃竄有誤邊機如違事發一體重罪
到邊之日仍聽鎮巡官調撥若是下班田司凢比較
事故官軍馬匹等項聽於公堂排設公座與同軍政
官恊和比較以濟軍務其休息官軍行令所屬每月
初一日點視一次以防遠出有悮上班本官果能不
易初心仍聽本部推舉別項重用今次所領
勅旨直至官有更代方繳更換不許每以奏
請換給以致煩瀆

軍馬考

一本鎮并各路城堡原有操備馬步及新增召募官軍
舍餘土兵壯勇兵五萬八千六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人等五萬四千九百九員名

事故官軍人等三千一百五十三員名

本城原有常操馬步并新增召募官軍一萬六千四百
四十五員名

實在官軍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人等二十員名

西路分守左叅将所屬萬全右衛等一十二城堡原有
馬步并召募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二百一十六員名
北路分守左叅将所屬獨石等八城堡原有常操馬步
官軍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一萬九百六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千九百二十九員名
東路分守右叅将所屬永寧等六城堡原有常操馬步

官軍六千二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五千六百一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四百一十三員名
南路分守右叅將所屬順聖川等五城堡原有常操馬
步官軍舍餘土兵壯勇四千八百五員名
實有官軍人等四千四百四十四員名
事故官軍人等三百六十一員名
中路分守左叅將所屬葛峪等七堡原有常操馬步并
新增召募官軍四千一百二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三千九百一十三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二百一十四員名

紫荆并隘口原額馬步官軍舍餘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

見操馬步官軍三千一十五員名

下班休息并農種官軍舍餘二千八百七十一員名

常守馬步官軍一千五十七員名

實有馬步官軍一千九百五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九十九員名

備御宗官軍九百八十九員名

實有官軍九百七十六員名
事故官軍一十三員名
騎操幷馱鎗馬四百九十二匹
本關原額馬步官軍舍餘三千六百六十三員名
見操馬步官軍一千三百六十六員名
下班休息幷農種官軍舍餘二千二百七十七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九百六十六員名
備禦官軍四百員名
騎操幷馱鎗馬四百一十二匹

各隘口原額馬步官軍二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見操官軍一千六百四十九員名

下班休息官軍五百九十四員名

常守官軍一千六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一千二十七員名

事故官軍三十四員名

備禦官軍五百八十八員名

騎操幷馱鎗馬八十四

浮圖峪口原額官軍八百二十二員名

見班官軍五百一十六員名

下班休息官軍三百六員名

常守官軍二百一十六員名

實有官軍二百七員名

在逃軍九名

備禦官軍三百員名

實有官軍二百九十九員名

事故退田衛官一員

騎操并馱鎗馬八十匹

倒馬關原守關隘口官軍舍餘民壯弓兵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常守官軍舍餘弓兵二千五百五十七員名

備冬官餘一千九百五十九員名

備冬六箇月民壯一千二百九十七名

備禦騎操馬一百三十四

本關原額官餘軍舍弓兵二千二百八員名

常守官軍舍餘弓兵一千九十一員名

備冬守操舍餘一千一百一十七名

龍泉關原額馬步官軍餘丁民壯一千二百員名

常守馬步官軍餘丁二百二十四員名

備冬官餘八百四十一員名

備冬民壯一百三十五名

各隘口原額馬步官軍民壯弓兵二千四百五員名

常守馬步官軍一千一百四十五員名

備冬民壯一千二百四十名

弓兵一百二十名

本鎮原額馬四萬五千五百四十三匹正德元年起至

十六年止六次共領過馬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四匹
馬價銀五萬兩以後年分未經清查

錢粮考

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隷歲入本鎮
夏稅秋粮共五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石七斗每石
折銀壹兩内粟米二萬石每石折銀八錢
折布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疋大約每疋折銀
叅錢
綿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大約每斤折銀八分

草七十萬束大約每束折銀七分

本鎮屯草四百四十三束大約每束折銀一分

戶口食塩鈔折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零

年例銀八萬兩

額派客兵引塩銀二萬六千六百兩

補歲用不敷引塩銀八萬九千四十五兩

河東運司塩價銀八萬兩

本鎮屯粮六萬二千三百二石

草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八十六束

囤種粮五萬三千一百石

草五萬三千七百餘束

邊夷考

北虜囟留罕哈尒填三部常在此邊住牧兵約六萬與朶顏諸夷爲隣囟留部下爲營者三大酋滿惠王領之罕哈部下爲營者三大酋猛可不郎領之尒填部下爲營者一大酋可都留領之入寇無常近來套虜亦同此虜入寇

經畧考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漢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右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

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
一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
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
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南阻長
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
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
衝邊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
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横嶺兒又
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

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
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留
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
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一宣府之兵素稱敢戰矣何近年參将都勲出邊燒荒
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没此猶可諉也
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粮而譟則漸不可長
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将
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

宣府者此其大計矣

按邊儲一節員外楊守謙所論盡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謂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荳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僅存瓦礫塲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亦至此極矣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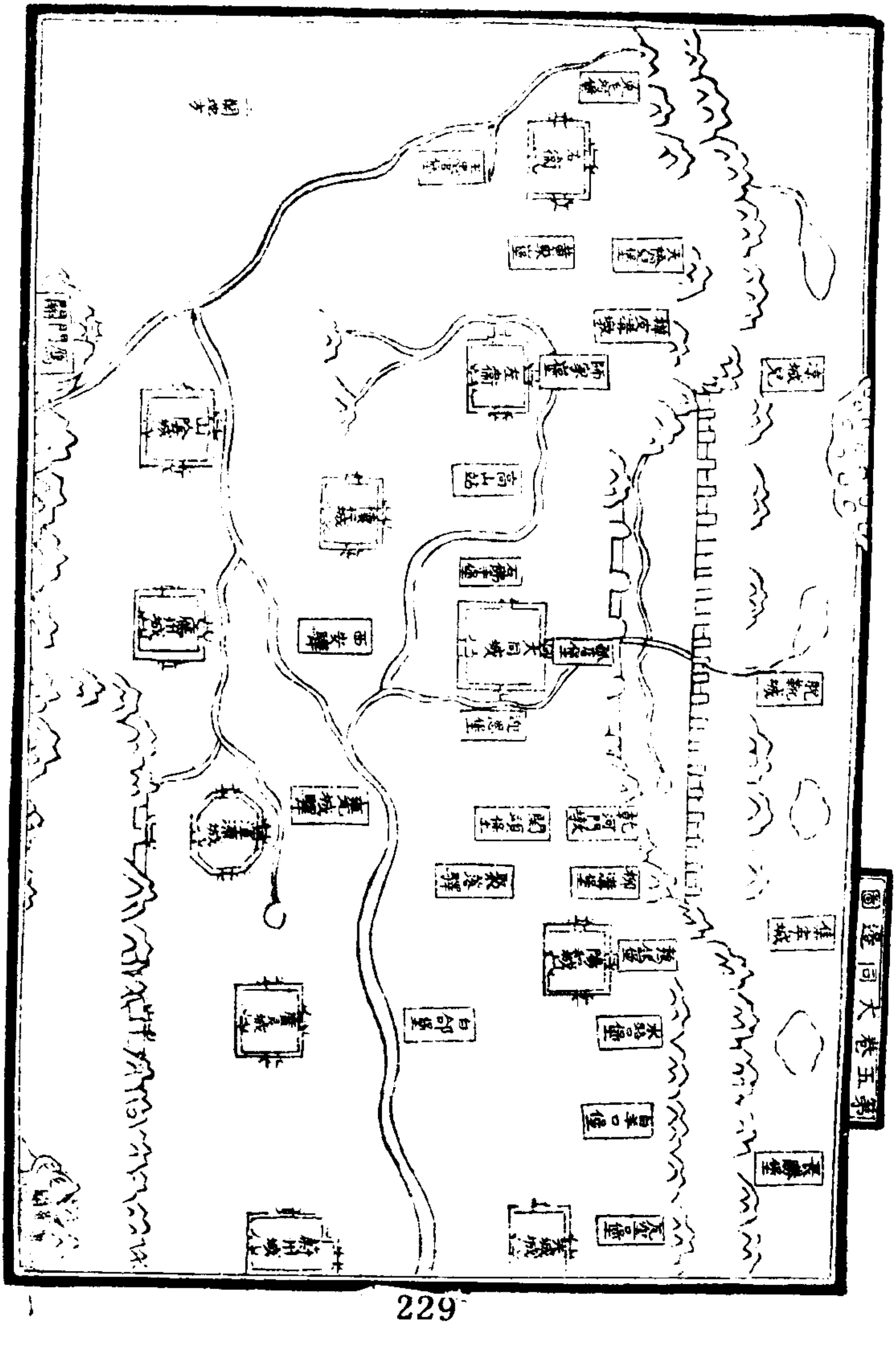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

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它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
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
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
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
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
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
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
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

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事年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俱見九邊論

一宣府順聖川東城有隘口三其一丁寧口其二鰲魚

口其三水峪口成化十九年虜賊從西陽河枳兒嶺進到于東城大肆搶掠俱從前項隘口經行往來兩三月方靖今議每口須築一墩就可阻截見余肅敏奏疏



皇明九邊考卷第五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大同鎮

疆域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二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西之平虜威遠中之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

之衝比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平虜
西近老營堡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天城衛六十里至　陽和城六十里至
聚落驛六十里至　大同城六十里至
高山站六十里至　大同左衛六十里至
威遠衛六十里至　平虜衛六十里至
井平城六十里至　朔州城
保障考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

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墻堡連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壊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脩築則大邊可復授鎮寄者當留意焉

成化二十一年總督都御史余子俊踏勘過大同小

邊東西長五六百里該用墩二百一十座擺合要害

見有墩五十六座該脩墩一百五十四座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　勅書

責任與遼東同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大同城嘉靖十八年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防禦虜冦撫恤

士卒保障居民凡一應戰守機宜須與鎮守巡撫內
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振
揚兵威制禦戎虜以副委託如或詢私僨事責有所
歸

協守大同左副總兵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　勅書
責任會同主將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防禦
虜寇撫恤士卒保障居民凡一應戰守機宜須與鎮
守巡撫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
已率下以副委託如或偏執違拗害人僨事責有所

歸
分守大同東路地方左叅將一員駐劄陽和城坐名
勅書
分守大同西路地方右叅將一員駐劄平虜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用心操練軍伍無事則修理墩臺撫恤士卒
遇警則領兵截殺防禦賊寇仍聽鎮巡等官節制尤
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圖稱委任毋或黷貨僨事自
貽罪戾

分守大同中路地方右条將一員駐劄大同右衛城坐名

勑書

責任管轄大同左右并威遠三衛仍舊右衛駐劄餘

同上

分守大同北路地方右条將一員駐劄弘賜堡坐名

勑書

嘉靖十八年正月該提督尚書毛伯温題爲創立五

堡以嚴邊防事添設

責任在弘賜堡駐劄統轄弘賜鎮州鎮邊鎮虜鎮河

五堡務要推心置人正己率下撫恤得宜操練有法
固保城垣防禦虜寇地無橫占家有樂業斯稱委任
仍聽撫鎮等官節制毋得黷貨僨事自貽罪戾
大同遊擊将軍官二員俱駐劄大同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将選定遊兵精加訓練以作其氣善爲撫恤
以安其心如遇本鎮并隣境報有賊情依期統兵相
機截殺不許逗遛失悮輕率寡謀尤須持廉秉公正
己率下如或貪殘僨事法難輕貸
大同鎮城中軍坐營官一員駐劄大同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士整飭戎務防禦虜寇撫恤士卒凡事
俱聽鎮巡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以副委任如或貪
黷僨事法不輕貸

守備靈丘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責任督率士兵火甲常川哨守務要約己禁利彌盜
安民毋得貪山澤之產開財貨之源自羅法網決不
輕恕

守備陽和城地方官一員駐劄陽和城　劄付

守備大同左衛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大同右衛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威遠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平虜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朔州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天城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應州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井坪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廣靈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渾源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懐仁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山陰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馬邑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聚落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守備高山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責任用心操練軍馬鋒利器械嚴謹烽堠修葺城堡

撫恤軍士防禦虜寇保障居民圖稱任使如或貪懦

不職法難輕貸

守備弘賜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鎮川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鎮邊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鎮虜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鎮河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以上五堡嘉靖十八年五月添設

責任同務要推心置人正己率下撫恤得宜操練有法保固城垣防禦虜寇地無横占家有樂業斯稱委任仍聽撫鎮等官節制毋得黷貨僨事自貽罪戾

管領河南春秋班官軍大同備禦官二員不坐名 勅書

責任與宣府春秋班同

軍馬考

本鎮并各路城原操及新添設弘賜等五堡馬步官軍

舍士兵壯勇五萬九千九百九員名

實有馬步官軍人等五萬一千六百九員名

常操官軍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士兵壯勇二千八百五十名

事故官軍人等八千二百九十七員名

一馬隊官軍舍餘士兵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人等四萬二千三員名
常操官軍四萬一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士兵一千八百五十三名
事故官軍人等五千六百六十八員名
一步隊官軍舍餘士兵壯勇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人等九千六百六員名
常操官軍八千六百九員名
冬操夏種舍餘士兵壯勇九百九十七名
事故官軍人等二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天城城守備
部下官軍四千六百三員名
陽和城守備
部下官軍四千五十九員名
廣靈城守備
部下官軍四百員名
渾源城守備
部下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
靈丘城守備

部下官軍四百員名
應州城守備
部下官軍九百六十六員名
懷仁城守備
部下官軍六百三十八員名
山陰城守備
部下官軍三百二員名
左衛城守備
部下官軍五千一百九十二員名

右衛城守備
部下官軍六千三百二員名
威遠城守備
部下官軍二千二十三員名
平虜城守備
部下官軍二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井坪城守備
部下官軍一千七百五十四員名
朔州城守備

部下官軍三千四百七十一員名

馬邑城守備

部下官軍二百八十六員名

本鎮原額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正德七年起至十四年止七次共領過馬一萬九千匹馬價銀二十一萬五千兩以後年分未經清查

錢糧考

本鎮歲入糧料布花本鎮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

山西布政司起運

夏稅秋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

銀一兩

夏秋稅粮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每疋折銀叁錢

綿花絨八萬斤每斤折銀八分

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

河南布政司起運

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

本鎮屯粮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大約每石折

銀八錢
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
萬二百一十束大約每束折銀三分
京運
年例銀七萬兩
例塩七萬斤

邊夷考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真部下為
營者一大酋把答罕奈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為

營者一大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入寇無常

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經畧考

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墻各屯軍牧守膏腴可耕粮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於內邊爲耕守計誠是也委叅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刼以威時重遷者效尤其肅逐殺鑑鼓譟附虜文錦招捄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三兩始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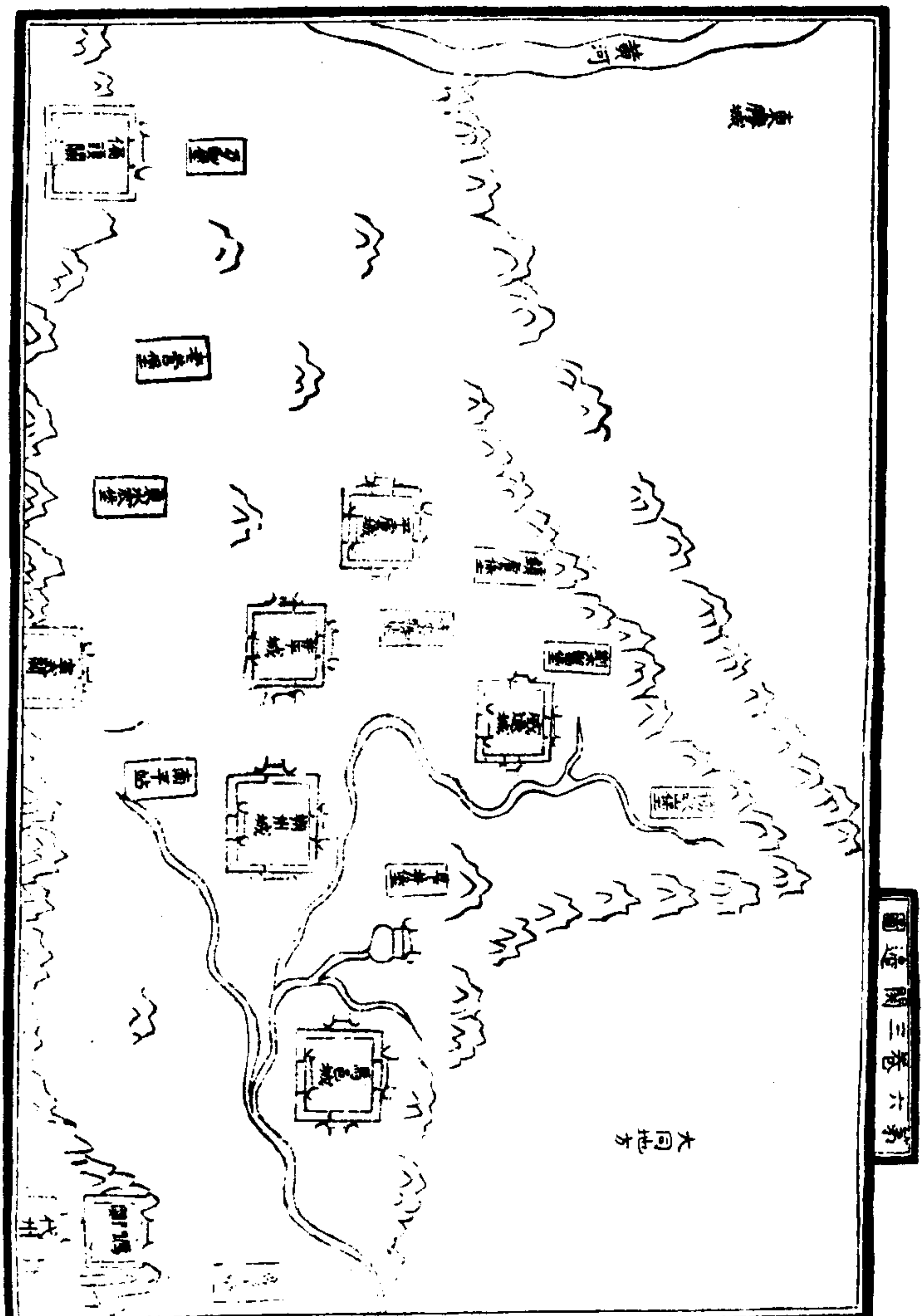
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温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從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墻塹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粮耳苟能招徠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嘉靖十年大同再變以軍驕不制效尤往昔故也調度方嚴遂殺主將總兵李瑾破獄擁罪犯黃鎮爲將招達虜犯邊

朝議推桂勇爲總兵勇以計擒首惡七人搖死過半七人
家衆驚入殺勇家口一十六人惟勇僅免叛軍閉城
不下時計有引威寧海子水灌城者差兵部主事楚
書同工部郎中從事時戶部郎中詹榮在內知叛軍
有求解意密示書入書單騎入城誘把總指揮楊林
馬昇擒叛首以獻時輔臣張孚敬懲往年賞叛之失
議必征推郤勇總兵直抵鎮城下總制劉源清兵亦
至勇不受總制計殺南郊市民殆盡城中洶洶書遣
二將官至劉郤營語昇林計取免死牌回城昇林擒

送首惡數人大兵始退城中方定朝議遷昇于湖廣
林于福建撫其衆命侍郎黃琯往按罪狀琯劾郤劉
繫獄久之後遇詔免
一鎮兵累叛不靖雖往昔醸成亦兵衆故也議者謂于
五堡東西空處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鎮冔立則
防禦備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馭叛兵須察各營強悍爲衆倡者取赴軍門施不
測之恩結爲心腹則衆叛自定此總兵馬永行之于
薊州遼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震收虜中逃回人口養爲家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虜同處見虜勢弱即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懾服不敢桀驁此大同故事也


大同地方

皇明九邊考卷第六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三關鎮

疆域考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鎋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脣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
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大同城一百二十里至　應州城六十里至

山陰縣八十里至　鴈門關

山陰縣七十里至　馬邑縣四十里至

朔州城八十里至　寧武關

朔州城一百五十里至　偏頭關九十里至

灰溝營二十里至　黄河榆林界

保障考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

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
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克
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
宣大三關亦如陜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庸關山
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
京師近藩往年紫荊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
增築脩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
荊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

險擇將帥覔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
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山西省城坐名 勅書
責任巡撫山西地方兼提督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兵
備嚴督各關操練軍馬整理器械修築城池墩臺關
堡兼督糧儲遇有緊急賊情即便相機過殺凡一應
軍中邊務須與副總兵公同計議停當而行守備兵
備等官悉聽節制無事之日仍回山西巡撫腹裏地

方撫安人民隄防賊盜督令各屬修飭武備不許廢弛

鎮守山西副總兵一員駐劄偏頭關坐名　勅書

責任常在偏頭關駐劄遇有聲息督率官軍相機捍禦其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等項公事仍與巡撫都御史公同計議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振揚兵威制服虜寇如或因循僨事責有所歸

管理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整飭兵備提調倉粮山西按察司副使一員駐劄代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管理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整飭兵備操練軍馬

修理城池監督粮草兼理軍民詞訟

整飭潞安兵備帶管分巡冀南道山西按察司副使一
員駐劄潞安府不坐名　勅書
責任專在潞安府駐劄整飭戎務督理城池操練兵
快緝捕盜賊帶管冀南道分巡聽理詞訟糾察奸弊

分巡河東兼理該道兵備整理處置一應軍馬錢粮山
西按察司僉事一員駐劄平陽府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不妨分巡事務兼理該道兵備整飭處置一應
軍馬錢粮西接陝西關隘約束各屯營軍舍餘丁管

轄各該地方問理詞訟稽察奸弊操練兵馬脩理城
池遇有盜賊生發就便督調軍民官兵相機勦捕
整飭岢嵐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僉事一員駐劄岢嵐
州一本坐名　勅書
責任令於岢嵐州駐劄照舊管轄石州隰州岢嵐州
寧鄉縣興縣嵐縣臨縣交城縣等州縣及新設三岔
五寨等處守備附近河曲保德等處禦冬官軍皆聽
統攝操練兵馬固守城池遇虜寇侵犯即便調操官
軍民兵相機戰守保障地方仍理詞訟禁革奸弊尚

有盗賊生發即督令撲滅查照撫按等項所擬與鴈
門兵備將地方分任責成自八角以上屬在鴈門兵
備自三岔迤南屬本官
總督紫荊等處關隘并提調真保等府屬州縣山西按
察司副使一員駐劄易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易州駐劄往來提督紫荊龍泉倒馬浮圖居庸
等關閱視關隘點查人馬問理刑名禁革奸弊并真
保定二府各屬州縣及順天府所屬宛平涿州山西
廣昌靈丘等州縣軍衛有司衙門俱聽提調仍於前

項隣近州縣衛所内揀選精壯軍餘民壯處給官馬
器械令各該巡捕軍民職官管領就在本處如法操
練遇有盜賊生發量數調取就委巡捕官或另選謀
勇指揮等官統率併力勦捕仍聽巡撫保定等府都
御史節制事有干涉巡撫順天等府及山西各都御
史者一體呈請施行
山西鴈門等關遊擊將軍一員駐劄老營堡名 勅書
責任務要將選定遊兵精加訓練以作其氣善爲撫
恤以安其心如遇三關并隣境各鎮有警統兵應援

截殺不許逗遛失悞輕率寡謀尤須持廉秉公正己
率下如或貪殘僨事法難輕貸
守備代州兼提督鴈門關官一員駐劄代州地方不坐
名　勅書
守備寧武關地方官一員駐劄本關不坐名　勅書
守備偏頭關地方官一員駐劄本關不坐名　勅書
以上三守備責任務要撫恤士卒操練軍馬修理城
池整飭關隘督瞭墩臺防禦虜寇仍聽鎮巡并副總
兵官節制尤須自持廉介公道行事如或貪黷害人

決不輕貸

守備八角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三岔城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城　劄付

以上二守備責任同務要操練兵馬脩理城池保障

居民不許生事壞法仍聽撫鎮官節制

守備神池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守備武寨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本堡　劄付

以上二守備嘉靖十八年九月該巡撫山西都御史

陳講題爲愼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添設

責任同務要正已率下推心置人撫綏得宜操練有
方保固城堡防禦虜冦仍聽撫鎮等官節制
管領山西春秋班大同備禦官一員不坐名　勅書
責任與宣府春秋班官同
軍馬考
本鎮代州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并八角三岔五寨神池
老營等堡及備冬河曲保德等處常操輪操并冬操
夏種禦冬馬步官軍舍餘共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
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萬二千九十三員名

馬隊常操并備冬、官軍共一萬一千七百二員名

步隊常操輪操冬、操夏種禦冬、官軍舍餘一萬三百九十一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五千四百五十四員名

代州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舍餘三千一百四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千四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九百五十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一千五百四十六員名

事故等項含餘六百八員名

鴈門關常操冬操夏種官軍含餘一千二百一十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六員名

馬隊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官軍含餘五百八十一員名

事故等項旗軍含餘五百四員名

寧武關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含餘六千二百三

十一員名

實有官軍含餘五千四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九百二十八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三千五百六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七百三十五員名

偏頭關常操輪操幷冬操夏種及禦冬官軍舍餘一萬二百六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七千一百二十四員名

馬隊官軍四千四十九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三千七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三千一百四十一員名

八角堡常操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一千三百一十二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四十九員名

步隊官軍二百六十三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二十五員名

三岔城實有常操官軍五百四員名

馬隊官軍二百一員名

步隊官軍三百三員名

神池堡常操官軍八百二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九十六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軍人二百七十一名
事故軍人六名
五寨堡常操官軍八百二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九十九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二十五員名
步隊軍人二百七十四名
事故軍人三名

老營堡常操官軍一千九百六十六員名
實有官軍一千八百九十二員名
馬隊官軍一千八百員名
步隊官軍九十二員名
事故官軍七十四員名
禦冬河曲保德等處常操輪操并冬操夏種官軍舍餘
一千二百二十六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九百六十八員名
馬隊官軍五百五十員名

步隊官軍舍餘四百一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舍餘二百五十八員名

馬政

山西行大僕寺洪武年間開設管轄山西都司所屬太

原左等一十二衛所并山西布政司所屬州縣驛官

軍民壯土兵騎操孳牧馬騾驢并駒

三關原額馬九千六百六十五匹正德五年起至十二

年止二次關過馬九百匹馬價銀叁萬兩以後年分

未經清查

錢粮考

本鎮粮草皆山西布政司供給與固原事體同

邊夷考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爲營者五曰好城察罕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曰把即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

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殲二十年秋前虜復由本關入直抵平定州參將其甲被害居民殺虜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達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經畧考

嘉靖二十年五月該兵部題該巡按御史譚學題訪得虜酋俺荅阿不孩等盤據河東日以秣馬礪鋒爲事往往問訊關中去來諸路殆無時忘情侵寇去年七月分投肆犯諸邊金帛子女滿載歸途狼貪易熾虎噬難窮十二月復由原路前至朔州等處仍要犯山西及保定等地方以隆冬冰滑不能扳緣而去今春二月又在沿邊住牧方由大同右衛平虜衛二邊拆口而入撫鎮等官即行堵截屡犯屡挫不得驅擄

伏機隱禍宜先預防其要在於添設大臣一員竊惟
政在得人權貴專一宣大偏關勢猶脣齒義關休戚
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此不肯應
援縱肯應援亦多觀望未有鬬志往往坐失機宜要
如陜西例添設大臣一員居中調度若臂使指則威
權既專廢墜自舉查得先年固嘗屢設事寧旋即收
回是以人無固志政罕責成伏乞
憫念三鎮密邇
京師

勑下廷臣會議推選諳練邊事大臣一員前來三鎮適中

去處開府專一總督宣大偏保一應軍務

一成化二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鎮守等官親詣小邊

地方芍藥坡極高頂上東西遠望多係聯絡高山當

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

京師切近籓籬照依延綏事體脩削墩臺壕墻等項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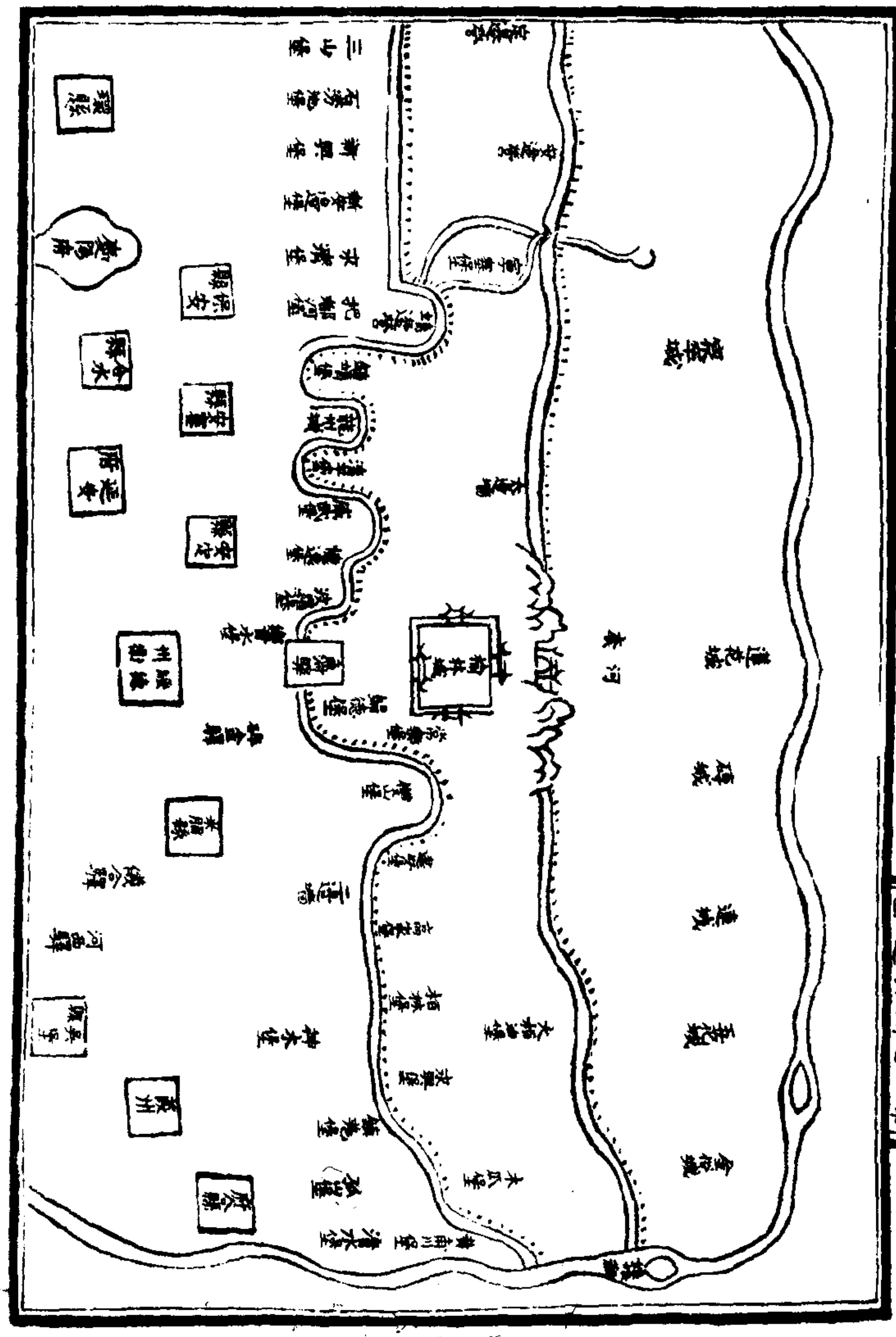
邊方得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

名兎毛河沿小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

應修墩處修墩應削山處削山有水口處修口務期

他日興工不再費相度之力直欲收從省之功後親
自踏勘得偏頭關小邊東西長七十里該用墩四十
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該修墩一十七座
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砲手四人夜不收一人各披戴
盔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每號置
牌一面開列人名器具于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官
一員管領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一月一換瞭望哨
探如是小寇相機截殺若係大舉堅壁清野加謹隄
備仍要星飛馳報

一九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擺陣馳驟者即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處若是止可單騎或並騎經行者却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要壕闊一丈深一丈藉彼爲截殺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後有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上既不防人春種緩急又可恃以爲固見余肅敏奏議



第七卷榆林邊圖

皇明九邊考卷第七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焕編集

榆林鎮

疆域考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内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

黃河西四十里至　清水堡七十里至
孤山堡五十里至　鎮羌堡五十里至
永興堡八十里至　栢林堡四十里至
高家堡四十里至　建安堡四十里至
雙山堡五十里至　長樂堡四十里至
榆林城四十里至　歸德堡四十里至
響水堡四十里至　波羅堡四十里至
懷遠堡五十里至　威武堡四十里至
清平堡四十里至　龍州堡四十里至

鎮靖堡七十里至　　靖邊營四十里至
寧寨堡九十里至　　安邊營九十里至
定邊營六十里至花馬池

榆林城南路

榆林城四十里至　　歸德堡四十里至
魚河堡一百里至　　米脂縣一百里至
綏德城八十里東至　　儀合驛六十里至
河西驛　里至　　黃河岸七十里至
青龍驛七十里至石州

榆林城西路裏

靖邊營三十里至　把都河三十里至

永濟堡二十里至　新安邊營六十里至

新興堡四十里至　石澇池五十里至

三山堡四十里至　饒陽堡四十里至

寧夏界五十里至　紅城子七十里至

山城驛七十里至　萌城驛五十里至

甜水堡七十里至　小塩池九十里至

石溝驛九十里至　高橋驛九十里至

黄河岸三十里至寧夏城

保障考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冑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座墩堡勾連横截河套之口内復塹山湮谷另為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潁上千户所直隷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

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将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叅将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将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将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邊處乎不毛軍士待哺于腹裏生理既難粮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勅書

責任訓練兵馬整飭邊備防禦賊寇督理屯田粮草

備荒水利衣甲器械務要齊備鋒利沿邊各城堡墩
臺壕塹照依榜例督令以時修整粮草務必充足尤
須撫恤士卒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利科尅下
人役占軍餘私營家產違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奏
聞區處一應軍務事情悉聽從宜處置該與鎮守總兵官
公同者公同從長計議而行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勅書嘉靖十八
年五月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嚴明號令防禦虜賊撫恤
士卒一應戰守機宜須與鎮守巡撫内外官員計議
停當而行各路副參以下官員悉聽節制尤須持廉
秉公正已率下以副委任如或營利循私懷奸僨事
跡若昭彰法難輕貸

協守副總兵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勑書
責任挑選各城堡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專一統領操
練加意撫恤但遇大同寧夏有警隨處聽調策應殺
賊不許逗遛悞事居常無事協同主將修理城池墩

臺關堡整飭器械盔甲什物凡邊墻崖砦川面水口
等項悉遵照榜文每年夏初秋末二次補葺務令堅
完若本境東西二路有賊即與主将分投截殺不許
互相推托坐視邊患凡一應軍機重事須要與鎮守
總兵巡撫等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仍聽主将節制
其分守条将等官有事亦須計議務在同心協力以
安邊境不許循私違拗乖方悞事毋得貪圖財利擾
害下人致生嗟怨如違責有所歸
分守東路右条将一員駐劄神木堡坐名　勅書

分守西路左叅将一員駐劄新安邊營坐名　勅書

責任同令其操練軍馬修理城堡防禦虜寇撫安地方凡事悉聽總督鎮巡等官節制

東路遊擊将軍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勅書

西路遊擊将軍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令其統領延綏遊兵三千操練殺賊本官務要律已奉公撫恤軍士以副委用如或貪黷僨事責有所歸仍聽鎮巡等官節制

守備定邊營地方官一員　駐劄定邊營　劄付

責任常在定邊營駐劄管東陜西領班備禦指揮看
守墻塹相機戰守并提調石澇池等五堡官軍操練
人馬嚴謹烽堠互相應援防禦賊寇仍聽延綏鎮巡
等官節制如或貪懦不職法難輕貸

軍馬考

本鎮所管三十四城堡常操新募輪班冬操夏種幷事
故等項原額馬步騎操官軍共五萬八千六十七員名
常操延綏榆慶等衛馬步官軍四萬一千五十四員名
實有官軍三萬一百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萬九百五十二員名

新召募甲軍三千名

輪班西安南陽潼關寧山潁上等衛所馬步官軍一萬

一千一十三員名

見班官軍五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冬操夏種無馬官軍二千員名

實有官軍九千八百八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軍人一千一百三十一名

鎮守總兵官

在城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員名

協守副總兵

部下官軍

遊擊将軍

部下官軍

遊擊将軍

部下官軍

東路右将軍

部下官軍一千七百八十員名

西路左參將

部下官軍一千一百九十三員名

中路鎮城所轄十一城堡

官軍共七千九百五十六員名

東路鎮城所轄外八城堡

官軍共四千九百七十二員名

西路參將所轄外十二城堡

官軍共七千七百三十八員名

本鎮原額馬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九匹正德元年起至

八年止三次共領過五千四百八十匹馬價銀三萬
兩以後年分未經清查

錢粮考

陝西布政司歲入本鎮
夏稅秋粮本色共七萬九千三百四石九斗
折色共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石零各折不等共
折銀一十八萬四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
本色馬草五十五萬六千八十六束
河南布政司歲入本鎮布豆折銀三萬三千兩

本鎮本色屯種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五石一斗八升零

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

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

年例銀三萬兩新增募軍年例銀一萬兩

額派客兵引塩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

補歲用不敷引塩銀三萬三千八十九兩

募軍引塩銀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兩

邊夷考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

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厫曰荒花旦曰奴毋嗔曰塔不乃麻舊屬大師亦不剌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喇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孛合厮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

郎滿官嗔部下爲營者八舊屬大師今則大酋俺荅
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
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
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經畧考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
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
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
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叛邊

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
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
王保保所據
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
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粮厥後
易守河之役爲廵河易廵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
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
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
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夏修築河東

邊墻遂棄河守墻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户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氷入套住牧以後不絶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近有復套之議謂當脩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為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

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于套內耕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望黄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粮惟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東鎮之稅爲拋荒折色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節募新軍而粮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急也嘉靖七

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
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
得一飽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
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虜軍駐漁河之地粮道阻絕
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
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鬼門粮道險遠急
即束手臨時雖與金如山不可食也今鹽法已壞飛
挽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芻粮他非所

慮也議者謂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粮及災傷所免户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粮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户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塩銀十餘萬兩令有司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户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

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見九邊論）

一榆林各衛所官軍月粮例該月初關支守備官軍行粮馬匹草料例該驗日關支本鎮行粮俱於月初關支遇有征調又起關隨處關支是一官一軍一月三次關支成化八年總制余子俊奏革行粮每月二次關支亦節省之意宜各邊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衆而後進既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

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一虜衆臨墻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
墻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
邊營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
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
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墻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
所產塩視內大塩池塩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營
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塩者皆依之其賊每于高處

望見內大塩池商販牛車行走即折墻馳入剽掠是
以大塩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總兵梁震提
兵至定虜營次日賊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
破之斬首三十級奪獲達馬二十三匹自是不敢近
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種柳
樹會拜堂兒麻葉河俱在近邊地方止是人民屯軍
土兵人等居住若定委千百户所管屯官一員會同
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于本縣防守

可代邊軍

一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議達賊潛住河套離邊不遠凡遇沿邊軍民耕作時月人畜在野計令分守東路左參將領軍于神木堡遊擊將軍領軍于高家堡俱係要害去處住劄防禦東西二路分守參將并把總都指揮等官每堡三路擺塘哨探沿邊墩空數塘本堡東西相向數塘遍南腹裏東西相向數塘遇警放砲使耕作人畜運粮人等取便迴避及令各官整兵隄備遇有小寇隨即追殺若是大舉星馳通報發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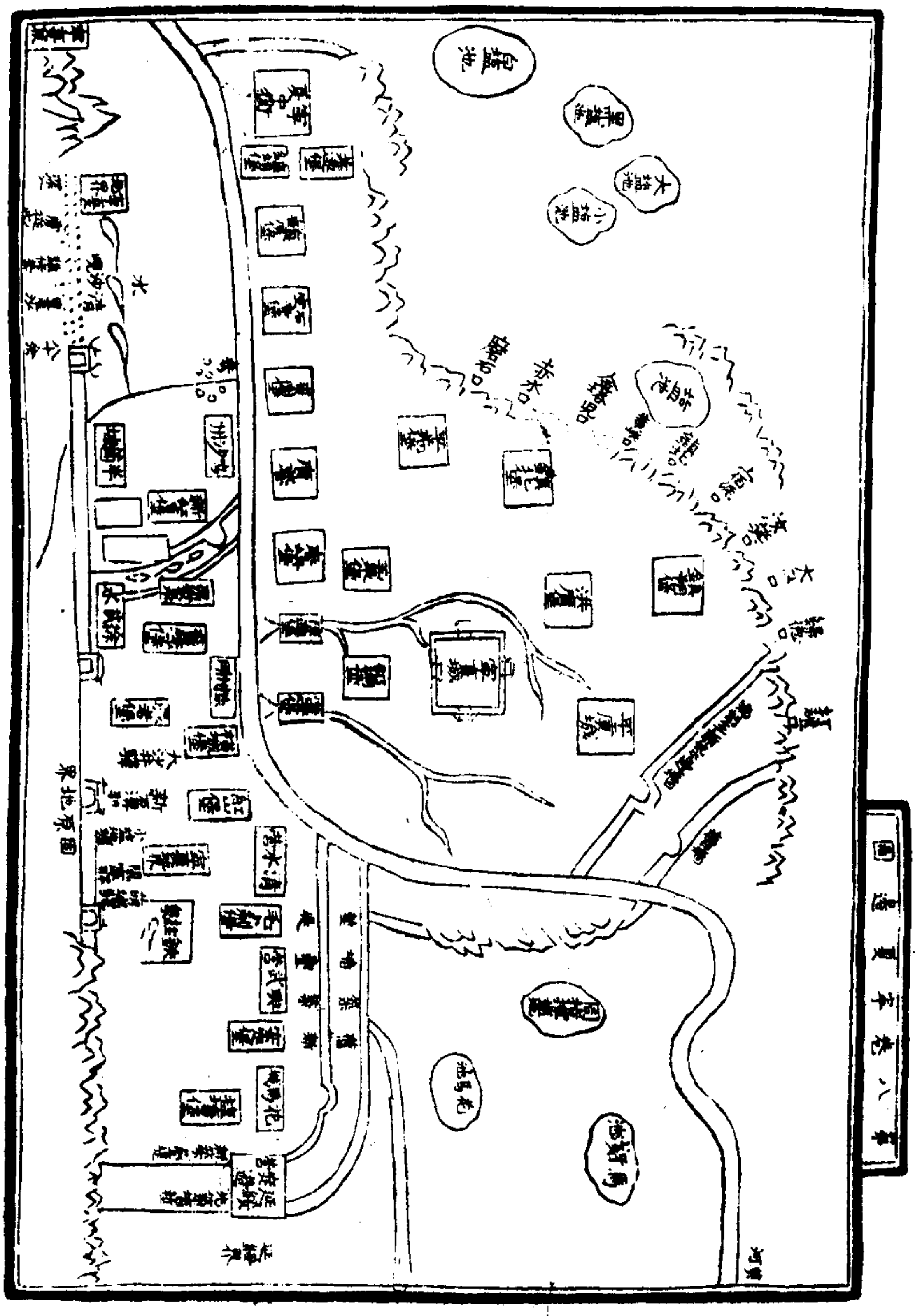
策應

一成化十年兵部議將榆林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土

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儀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

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户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子

粒



皇明九邊考卷第八

寧夏鎮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焕編集

疆域考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

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
設寧夏等伍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盖
四塞之地内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陜
之樂土也所隷賀蘭山後虜賊出没無時而花馬池
塩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
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延綏定邊營六十里至　　花馬池六十里至
安定堡六十里至　　興武營七十里至
清水營七十里至　　横城堡三十里至

黄河三十里至寧夏城

一路

慶陽府弘化驛一百十里至

曲子驛九十里至　靈武驛九十里至

清平驛七十里至　山城驛七十里至

萌城驛九十里至　小塩池九十里至

石溝驛九十里至　高橋驛一百一十里至寧夏城

寧夏西路

寧夏城七十里至

邵綱堡四十里至　唐壩堡五十里至

廣武營四十里至　棗園堡七十里至

石空寺堡四十里至
寧夏中衛二十里至
常樂堡十五里至
深井堡九十里至
靖虜衛七十里至
乾溝驛一百二十里至
西鞏驛六十里至
秤鉤驛六十里至
猪嘴驛六十里至

鎮虜堡六十里至
黃河一十里南至
黃沙坡五十里至
水泉暗門八十里至
郭城驛九十里至
會寧縣六十里至
安定縣六十里至
清水驛六十里至
蘭州

保障考

一北虜住牧套内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墻爲主本邊内外大小邊墻及花馬池一帶壕墻疊墻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一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栁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一先年套内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
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絶
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粮價亦平但内有
鹻湿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
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内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
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剥落
隨脩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
一新紅寺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横墻二道以
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礫

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墻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一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墻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

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
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一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兒墩止長八十四里總制
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　勅書
責任同榆林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寧夏城嘉靖十八年五月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嚴明號令防禦虜寇撫恤士卒一應戰守機宜須與本處鎮守巡撫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各路副將以下官員悉聽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以副委托如或貪殘僨事法難輕貸

協守寧夏副總兵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賊寇保障地方遇警領軍殺賊凡軍中事情與鎮巡官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違拗致僨事機尤須持廉秉公正己恤軍庶

於委任斯無所負

分守中路左參将一員駐劄末清營地方坐名 勅書

分守西路左參将一員駐劄中衛坐名 勅書

分守東路右參将一員駐劄花馬池地方坐名 勅書

責任同務要操練軍馬脩理城池防禦賊寇遇警身先士卒凡事仍聽鎮巡等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已恤下不許偏執違拗及貪利害人法不輕貸

遊擊将軍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 勅書

責任統領義勇士兵三千員名常年依期分布清水

營按伏如遇花馬池靈州一帶地方有警俱聽鎮巡

官調遣策應用防虜寇務須撫恤軍士如法操練期

副委任不許残害致令失所責有所歸

協同分守寧夏東路興武營官一員駐劄興武營地方

坐名　　勅書

協同分守寧夏西路廣武營官一員駐劄廣武營地方

坐名　　勅書

責任同令其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賊寇凡事俱

與本路叅将計議停當而行所在官軍俱聽調度敢

有抗違者聽本官輕則呈稟鎮巡官處置重則指實
參奏拏究尤須廉以律己仁以撫下不許偏執違拗
有負委任

領班備禦官二員不坐名　勅書
責任與宣府春秋班同

管理鎮城事務官一員駐劄寧夏城　劄付

鎮城坐營官一員駐劄寧夏城　劄付

守備玉泉營地方官一員駐劄邵綱堡地方　劄付

守備平虜城地方官一員駐劄平虜城地方　劄付

守備鐵柱泉地方官一員駐劄花馬池地方　劄付
責任與前各守備同
軍馬考
本鎮三路各城營堡原額馬步守城及冬操夏種舍餘
土兵并備禦官軍共七萬二百六十三員名
實在馬步守城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及備禦官軍三
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員名
中路寧夏城原額馬步守城并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并

備禦官軍三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員名
實在官軍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萬六千二十七員名
迤東玉泉等營堡原額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七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四十員名
事故旗軍等項六十七員名
迤北平虜等城堡原額馬步官軍并冬操夏種舍餘一千五百二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三百六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五十五員名

靈州城原額漢土馬步守城冬操夏種舍餘并備禦官

軍七千一十一員名

實在官軍三千四百三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三千五百七十三員名

横城堡原額常操馬步官軍五百一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二十九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紅山堡原額官軍二百五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四十二員名
事故旗軍一十名
清水營原額官軍五百五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九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十員名
毛卜剌堡原額官軍二百五十一員名
實在官軍一百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五十一員名
紅寺堡原額官軍四百一十八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四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七十六員名

小塩池營原額常操馬隊并備禦官軍三千七十九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一十四員名

事故等項并備禦官軍二千六百六十五員名

西路中衛城原額馬步守城及冬操夏種舍餘并備禦

官軍九千四十三員名

實在官軍三千八百七十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五千一百七十三員名

鳴沙州城原額官軍四百五十九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八十七員名
廣武營原額馬步并召募土兵及備禦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三員名
實在官軍九百三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四百一十六員名
東路花馬池營原額馬步并備禦官軍七千一百三十三員名

實在官軍二千五百七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四千五百五十八員名
安定堡原額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三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六十六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六百三十七員名
興武營原額馬步并備禦官軍二千二百八十五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千四十二員名
鐵柱泉堡實在馬隊官軍三百七十七員名

本鎮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正德二年起至十三年止四次共領過馬二千五百匹馬價銀七萬兩後續領者未經清查

錢粮考

陝西布政司歲入本鎮

夏税秋粮共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五石零各折不等共折銀一十二萬九十五兩五分

夏税秋粮共一萬四百石每五斗折小綿布一疋共折布二萬八百疋

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

本鎮屯粮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零

屯草二十三萬二百束

秋青草二百六十三萬八十束

年例銀四萬兩

額派客兵引塩銀二萬九千兩

補歳用不敷引塩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

邊夷考

東北即套其詳見榆林

西南即番族其詳見甘肅

天順四年北虜孛來毛里孩将萬騎冦固原回至黄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数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

北鎮遠關南路水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
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一人雄等結
營固守得免賊遂由賀蘭山南赤木口出境套虜過
河由寧夏境内自賀蘭過莊涼者始此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
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和
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厮子領兵二萬并所娶亦
不剌女復由寧夏入套

經畧考

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寬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章此千載卓然之見也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劉天和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

一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盖氷泮後則不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經年住套安爲

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

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

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

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

屯衆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

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

惟得扼亢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

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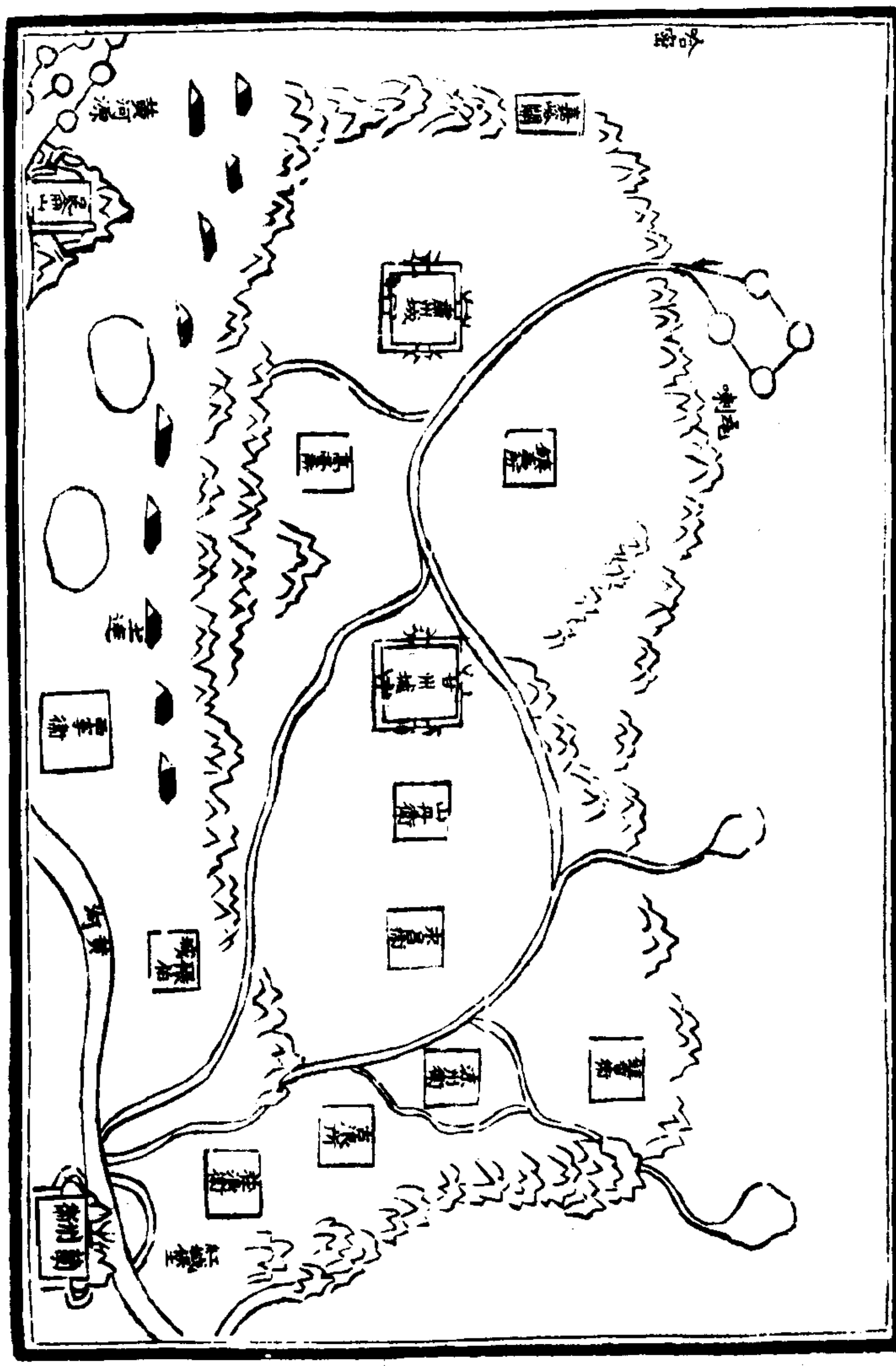
一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凉皆自賀蘭山後取

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失利由此不已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于遏絶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能禦也

一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亦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

之虜窺靖虜者数数有之尋故事云自賀蘭山西至鎮番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凉靖固中衞俱安枕矣見九邊論

第九卷甘肅邊圖



哈密
嘉峪關
肅州城
鎮夷所
高臺所
甘州城
山丹衛
永昌衛
鎮番衛
涼州衛
古浪所
莊浪衛
紅城堡
碾伯城
蘭州衛
黃河
西寧衛
土達
黃河源

皇明九邊考卷第九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甘肅鎮

疆域考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

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隷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藏此又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蘭州蘭泉縣五十里至　沙井兒驛六十里至

苦水灣驛六十里至　紅城子驛四十里至

大通河驛四十里至　莊浪衛四十里至

武勝驛五十里至　岔口驛五十里至
鎮羌驛五十里至　黑松驛四十五里至
古浪城驛六十里至　靜邊驛五十里至
大河驛四十里至　涼州衛四十里至
懷安驛五十里至　沙河驛五十里至
真景驛五十里至　水磨川驛五十里至
永昌衛六十里至　石峽口驛五十里至
新河驛五十里至　山丹衛五十里至
東樂驛四十里至　古城驛四十五里至

甘州城

保障考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勢牆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高櫓也）校聯不絕（營壘相次也）便

兵戍餙闘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

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克國爲法斯得矣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甘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撫綏軍士修理城池墩臺關堡

整餙器械盔甲什物兼理粮儲禁革奸弊均分灌田

水利嚴禁興販私茶關防經過

朝貢番使撫治附近羈縻番夷凡事須與鎮守太監總

兵官計議停當而行副叅以下官員悉聽節制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甘州城坐名　勅書
嘉靖十八年五月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甘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嚴明號令防禦番虜
撫恤士卒於凡戰守機宜與本處鎮守巡撫內外官
員計議停當而行各路副參以下悉聽節制尤須持
廉秉公正己率下以副委任如或營利循私害人僨
事
憲典具存必不輕貸

協守甘州左副總兵官一員駐劄甘州城不坐名　勅書

分守涼州右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涼州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同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防禦虜寇撫

治番夷凡軍中戰守事宜須與鎮巡等官計議停當

而行不許偏執違拗尤須持廉秉公撫恤士卒圖副

委任如或貪懦僨事罪不輕貸

分守莊浪左參將一員駐劄莊浪地方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恤軍士防禦賊寇

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如或貪黷財貨怠弛武備

法不輕貸仍聽鎮巡等官節制

分守肅州右參將一員駐劄肅州地方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葺城堡防禦虜寇撫治番夷

及經理哈密一應來報事情仍聽鎮巡等官節制本

官尤須秉公持廉撫恤軍士毋得黷利害事有負委

任

遊擊將軍一員駐劄永昌地方坐名　勅書

責任令其操練軍馬撫恤軍士常在永昌駐劄東至

莊浪西至甘州往來應援勦殺賊寇仍聽總督鎮巡

等官節制

整飭西寧兵備副使一員駐劄西寧地方不坐名　勅書

責任常在西寧居住兼管莊浪古浪凉州鎮番五衛

所不時往來巡歷地方撫治番夷整飭兵備修理城

池剖理詞訟興革利弊及糾察不法不公事情凡事

俱與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并守備官員計議停當而

行不許各分彼此致有悞事仍聽鎮巡官節制若分

守把總撫夷等官敢有掊尅漁獵苦害軍士騷擾番

夷者聽其指實呈禀鎮巡衙門叅奏提問本官職司

風紀尤須守法奉公潔已恤下如或貪縱怠忽法不
輕貸
整飭肅州兵備副使一員駐劄肅州地方不坐名 勅書
責任常在肅州居住兼管永昌山丹甘州高臺鎮夷
等九衛所不時往來巡歷地方整飭兵備撫治番夷
禁革奸弊所屬軍職果有貪酷害軍士者聽指實參
奏如遇番夷出沒行催分守等官相機截殺重大邊
情悉聽鎮守巡撫官員節制不許廢職怠事有負委
用

守備西寧地方官一員駐劄西寧不坐名　勅書

守備鎮番地方官一員駐劄鎮番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同令其操練軍馬修理城堡督瞭墩臺防禦虜
寇遇警相機戰守凡事悉聽總督鎮巡等官節制尤
須持廉秉公圖副委任如或貪懦不職責有所歸

守備鎮羌堡地方官一員駐劄鎮羌堡　劄付

責任鎮羌岔口二堡備禦官軍內選一千員名推舉
守備官一員統領六百員名於鎮羌駐劄聽莊浪分
守官節制把總指揮一員統領四百員名於岔口駐

劄聽鎮羌守備官調遣

守備紅城子地方官一員駐劄紅城子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士脩理城池足堪保障尤湏持廉

秉公撫恤士卒遇警相機勦殺以副委任仍聽分守

莊浪衆將節制如或貪懦不職法不輕貸

守備永昌地方官一員駐劄永昌地方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墩臺防禦賊寇尤湏

撫恤軍士以安邊方如或貪酷害軍失誤機事

國典具存決難輕貸

守備洪水堡地方官一員駐劄洪水堡　劄付
責任西自順化祁連山東抵花寨大黃山南抵寧番等山隘口北抵六墻黑山等堡俱聽本官管理務要操練軍馬脩理城池防禦番虜勸督屯種嚴謹烽堠保障耕牧遇有警報調領黑城花寨把總及各土兵相機勦殺本官尤須持廉秉公撫恤下人竭忠奮勇以副委任仍聽鎮巡等官節制如或貪懦決不輕貸

守備山丹地方官一員駐劄山丹地方　劄付
責任務要用心操練軍馬保固城池防禦賊寇仍須

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不許貪黷貨利剋害軍士自取

罪責

操守鎮夷地方官一員駐劄鎮夷地方　劄付

鎮守高臺地方官一員駐劄高臺地方　劄付

責任同前

甘州領班備禦官二員駐劄甘州城不坐名　勅書

涼州領班備禦官二員駐劄涼州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俱與宣府領班官同

軍馬考

肅州左等一十五衛所原額冬操夏種舍餘并調到備
禦陝西蘭臨等衛官軍八萬九千五百一員名
本鎮官軍舍餘七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員名
備禦甘涼鎮永莊浪調到陝西都司蘭臨河鞏洮泯
中護衛官軍九千五百七十九員名
實有已到邊見班官軍四千三百七十三員名
事故脫班未到邊官軍五千二百六員名

茾州左等五衛原額官軍舍餘并調到陝西蘭臨等衛
備禦官軍二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員名
本城官軍舍餘二萬七千二百六十八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九千二百六十九員名
事故逃亡官軍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員名
備禦調到陝西都司蘭臨河等衛官軍二千五百一
十員名
實有已到邊官軍一千二百五十五員名
事故脫班未到邊官軍一千二百六十五員名

洪水堡原額官軍舍餘一千二百七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一千三百六十六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一十一員名
平川堡原額官軍三百員名
實有官軍二百九十九員名
事故一名
山丹衛官軍舍餘六千九百九十七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一千八百九十三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五千一百四員名

永昌衛原額官軍舍餘幷備禦陝西鞏昌官軍舍餘六
千三百二十七員名
本城官軍舍餘五千九百五十二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一千五百三十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四千四百二十二員名
備禦鞏昌衛官軍三百七十五員名
實有已到邊見班官軍一百五員名
事故脫逃未到邊官軍二百七十員名
涼州衛原額官軍舍餘幷備禦陝西洮泯河等衛官軍

九千五百二十九員名
本城官軍舍餘六千七百九十三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三千九百八十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二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備禦陝西洮河等衛官軍二千七百三十六員名
實有已到邊官軍一千一十六員名
事故脫班未到邊官軍一千七百二十員名
鎮番衛原額官軍舍餘并陝西備禦鞏昌衛官軍四千
一百三十九員名

本衛官軍舍餘三千三百六十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千五百三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八百五十七員名
備禦陝西鞏昌衛官軍七百六十九員名
實有已到邊軍二百四十七名
事故脫班未到邊官軍五百二十二員名
古浪守禦千戶所原額官軍舍餘一千三百二十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百九十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一千三十員名

莊浪衛原額官軍舍餘并備禦陝西秦平等衛官軍八
千七百二十八員名
在城官軍舍餘六千七百四十九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二千五百七員名
事故官軍舍餘四千二百四十二員名
備禦秦平二衛官軍一千九百七十九員名
實有已到邊官軍五百五十員名
事故脫班未到邊官軍一千四百二十九員名
鎮羌堡防守官軍七百員名調到莊浪衛見在官軍一

百員名蘭河等衛見班官軍六百員名
岔口堡防守官軍調到蘭州備禦見班官軍四百員名
紅城子堡原調官軍一千一百一員名本處莊浪西寧
二衛官軍九百一員名
實有官軍七百三十八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一百六十三員名
沙井水二堡備禦蘭河一衛實有已到官軍二百員名
實有官軍含餘四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六百四十九員名

肅州衛原額官軍舍餘一萬五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四千五百七十八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五千四百二十七員名

鎮夷守禦千戶所原額官軍舍餘一千五百二十三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一千二百二十九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二百九十四員名

高臺守禦千戶所原額官軍舍餘一千六百八十員名

實有官軍舍餘一千四百六員名

事故逃亡等項官軍二百七十四員名

甘肅行太僕寺洪武年間開設管轄陝西行都司并甘
州等一十五衛所官軍騎操馬匹
本鎮原額馬六千五百六十匹
正德六年起至九年止三次共領過馬三千五百匹
銀六萬兩以後年分未經清查
苑馬寺永樂年間開設甘泉等六監廣牧等二十四苑
俱已裁革
錢粮考
陝西布政司歲入本鎮

夏稅秋粮本色共五千二百九十二碩七斗零
折色共二十七萬六千五百八十五石各折不等共
折銀二十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二錢
折布粮共三萬六千二石七斗零每五斗折小綿布
一疋
共折布七萬二千五疋一丈零
本鎮屯粮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石零
草四百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束
年例銀六萬兩

額派客兵引鹽銀五萬四千兩

補歲用不敷引鹽銀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二兩

議處脚價銀一萬七千五百兩

邊夷考

甘肅之邊北虜止貳種亦不刺盤據西海瓦刺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户把丹之後安置平凉今爲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一土達元萬户把丹據平凉洪武初歸附授平凉衞正千户部落散處開城等縣編爲民仍號土達其壯者選爲平凉衞軍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陜西平凉土達被掠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凉衞土達滿四又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一近番黄河南有洮河二州北有西寧皆漢郡唐末陷于吐番宋爲夏元昊所據俱爲番族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三年一次差京官齎

捧金牌信符往前三處附近番族招番對驗納馬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互市茶馬羈縻得法彼各向順後茶馬不行時入侵擾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等族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昇調兵征剿斬首八十三級嘉靖元年西番反侵

内地鎮守都督鄭卿領兵討之不能克以後每歲入
境殺擄人畜嘉靖八年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
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尚書王瓊撫
勦並用破若籠板尔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西番
始寧

一亦不剌正德四年北虜小王子怒頭目阿尔禿厮丞
相亦不剌欲殺之二酋懼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
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涼州將官閉門不敢
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

等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居之
哈密即唐伊州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
安克帖木兒立永樂四年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賜
金印西有哈烈北有赤刀把刀畏吾兒罕東北有赤
斤蒙古南有阿端罕東土于闐等番俱授官賜印爲
哈密應援哈密能立則遮西藩屏固矣成化九年土魯
番速壇阿力（速壇即華言王也）調哈密夷叛掠赤斤蒙古諸夷
時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爲頭目者林所弑王母努溫
荅力守國不從阿力擄王母金印以歸二十年甘肅

守臣奏令王母外孫哈密都督罕慎襲忠順王爵貪
殘不仁阻勒貢使弘治元年土魯番速壇阿黑麻詐
言結親誘罕慎殺之乞矢使往和兵部尚書馬文昇
請
勅責諭阿黑麻遣使獻還哈密城并金印五年守臣因先
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奏差官詣西
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者襲封忠順王哈密頭目阿
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人潛往土魯番地
方盜馬殺人阿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木郎支解以

陝巴與彼皆蒙古人元之後裔不殺執歸六年命侍
郎張海經畧哈密遣夷使捧
詔諭土魯番責諭被留七年阿黒麻復入哈密拒之掠罕
東諸衞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巡撫都御史許
進至甘州時阿黒麻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
進請兵同總兵劉寧往征十一月攻圍哈密破之牙
蘭遁走斬首六十級宥脅從者八百餘人九年阿黒
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頭目奄
克孛剌等住守剌木城奄克孛剌等密會罕剌頭目

小列秃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并余人奄克孛剌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小列秃領兵來遂退十年阿黑麻差人送陝巴回哈密十七年陝巴嗜酒掊尅屬夷怨之頭目者力克等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乃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歲來哈密近地剌木城居住守臣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真帖木兒回還本土伊因父阿黑麻死衆兄讐殺不肯回朱瑄携來甘州居住正德陝巴卒其子

拜牙即襲封三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遣使進貢乞
放真帖木兒回本土不允至六年始送回本土八年
拜牙即貪虐屬夷怨之走入吐魯番滿速兒遣人來
守哈密要求賞賜都御史彭澤李昆相繼與段絹等
物甚重彼索取無厭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將夷使
倒剌火者等俱繫獄死滿速兒牙木蘭領兵九萬餘
騎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參將
蔣存禮領兵禦之俱敗績官軍死者甚多至十二月
十七日方退起總制王瓊經畧自是哈密衛都督乱

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鎖南東
在肅山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
黄壩山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
番各失其故土哈密遂不復立矣

經略考

一西番論曰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
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
道在德而不在威也禹平水土三苗丕叙厥貢球琳
琅玕是西夷自隆古時已通貢中國也漢武帝圖西

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幣以萬計遂致
海内虛耗末年有輪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
爲西州立郡縣發兵戍守魏徵褚遂良諫曰陛下取
高昌調人屯戍破産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
有警陛下豈得高昌一錢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
州兵食以赴之耳太宗不從後亦悔之今之哈密即
唐西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
國初改封爲忠順王賜以金印并置哈密諸衛授官降印
以示羈縻而已後忠順王數世無道不能自立又與

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初土魯番擄陝巴
款遣使往彼和番且欵送回忠順王陝巴復立馬公
文昇以為我朝雖北虜強盛未嘗遣一使通和若彼
目送回陝巴革去王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
興邦者土魯番之釁何自而啓邪自真帖木兒之來
不當留而留之其去也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
郊脅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
王命遣使納幣虜庭必欲得無道之拜牙即而復立之
而土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愚嘗謂昔日撫夷易

今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志也自非開誠心明

大義宣布

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若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爲法也今土魯番之強驅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田田存者以與土魯番同類故也我豈能棄之所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耳土魯番肆志嘗至西海刼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釁端不息唐吐番宋元昊據河西以 中國之事未可保

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一哈密并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在今日有難立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襲殺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屏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

昔爲要區今爲散地勝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耳當綏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綏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菓啗兒舞弄在手假令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

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門絕貢可以制諸夷之
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
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
聞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
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
當破衆説而建長策也見九邊圖論
一說今之議哈密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
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
之籓籬未可槩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

而先其所易緩期效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
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
其奸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
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
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旅悉復
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
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粮餉悉復
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
之擾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瓦剌爪沙等夷

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略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牢御倘彼不悛再四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

取元寇而戮之以示
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欵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
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
雖十吐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
王全勝之策也見御史楊紹芳邊疏
一說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噬屬番爲西南
患須歲已許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
甘肅之患北虜倐往倐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

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比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祗恐別起事端不思遠地無干祗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縻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矣見九邊論

一議者謂聯屬西番須復茶馬彼得茶而常懷向順我得馬而益壯邊戎番族歸心則西海寧居之虜可併

力而驅之矣

一說虜在西海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強則備之而爲計甚難前代固有屯兵青海以斷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輸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爲法也正德十年曾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即其驗也爲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盛連和西番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

以拒之

一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户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葢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一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内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

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得人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准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援溺救

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粮郎中而不司支放與
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
遠乎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粮如近時山
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
察歸于户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

一提督尚書金獻民題亦不刺一節要照依
祖宗朝嘉峪關外設立赤斤罕東哈密三衛事例於該鎮
撫夷官內選差前去近邊諭以
朝廷恩威軍門殺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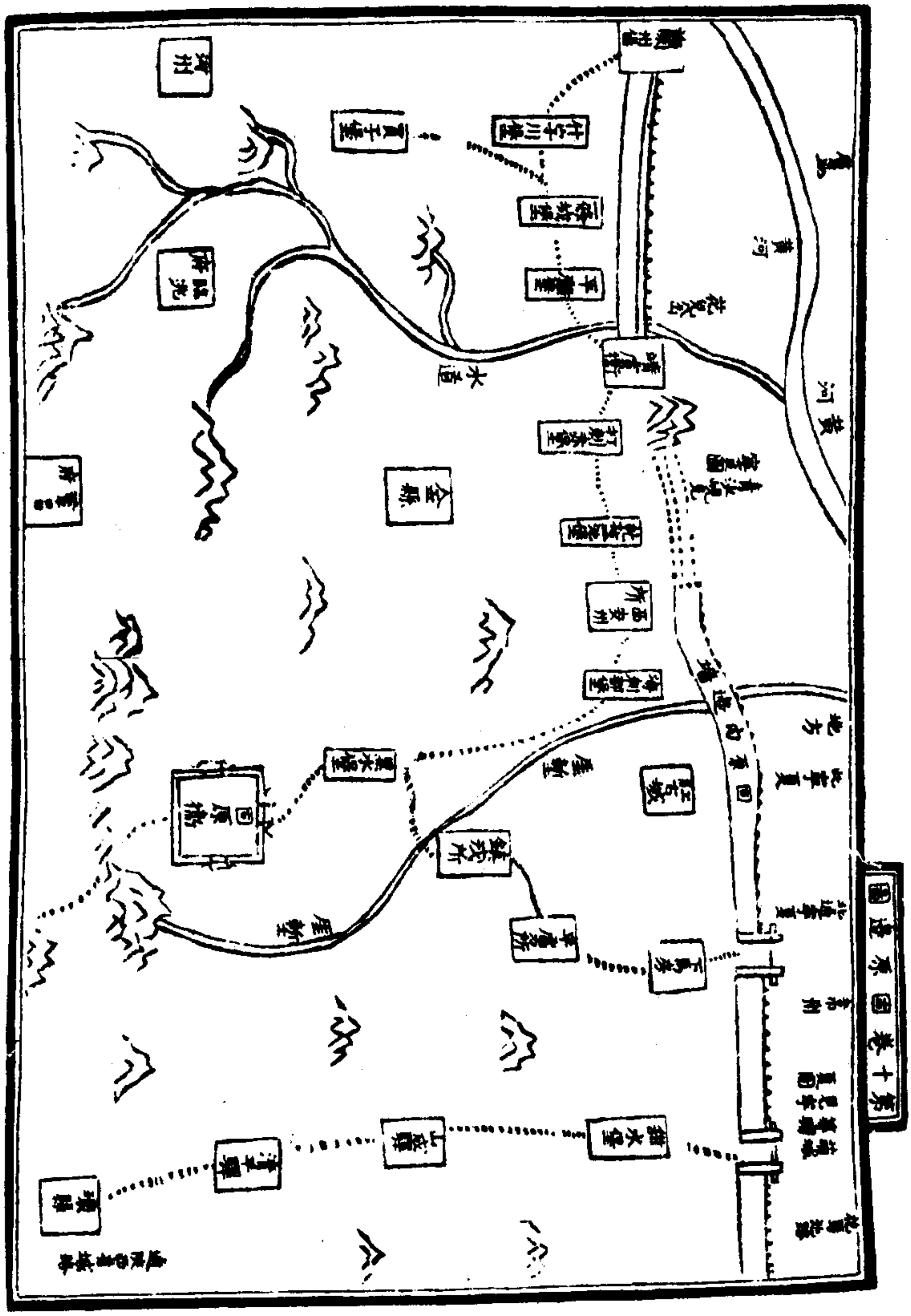
化聽我招致就便安插設爲衛所許其以時通貢量
加賞賚以結其心仍擇其雄傑一二人授以職事立
爲頭目使令鈐束部落遇有緊急聲息量調人馬爲
我策應有功一體犒賞

一總制尚書楊一清題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
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
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合勢我之邊
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
可輕舉爲言雖兵凶戰危誠宜慎重而玩寇養患亦

非所宜嘗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如風雨治之不善即能殺人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胸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興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玩特愒日以僥倖于無事哉且阿尓禿厮已遁止是亦不刺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孳畜被其搶虜欲報怨讎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

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

一嘉靖杪李龍總兵守甘肅以都御史許明提督龍與明同里人龍嘗覬望于明明以嚴御之遂不協時明欲節邊費減粮價三分之一軍有怨言龍激之使叛遂鼓譟而入明被害事聞龍問極刑指揮以下死于獄者亦多邊軍內叛之隙自此開矣


金縣
黃河
水道

固原鎮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疆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拾肆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戎平虜紅古扳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營環慶則有

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户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住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陕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西安府七十里至　咸陽縣六十里至

底張驛六十里至　乾州七十里至

永壽縣九十里至
邠州七十里至

宜祿縣八十里至
瓦雲驛五十里至

涇州六十里至
白水驛七十里至

平涼府八十里至
瓦亭驛九十里至

隆德縣五十里至
靜寧州九十里至

青家驛六十里至
會寧縣六十里至

西鞏驛六十里至
安寧縣六十里至

秤鉤灣驛六十里至
清水驛六十里至

猪嘴驛六十里至
蘭州蘭泉縣

保障考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十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叅遊提

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責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陝西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脩理城池措置粮儲禁革奸弊時常

在於腹裏往來撫安軍民遇冬有警前去固原靖虜

等處節制所部防禦虜寇

鎮守陝西總兵官一員駐劄固原城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撫恤兵民修理城池防禦賊寇若遇

有警事一於固原等處領軍殺賊凡軍旅等項一應

重務須與巡撫都御史公同計議停當處置事有應
與巡按三司會議者亦須從長定議而行不許偏執
已見有誤事機必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俾地方
寧靖事妥人安庶稱斯任毋或貪肆以取罪愆

分守洮岷河參將一員駐劄洮州坐名　勅書
責任專一提調岷河二衛守備等官操練人馬脩理
邊墻如遇番賊出没以時撲滅一遇虜寇侵犯會調
岷鞏客兵督令各該守備互相應援併力防勦以靖
地方俟賊退敗客兵發回不許經年調住費用錢粮

凡事須與整飭邊備副使從長計議而行仍聽陝西

鎮廵官節制

分守蘭靖叅将一員駐劄蘭州坐名　勑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提調各守備官嚴謹設備

防禦虜寇仍查應該增脩邊防及時修理出境空礦

流民設法巡察務在擒捕禁絶毋滋邊釁仍聽鎮巡

官節制

遊擊将軍一員駐劄固原坐名　勑書

責任統領遊兵二千員名專在環慶固靖等處往來

截殺聽鎮巡官節制尤須守法奉公正已率下慎終
如始以副委任

守備環慶官一員駐劄環慶不坐名　勅書
責任常在環縣不時往來慶陽槐安柔遠等城堡操
練軍馬脩理城池防禦虜寇保障居民凡事須聽鎮
巡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圖副委任不許
干預民事貪黷貨利敢有故違法不輕貸

守備靖虜官一員駐劄靖虜不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賊寇保障居民

軍中事宜須與整飭兵備副使計議停當而行仍聽
鎮巡官節制
守備岷州官一員駐劄岷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馭番夷保固地方
所在衛所俱聽調度仍聽鎮守該路叅將等官節制
尤須持廉秉公用副委任如或黷貨害人法難輕貸
守備固原官一員駐劄固原不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恤士達督瞭墩臺
防禦虜寇保障居民一應機宜須與整飭兵備官計

議停當而行仍聽鎮巡等官節制其軍前應行事務各聽本官提調敢有抗違者輕則呈禀鎮巡處置重則指實糸奏拿問本官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圖副委用如或貪黷僨事徇私罔下玩愒歲時廢弛邊備法不輕貸

守備西固城官一員駐劄西固城　劄付

責任務要用心操練軍馬修理墩臺撫恤軍士防禦虜寇尤須持廉秉公圖稱委任不許貪酷害人自取罪戾

守備階州官一員駐劄階州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禁約私茶撫制番夷
保安軍民尤須持廉秉公圖稱任使如或貪酷害人
致壞邊務罪不輕貸

守備河州官一員駐劄河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虜寇撫治番夷
保障居民凡事悉聽鎮巡衙門節制尤須持廉秉公
如或貪黷僨事法不輕貸

整飭延安兵備副使一員駐劄鄜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時常操練軍伕脩理城池緝捕盜賊撫安軍民
問理刑名禁革奸弊一應地方事宜務要區畫詳明
處置周悉仍聽撫巡等官節制其所統軍士就於潼
關西安左等四衛每年防運官軍内量撥一千員名
分爲二班輪流防守有警調用截殺無事訓練操習
合用粮草仍於該州并洛中部宜君三縣起運數内
存留以濟供餉

整飭固原兵備一員駐劄固原不坐名 勅書

責任事一 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恤軍士防禦賊寇

兼理詞訟禁革奸弊中間事情重大應與各該守備
都指揮計議者務要會議停當而行仍聽鎮守巡撫
官員節制
撫治商洛右參議一員駐劄商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事在提督官軍民壯人等撫治商洛等處兼分
守漢中一府地方允商洛流民及漢中府事宜悉聽
往來處治務要盜息民安地方寧靖
整飭洮岷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岷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事一整飭洮岷等衛并文縣階州西固城等所

地方邊備操練軍民修理城池兼管粮儲禁革奸弊
撫治土達番夷所屬軍職果有貪利害人等項聽從
指實參奏如遇番夷出沒爲非公同守戰重大邊情
悉聽總督鎮巡官員節制

查理臨鞏平凉軍器兵備一員駐劄蘭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專管臨鞏平凉三府軍衛有司簡選軍馬民壮
查理軍器修理堡塞編充保甲設備墩塘務要精銳
堅固以防虜患

整飭邠涇等處兵備兼管分巡關内道官一員駐劄邠

州不坐名　勅書
責任專在邠州駐劄操練官軍民壯緝捕盜賊軍衛
有司官俱聽節制境內牧地軍民俱聽鈐束

整飭潼關兵備一員駐劄潼關不坐名　勅書
責任專一整飭兵備提督潼關衛及河南閿鄉靈寶二
縣陝西華州華陰同知朝邑四州縣山西蒲州并附
近各關各巡檢司官吏軍民兵快及調來防守官軍
時常操演嚴加比較務令武藝精熟士氣振揚無事
堪以保障遇警足以截殺仍脩葺城池截守關隘問

理刑名禁革奸弊一應地方事宜務要區畫詳明處
置周悉小則從便施行大則具奏
定奪仍聽各省鎮巡官節制軍衞有司官員敢有貪殘壞
事闒茸不職應提問者徑自提問應叅奏者照例施行
整飭鞏昌兵備一員駐劄秦州不坐名　敕書
責任專在秦州駐劄居平就近撫安軍民禁捕盜賊
仍兼分巡隴西道地方如鞏昌府屬關山胡店等溝
與各州縣地方但有盜賊生發俱聽調度各該衞所
有司官軍兵快人等設法勦撫及階州西固城守備

如果地方賊情重大方許調取依聽前來不許推托
悞事

軍馬考

本鎮所屬陜西都司管操領官軍并守備固原靖虜環
慶蘭州洮州河州岷州西固城階文等處實在并事
故官軍土達民壯鄉導義勇召募抽選舍餘共六萬
七千二百九十四員名
實有馬步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員名

公差巡哨并各邊備禦等項二萬四千九十五員名
陝西城操備官軍舍餘五千五十一員名
實有馬步二千五百六十五員名
公差商洛等處防守一千四百八十六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千員名
固原等處備冬西安左等衛馬步官軍并召募舍餘五
千三百八十七員名
實在馬步四千八十員名
公差遊兵等項馬步常操一百九十八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千一百九員名

蘭州駐劄防守河橋蘭州等衛所馬步官軍并召募民

壯士兵共一千九十八員名

實在馬步官軍九百二十七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百七十一員名

守備西固城地方固原衛所馬步官軍舍餘士兵民壯

鄉導召募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三員名

實有馬步五千八百五十二員名

公差巡守墩隘等項二千四百六十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三千六百八十一員名
守備靖虜地方靖虜衛所馬步官軍舍餘召募五千五
百八十員名
實有馬步一千七百五十八員名
公差巡守墩隘馬步七百六十七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三千五十五員名
守備環慶地方慶陽衛所馬步官軍舍餘義丁三千三
百七十八員名
實在馬步一千八百三十二員名

公差巡哨墩隘等項一千五十三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四百九十三員名

薊州千總所管甘肅等衛所馬步官軍舍餘召募六千

九百六十六員名

實在二千三百五十六員名

公差巡哨墩堡并甘凉備禦等項官軍二千八百四

十八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千七百六十二員名

洮州千總所管洮州衛馬步官軍舍餘召募六千四百

二十二員名名

實在馬步八百一十五員名

公差巡守墩隘及分守東西北三路按伏守隘等官

軍一千一百六十一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三千九百四十六員名

守備河州地方河州衛馬步官軍舍餘召募土兵義勇九

千八百一員名

實在馬步五百六十一員名

公差巡墩把隘并茸涼備禦等項五千九百四十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三千三員名
守備岷州地方岷州衛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召募五千
九百九員名
實有馬步六百五十七員名
公差巡墩并哨肅凉備禦等項四千五百五十五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六百九十七員名
守備西固城地方西固城千户所官軍舍餘土兵召募
一千二百二十員名
實在馬步四百二十五員名

公差巡墩等項七百七十八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一十七員名

守備階文地方階文二所馬步官軍舍餘召募土兵民壯鄉導四千四百八十九員名

實在馬步一千九百二十一員名

公差巡墩并莊浪備禦等項二千三百四十九員名

事故在逃等項二百一十九員名

馬政

陝西行太僕寺管轄平凉慶陽秦州固原四衛騎操馬匹

陝西苑馬寺長樂監隸開成安定廣寧黑水四苑靈武監隸濟平萬安二苑孳牧馬匹舊馬四千八百餘匹并新增種馬一千匹養馬軍人一千一百六十四名

錢粮考

固原鎮陝西歲入本鎮

夏稅秋粮共二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九斗零各折不等共折銀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六兩六

錢零

草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三十六束折銀八千一百六

十九兩三錢六分
一固原一鎮處處可以通賊況達虜住套多遣奸細入境探我道路知我虛實聲東擊西多窺我之無備倏來倏去每乘我之所忽故要害去處固當多積而僻小城堡亦難全虛不止供給按伏主兵又款文用經過人馬本鎮歲用軍餉原係陜西所屬州縣起運粮草并本處衛所屯粮供給若所司官員果能及時催徵依限完納一歲之徵自足一歲之用此地近腹裏自來無有年例銀兩先該巡撫等官連章具奏本部

准給䉵銀壚并總制衙門及部委郎中奏帶銀兩分泒陜

累次題

西一鎮三年之間共計五十七萬一千八百餘兩比

之延寧等邊有年例之處其數加倍見總制楊一清奏議

邊夷考

邊夷爲此鎮之患者即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

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

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逵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

軍詣榆林調集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常州等處

禦之侍郎李鐩總督軍餉㐌運入府之粟隨軍供給
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
官軍戰死者甚衆
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梆楊墩西㐌墻深
入固原平凉安會等處大掠而出
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
至石井兒墩止折墻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
七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梆墩起至青羊井
墩止折墻深入平凉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

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墩折墻深入
固原平凉直抵涇州大掠而去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𥡴一
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白兒墩折開邊墻
口一十九處入境見經過鐵柱泉小塩池韋州下馬房
平虜所鎮戎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延綏寧夏固原
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是賊至八營攻門固
原鎮叅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近至地名細溝墩斬首
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

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
名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
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
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
由原路石臼兒墩墻口進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
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
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
調度防禦委帶管粮恭叅政張邦教屯田僉事李良
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

邊營掏墻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揚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叅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夾攻九月初一日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之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魯瞻等所統莊浪西寧凉永援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

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
勝計捷
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
勅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世襲正千户楊
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瑞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
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
張邦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
斤與做副千户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
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

十一月北虜吉囊等見兵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往東勝城地方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往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經畧考

固原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脩築又在所緩盖力分則勢弱寇巳入門主人束

手故愚以爲總制不住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
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
若調兵防守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

說固原總制非獨爲套虜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
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
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況

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
東失西豈能周匝總制劉天和方移鎭花馬池虜自
鎭邊營折墻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鎭固
原使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
入尤爲長計
一徵調客兵他鎭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
戍每歲九四閱月而芻粮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
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塩池批驗舊在固原商
旅納貨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

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視他處

爲尤重可無備乎見九邊論

一靈州塩課司大小塩池所産塩斤與觧池相類不勞煎晒不煩人力爲利甚博取之無窮弘治以來大塩池增一萬五千引小塩池增三萬引先年止是召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之人勢屬賄通濫收不堪馬匹故有收價之例畢竟爲馬而設未嘗別用今查每引納銀貳錢伍分照塩一車以六石爲

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放至固原慶陽二塩廠卸每引收取引銀壹錢通共每引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塩馬舊例上馬一匹給塩一百引中馬一匹八十引大約納銀觧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為有益若納馬觧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觧不勝其擾

一總制楊一清題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驟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靖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

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過平凉蹂踐我涇邠等
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
不遭毒害見今鎮兵寡弱要依弘治十五年太僕少
卿王質題准事例召募軍丁及先年本部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着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設謀斬
獲賊級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五十
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者為
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能斬
獲賊級一顆為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賞二

十兩各爲從者量爲給賞以激勸人心鼓舞士卒

王貿事例見總考

一總制楊一淸設備今套内既稱有賊雖不露形跡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臕壯之日難保其不大舉深入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殺乃克有濟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劄副總兵趙英統

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前賊有西行之勢
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英移于定邊營各
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夏副總
兵劉玉統領奇兵于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參將冉
鑾于紅寺兒堡常州塩池石溝等處住劄總兵官种
勛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于靈州駐劄與各該守
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要嚴謹
斥候多差夜不收遠為接哨沿途多設塘馬但有煙
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隄備賊果近邊各

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取便擊之
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許逗遛
畏縮失悞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如果大
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許觀望推
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待巡歷固原審勢分布另行
一總制劉天和會兵禦虜圖畧花馬池興武營伏寧夏
兵六千或伏榆林遊兵三千小塩池伏寧夏兵三千
定邊營舊安邊營伏榆林兵九千或分三千遊兵在
花馬池按伏韋州伏中衛參將五百靖虜固原二千

五百共三千萌城等處伏固原遊兵三千固原鎮戎平虜伏固原正奇兵四千靜寧等處伏洮岷兵一千五百花馬池東至定邊營六十里至舊安邊營一百五十里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至清水營一百九十里至靈州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小塩池一百八十里至韋州二百四十里至平虜所三百六十里至鎮戎所四百五十里至固原六百里以上共集兵三萬一千五百之數恐無粮草或城小難容許於鄰近城堡分住如中衛兵在鳴沙州靖虜兵在西安州海剌

都之類臨時仍會合一處此來賊勢必衆須專用鎗
砲爲前鋒及用挨牌拒馬鎗等項安營庶不被賊衝
亂營陣初伏兵時依此圖若臨時賊情變動隨賊向
往聯絡會合不拘一定務在各領軍官齊心恊謀互
相傳報併力前進不許逗遛退縮自取重罪

九邊考敘

余少時獲遊我

東洲先生門下舊矣嘗見其涉獵經史博洽見聞凡有益於家國天下者靡不究竟故其仕也而惠敷于淛迄今稱之不衰逮擢為兵部郎時余幸捷南宮又見其殫心悉慮憲度經政故于司馬氏之所掌職方氏之所隷者采摭羣言參互斟酌爰集成書名曰九邊考分綱析目有曰疆域曰保障曰責任曰軍馬曰錢粮曰邊夷曰經畧其詞詳而有要其事核而不浮以理邦政則不忒以經戎務則有稽寔關天下之大計也

方今承平日久武備方殷留心家國者得是集而考之則內
外華夷之辨古今形勝之詳封守險要之樞國計虛實之故
夷情之順逆謀慮之淺深可達觀矣懿哉先生之用心乎夫
兵政以邊防為急集事以濟時為良忽急務而不講是謂荒
政稽時宜而鮮實是謂無徵於乎文焉已爾而何益于治
是書也其經國者之遠猷哉壽梓之以廣其傳歟海東子
曰然

嘉靖二十年辛丑歲冬十月

賜進士試兵部政長沙門生董策拜手謹書

叙九邊考後

九邊考其有關于
國家禦戎之猷大矣哉我
太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宇
成祖廓清幽薊鎮龍讋邊陲
列聖相承來王來享繼我
皇上攬權九五中外百執事罔不咸勵厥職
君臣一德曷敢覬覦今觀司馬魏東洲公邊考一集酌
古參今詳審精密而九彊域保障責任軍馬錢糧

經畧之類次第分明無所滲漏使廊廟縉紳得斯集
者開卷披閱而醒虜之虛實豁然於心目中自非
東洲公先憂後樂之志蘊於平生扞夷衛夏之忠盡
於試用而不寐耿懷悃切顧慮敷之政事而紀諸簡
編者耶即東洲公之忠績可以驗中外官師之惕勵
而儆我
國家禦戎之猷卓乎重且遠矣然而弊每生於法久慮
或弛於承平故苞桑之戒周公所以惓惓於泰否之交
也方是時海宇雖乂宴而天驕未盡殄式廓雖益增

而氛氣未盡消祓化之黎庶雖帖服而元氣未盡固
用武之英雄雖周集而徵庸未盡劾勳此末僚愛
君憂
國之心未嘗不蚤夜忡忡也尚冀夫受邊寄者於險夷
之辨恒有如馬援防守之嚴恒有如郝昭將領之職
恒有如子儀騎射之精恒有如敬德蒭糧之給恒有
如馬岱籌畫之審恒有如子房兼之參機務者胥
附於協和理陰陽者皆順乎調燮則
九重無淵衷之軫而億萬年無疆之休可保矣故曰九邊

考有關於

國家禦戎之猷大矣哉

嘉靖甲辰年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知縣趙鳴鳳謹書

跋

右皇明九邊考十卷。明魏煥編集。煥字東洲。長沙人。嘉靖間進士。授嘉興府推官。歷官兵部員外郎。擢四川僉事。貞夷簡溫。不以才智自見。明習世務。留心邊防。能言勝敗之故。著有九邊考蜀東撫苗實錄等書。是書刊於嘉靖辛丑。爲煥官兵部職方淸吏司主事時所輯。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三字不等。著錄於四庫存目。曾刊於明辨齋叢書中。僅刻四卷。删落過甚。不及原書之半。原書版過漫漶。其缺落處。可藉明辨齋本以補之。然不能補者。姑付闕如。自是書行。而明辨齋本可廢矣。按明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鎭。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鎭。鎭守皆

武職。提督則文職。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曰九邊。卷一爲鎮戍經略番夷諸通考。詳論其沿革利害戰守防禦諸事。以下分九邊爲九卷。而各邊之中。又釐爲疆域保障責任軍馬錢糧邊夷經略等七條。分類考證。幷附詳圖。據其凡例謂鎮戍沿革取諸會典。疆域沿革取諸各邊圖誌。城堡礮臺墻塹增舊創新。取諸近年堂稿。軍馬錢糧幷取諸各司文書案牘。皆詳確有據。在明代史學載籍中。允爲上乘。而於邊防芟攘之因。尤三致意。嘗謂「自永樂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之勢遂分。正統以來。有司又失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迄西。遂有河套之虞」言之若有

深慨者。蓋自嘉靖以還。洪武永樂朝所設之藩籬盡抉。外患日迫。朝士姑息因循。邊事乃至潰敗不可收拾。於是北虜奮起於前。東酋繼之於後。蠶食鯨吞。以迄於亡。爝火燎原。其來也漸。煥殆有先知之明矣。是書甘肅固原等考。亦間有沿襲前人之謬者。然小疵不足以當大纍。四庫提要謂「所採多奏章案牘。大抵紙上談兵。」實未核也。安陽謝國楨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茀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辮。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横出入。幾徧宇内也。海島之夷

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愼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衞我干城。烏可得哉。

嘉靖甲子三月朔日鄭曉識

皇明四夷考目錄

皇明四夷考上卷

海鹽 鄭曉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賦。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不征諸夷。東北朝鮮。(卽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正南偏東大琉球。(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大學讀書禮待甚厚)小琉球。(不通往來不曾朝貢)西南安南。(三年一貢)眞臘。(朝貢如常濱海)暹羅。(朝貢如常濱海)占城。(自占城以下諸國朝時內帶行商多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阻至十二年方乃得止國濱海)蘇門答剌。(濱海)西洋。(濱海)爪哇。(濱海)彭亨。(居海中)百花。(居海中)三佛齊。(居海中)浡泥。(居海中)

洪武四年九月。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夷國。爲患中國者。不得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用兵。古人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隋煬

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荼毒生民。徒慕虛名。疲中土。載諸史册。爲後世譏。朕以諸小蠻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國。無煩用兵。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卿等記此言。知朕意。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凡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

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幷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阯郡王。元朝兼有華夷。至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之。日烜卒。子日燇遣使朝貢。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明興。削平羣盜。驅逐胡元。洪武元年。登極。詔諭薄海內外。日煃大懼。又聞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帥師逾嶺。降何眞。定廣東西。日煃欲納款。又以梁王尙在雲南。持兩端。二年。始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以寧等至安南界。日煃已卒。其弟日熞嗣立。遣阮汝亮迎。請誥印。以寧等不從。日熞遣杜舜欽等。請命于朝。以寧駐安南俟命。詔封日熞爲王。是年。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

罷兵息民。皆聽命。三年。日烜卒。封其子日鑑嗣王。五年。陳叔明遣人朝貢。卻不受。明年。又遣人納貢。謝罪請封。當是時。煒嗣王。叔明者。煒兄也。專國政十二年。煒遣使來貢。上惡其彊悍・數侵占城。詔諭叔明。二十年。煒遣使貢賀聖壽。二十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幽大陽坊。尋弑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二十二年。又弑日焜。假煒名。遣人來貢。二十六年。遣禮部尚書任亨太・監察御史嚴震直。諭令出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七年。遣人朝貢。卻不受。二十九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令還思明伍縣。不聽。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氏篡立。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奃。詐稱陳氏絕。奃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言季犛弑篡。季犛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上遣行人聶聰。送添平歸國。勅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禦之。季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我使人。上怒。永樂四年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

城侯彬。雲陽伯旭。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淸遠伯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尙書劉儁。參贊戎務。尙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其往勉之。時晟鎭雲南。先遣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制授晟。十月。輔兵度坡壘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關。晟兵至白鶴江。賊拒守富良江。能卒。以輔爲征夷將軍。代能。十二月。敕行人朱勸。諭黎賊。晟兵奪宣江。進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西都。賊走入

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五年正月。輔晟合兵。破籌江柵。賊走悶海口。敗之富良江。五月。賊走乂安。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且入海。輔晟乘勝追之。升引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李保等十人。擒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僞大虞皇帝蒼。僞太子芮。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詔求陳氏後。復立爲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宣化。大原。鎭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鷄陵關爲鎭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黃尙書。兼掌布按二司事。勅輔晟。僞交阯應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

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藥醫方技之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輔遣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僞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使僉事千戶。是冬。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七人官。六年七月。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八月。交人簡定、鄧悉反。以晟爲征夷將軍。帥師討之。儁仍參贊。十二月。晟與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儁、都督呂毅、交趾參政劉昱皆沒。七年二月。勅輔總兵討賊。言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饋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愼。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輔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太平海口。十月。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十一月。輔獲簡定及其僞將相。八年正月。召輔還。令晟節制諸軍。簡定檻至京。伏誅。十二月。季擴人上表請降。遣方通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參政。胡具澄、景異、鄧鎔。都指揮。潘季祐。按察副使。是月。

季擴。景異復反。九年正月。以輔爲征虜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討之。二月。詔赦交趾。七月。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輔率舟師。破賊于海上。十年八月。又破賊于神投海口。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會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擴。十二年八月。檻至京。伏誅。十三年四月。以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鎭交趾。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年正月。淸化土官巡檢黎利反。侯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爲土巡檢。輔還。遂反。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都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劫掠。廣兵至。斬首六百。擒晏。利遁去。彬請就交趾。戮晏等以徇。七月。交趾右布政使莫勛及交州知府杜希望。令縣丞黎獻。率家人五百。力役北京。十七年。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擧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旣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

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十八年五月。勑侯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畫方略。早滅此賊。交趾參政侯保。馮貴。討賊戰死。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者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卽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曰。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是冬。赦利。以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召福還。以洽爲兵部尚書。代福。是冬。交趾參將保定侯瑛。榮昌伯智言。壽未至。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按察使。以弋謙爲布政使。內官馬騏。自交趾召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勑。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爲征夷副將軍。總兵討利。六月。宣宗卽位。七月。命行在兵部侍郎戴綸。副洽。贊理智軍務。

八月。賊阮可郎等伏誅。十一月。勅智及安平伯安。都督方政及三司。賊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年。終不聽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等其急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捷。論罪。是月。上欲棄交趾。問英國公輔。尙書義原吉。皆曰不可棄。問內閣士奇榮。皆頓首稱善。宣德元年三月。智政兵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爲征夷將軍總兵。都督馬瑛參將討賊。尙書洽仍參贊軍務。安平伯安。掌交趾都司事。削智政官爵。五月。赦交趾。十一月。通擊賊。敗績。十二月。賊攻淸化州。不利引去。以安遠侯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保定伯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右參將。由廣西。黔國公晟爲征南將軍總兵。興安伯亨。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右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賊。兵部尙書李慶。參贊軍務。工部尙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勅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進兵。二年正月。上念久用兵勞費。又問大臣。士奇榮力贊上止兵。棄交趾便。利攻交趾城。通等出戰。敗之。斬僞司徒司空太尉少

尉太監黎笏等。四月。利陷昌江。通斂兵不出。賊書與通請和。通遂許清化諸州地與賊。遣指揮闞忠。與利所遣人。上表貢方物。七月。賊破隘留關。圍丘溫。鎮遠侯興祖擁兵南寧。不肯援。城陷。逮興祖。九月。升等師至隘留關。利遣人詣軍門上書。言窮迫。乞罷兵立陳氏後。升易賊。賊伏四起。升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聚兵亦敗。諸將兵皆阻賊不得進。十月。通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是月。忠及利所遣人至京。表以陳暠為名。實出利。上覽表。示羣臣曰。賊表乞復立陳氏後。從之便。抑不從便。羣臣以內閣主議。故皆曰從之便。上曰然。十一月。以行在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副使。詔諭安南言。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朕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三年正月。通馳奏偽王陳暠。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幷送

我叛人都督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臣兵寡援絕。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
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
至南寧。俟命。上覽奏。勅通。虧損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三月。少穎至京。表稱
安南國先陳王臣暊三世嫡孫臣暠及頭目臣黎利云。四月。通至京。羣臣劾通
及瑛智安政。布政使弋謙。內官山壽。馬騏等。下廷鞫。言通等失律。喪師棄地。壽
曲護叛賊。騏激變蕃方。論死。繫詔獄。籍其家。瑛等坐罪有差。興祖亦下詔獄。五
月。琦。汝敬等還。利遣人表謝。言暠會病卒。族人並絕。國中推利守國。候命。汝敬。
永達復奉詔。諭利及耆老。訪陳後。聞羣臣又劾晟亨忠奉命。與升。掎角進兵。顧
逗遛逾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
通等。輒狼狽引退。爲賊所[illegible]。殺傷吏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亟正
邦刑。上曲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亨忠俟還京論罪。贈交趾死節都指揮李
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騏。周安。千戶蔡顒。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

馮智等官。武官世職。文官復其家。誅叛臣蔡福等。籍其家。四年二月。汝敬等還。
利遣人貢方物。三月。遣琦、達。行人張聰。勑諭利。三月。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
鈕器方物。幷上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
奉職貢。六年五月。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敞。通政
徐琦。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敞等還。利遣人貢謝。八年八月。利遣人入
貢。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構黨
相讐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
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勑雲。利本起微賤。因奏立暠。從人望。朕志在息民。
遂詔罷兵。徐議立暠。利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卽欲問罪。不忍毒民。
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公廷。可善
撫之。四月。琦等還。言利死。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五月。遣行人郭濟。朱
弼。祭利。十月。麟令人上表請命。遣敞及行人侯璡。諭麟。仍權署安南國事。十二

月。欽州貼浪如昔人叛。降麟。正統中。麟卒。子濬嗣。天順中。濬被簒。弟灝嗣。弘治中。灝卒。長子暉先卒。子誼嗣。正德初。誼被簒。國人請以灝庶子賙嗣。朝廷登極改元。遣使詔諭。交酋亦數遣使朝貢。然時時南侵占城。占城上聞。諭禁之。輒陽聽命。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至有受僞御史者。教之窺伺雲南。太監錢能貪殘。令京衛指揮郭景。矯奉勅旨。往來交南。猾夷奸闌出入。莫敢誰何。遂誘我逋逃。覘我虛實。鎭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屢請增置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欽州里社。我亦不能禁。是時。賙弱懦無爲。境內盜起。羣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正德十年。賙遣阮仲逵朝貢。是年。陳暠作亂。殺賙。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賙從子譓嗣。而討殺陳暠。嘉靖改元。遣使詔諭賙。賙且死七年矣。譓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妻。逼譓走海濱。使命不能達而還。當是時。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杜溫閏。鄭綏。不肯從登庸。已而譓

死。登庸又曰。灝有子廣。譓弟也。矯立廣。相拒。交人曰。灝死久矣。廣本登庸子。譓同母弟也。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鏌計鴆殺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王受諸孽。輒通交南。流言搖惑滇嶺間人。鏌被論落職。桂萼初嚮用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遂起新建伯。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諸省軍務。新建伯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子邦相爲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縻之。尋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萼之力。萼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萼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嘉靖十五年。哀沖太子生。頒詔諸夷。禮官言。安南久不庭。不必遣使。請發兵討之。下廷議。諸大臣不可。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察之。已而又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使安南。時車駕巡承天。綰治行有日。又復止。兩廣守臣

言。安南莫氏簒逆。國內大亂。時出侵掠。遂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略。進兵討莫氏。會莫氏請命。嶺南知府廉州張岳。梧州翁萬達。廣州郡守愚及巡撫諸臣。亦不欲用兵騷動數省。條議上伯溫。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統使。會登庸死。伯溫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進秩。賞賚有差。未幾。福海復爲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朝廷置不問。交趾東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懸詳其要害也。由臨安經蒙自河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其俗。夷獠雜居。不知禮義。獷悍喜鬬。不解耕種。椎髻翦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珊瑚瑇瑁丹珠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鷓鴣波羅蜜烏木蘇木。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柱。銅鼓。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元爲大寧路。凡四萬

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衞二十餘衞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衞。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札失里爲三衞指揮使同知。並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衞。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衞歲二貢。貢衞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衞。朶顏最强。分地又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時。嘗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峯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關諸寨。索鹽米賞賜而已。以故喜峯密雲閒。有都指揮或都督鎭守。驗貢夷。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爲也先鄕道。朶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略。已而

設太監參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瓦剌閒諜。詔自後使至件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乩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爲大部。朶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斡兒路阿剌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呼扯禿等去。我亦幸無事。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適。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革蘭台貢馬。遲之未請嗣襲官也。邊臣言上。兵部令譯部落後。許貢。革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嘉

靖十一年九月。巡撫王大用。欲通朶顏。與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赤。數入建昌喜峯太平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温代大用。出漁陽巡撫。伯温至。鎮虜益盜邊。邊人不得耕牧。二十年。革蘭台挾北虜求添貢。貢衞三百人。不許。請衞二百人。又不許。時時出沒塞下。輒云。結小王子。旦夕大擧入塞。會俺答吉囊。自大同深入大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衞二百人。二十一年。內批胡守中。侍郎兼憲職。提督軍務撫勦。守中憸險嗜利。乾沒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偏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刻守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阿事守中。削籍。已而有發嵩乾沒庫金者。遠謫戍。二十二年。叛人白通事道虜。數侵我塞。巡撫許論伏兵。斬白通事。論進官副都御史。請告去。朱方代論。以請撤防秋兵太早。爲虜所掠。逮至京。杖死闕下。職方郎中韓昺。亦杖死。方清勁。昺端諒。皆有才識。死非其罪也。二十五年。虜大入塞。明年。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海西

建州夷。出入遼東西塞下。

朝鮮。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顓表賀卽位。遣符寶郎偰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五年。王顓遣其禮部尙書吳季南●民部尙書子溫。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校者註暹羅疑耽羅之譌）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逋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賜璽書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顓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上令賀正旦使金湑及仁裕偕還。賜

王藥餌。又諭中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意。令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十六年。遣使張伯•崔泊來貢。以違命卻之。令禮部諭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十八年。國人立王禑爲王。禑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恭愍。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劫囚禑。而立其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朝貢。是年。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王瑤。主國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月。詔位尚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二十五年。成桂囚瑤及奭於其私第。自主國事。是年。知密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

都評議司奏至。奏言。恭愍王薨。無嗣。李仁人以他人子禑主國事。昏暴好殺。謀侵遼東。大將李成桂力阻乃已。禑自知負罪。遜位於子昌。國人弗順。啓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昏迷信讒。其子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禑黨玄禹實等。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曲附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今年七月。國中臣民。以安妃之命。退瑤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侍郞李成桂。主國事。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不可據信。令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敎。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旦遣使請印誥。上覽表。怪且不遜。詰使者。使者言。表鄭集撰。上盡卻方物。索集。旦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二十七年。令遼東。絕朝鮮。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年。府部請發兵討朝鮮。不許。旦老。請子芳遠嗣。旦卒。諡康獻。永樂元年。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列女傳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諸書。

十七年。芳遠老。請子裪嗣。芳遠卒。諡恭定。宣德初。賜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五年。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裪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自後聖旦元旦。皆使朝貢。王請封慶弔謝使來無常期。朝廷有大政。頒詔其國。及王請嗣封。皆遣使。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袞玉帶。景泰元年。裪卒。命子珦嗣。珦卒。賜諡恭順。命子弘暐嗣。弘暐幼。叔瑈以讓位請。七年。封瑈爲王。瑈後不知幾傳。而㦕立。正德元年。㦕卒。諡康靖。子㦕立。踰年而世子顥卒。㦕病風。遜其弟懌。正德二年。懌立。十五年。封子峼爲世子。嘉靖二十三年。懌卒。二十四年。峼立。未踰年卒。二十四年。峼弟峘立。三十六年。封長子顥凊爲世子。峘疏乞改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尙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

秫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納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颸利船。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遣使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校者註承宗疑承察度之誤）鍍金銀印金幣。使還言三王爭雄相攻。賜詔諭之。并諭山北王怕死芝。（校者註怕死芝疑伯尼芝之誤）十六年。賜山北王印文綺。王妃姪相寨官各有差。二十五年。中山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永樂二年。察度卒。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是年。山南王承察度卒。無子。令其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使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諭禮部尚書。遣使賜應祖冠服。嗣山南王。九年。中山王思紹。令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以其長史程復

來見。表言。長史王茂。輔導有年。乞陞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解于職。今年八十有一。乞令致仕還其鄉。上從之。陞復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茂國相兼右長史。景泰元年。中山王尙思達遣人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已而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幷。中山遣使朝貢。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察度後五傳至尙圓。嗣王。卒。子尙眞嗣。嘉靖十一年。尙眞卒。子尙淸請嗣。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眞。封淸嗣王。賜王妃冠服錦幣。使臣疏言。弘治正德時。修譔羅倫等。嘗使安南。安南乞留詔勅。爲鎭國之寶。倫爲請得留。卽琉球請留如安南。海外遠。不得卽請。乞下禮官議。議請如安南。使至國。授封。王拜曰。天朝詔勅。藏金匱者八葉于玆矣。請留。使許之。比還。遣其王親寧吉、長史蔡瀚。上表謝。使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中。載琉球有落漈。王居壁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所述。亦皆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

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旣遣人學於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士官。爲武職。以上世及所轄地爲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幷日視朝。旦中昃凡三朝。羣臣搓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飮酒。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慶。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匣骨。藏山穴。斲木爲小牖。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舡。海上漁鹽。泛小艇。無竹筏。信鬼畏神。神以婦人爲尸。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横。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悽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馮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巓。國門名歡會。府門漏刻。殿門奉神。

朴素。無金碧之飾。賦法略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爲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卽已。用刑甚嚴。盜竊卽剕劓。家富貴者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土。風雨飄搖。以螺殼爨。爨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米爲酒。男子煮海爲鹽。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鵞眼綖貫。人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爲勍敵。然好爭很鬪。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山川。巃嵸嶼。彭湖島爲大。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卽落漈也。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錫扇。山無猛獸。以故多野馬牛豕。鬪鏤木蘇木胡椒諸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入國朝未嘗朝貢。或曰。幷入琉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袒裸盱睢。殆非人類。不通中國。

女直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其地有長白山。横亙千里。高二百里。巓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

爲混同。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元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人。明興。遣人招諭。永樂九年春。遣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勑印。又置衛所三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鎭撫。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羈縻之。又置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米布。贍諸酋豪。使保塞。不爲邊寇盜。各路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最强。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亦有室廬。江夷爲强。建州毛憐本渤海氏遺孼。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喜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數與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休。諸夷皆善射。馳獵好盜。建州夷尤善治生。其左

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北。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處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覘爲咽喉。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住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强盛。靖難未久。專事撫綏。桀驁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萬餘。正統末。附也先入寇。侵逐東西。景泰中。諸酋多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勑。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賞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遂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黏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

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酉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淸河靉陽諸堡。未幾。諸夷憤欲報山讐。相約入寇。十四年。入塞。殺掠人畜無算。巡撫陳鉞掩降虜爲功。又附太監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諸夷。諸夷益恨我。大入塞。殺掠吏民。遣兵部侍郎馬文升。反直撫勦。直倖用事幸功。陰爲鉞地。要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鎭。撫定黑鎭武諸酋。比直至。虜已解散。直大怒文升。還奏。文升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曩在鎭。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卽訊遼東。報上。盡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不聽。竟謫戍重慶。已而直敗。貶內使南京。鉞亦敗。下詔獄。文升得雪。復官致仕。正德八年。海西加哈义叛。嘉靖二十四年。巡撫於敖減賞物。夷人大譁。不能拊顧。詐殺諸譁酋。夷人大恨。數入塞。殺掠大慘。胡宗明代敖。不能禦。降浙江參議。二十七年。大虜通兀良哈諸女直入遼東。代宗明巡撫李珏。又論罷。遼東西大困。産楛矢石砮赤玉眞珠金貂布鹽馬黃

狖虎䝞狐狸。海上有海豹驢貛豬羊狗。野有野豬牛驢貂鼠靑鼠失剌孫好剌殊角。殊角即海象牙。魴鬚鯨晴海東靑鷹鶬鵝鶻兎鶻鱘鰉牛魚粟麥穄。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磬牙。儂細蘭諸國。洪武初。王恒麻沙那阿。稱臣入貢。四年。遣玉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曆文幣。六年。使來貢。八年。使從我。招諭拂菻。十年。恒麻沙那阿卒。賜王子麻那者巫里。三佛齊國王印。印駝鈕銀質鍍金。是時。廣東有陳祖義者。脫罪避居其國。久之。得爲將領。暴橫掠過客。永樂中。太監鄭和。統海舶下西洋。至三佛齊。有施進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和擒殺祖義。承制官進。仍留舊港爲將領。進沒。女嗣官。產鶴頂火雞神鹿金銀

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猫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鶴頂鳥大於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鷄大於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觜。毛如青羊色。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豕喙。蹄三跆。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眞臘。慶元中。眞臘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眞臘人爲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蒲旦麻都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招諭安南罷兵。是年。國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貴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綺。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

廷。豈可擅兵相毒。即咨安南。令其能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來賀聖節。賜勘合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王占巴。鎖里人。勅王的賴。得黎賊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輒肆虜掠。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女。遺之。復約季擴舅陳翁挺等三萬餘人。復侵升華府隸四州十一縣地。驅掠人民。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討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戍邊。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眞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獷悍。果于戰鬬。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

犢車。臣菱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衣玄黃罪死。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嗍。且嗍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爲賀。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籲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弃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嚟馬哈刺札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即死。夫不鬪者罪之。產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瑇瑁諸香朝霞大火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檳榔諸文異木胡椒白藤吉貝絲絞白氎布孔雀山雉。伽南香惟此地有之。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寸二三節。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波羅蜜。形如東瓜。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卽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責其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華。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訹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尙禪

敎。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川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

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垜福建漳泉人爲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勅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烝死。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鎭山。曰壽安鎭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爲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

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沓至。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掠海上。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趙庸。招蜑戶島人漁丁賈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人。盡籍爲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捷。禍未已也。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

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閒。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疏。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寇海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

壽蓂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

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官家欲其亟去。償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柰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奸細。爲之鄕道。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强者奮臂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略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

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淸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卽訊。甘心煆煉。必欲殺紈。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巖。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參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略。未幾。羣賊總至栅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儉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偸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寛統領步兵。往來海壖。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寛

兩參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滙吳淞江諸衞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汙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忬。忬薦鏜起自閩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尙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

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爲功。以功爲罪。雖有沈莊梁莊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醮課。迫脇富民。釋脫兇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敍子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書李默。卽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麐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

謫戍榆林。自壬子倭奴入黃巖。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甲式矣。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皆跣足。閒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國王忽

兒那。遣柰亦吿郎。表獻方物。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正黎列保昆耶甘苦者。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至今不絕。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鎭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洪武四年。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賜大統曆。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遣使賜詔及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永樂元年。稱暹羅國。十五年。瑣里人昭祿羣膺哆囉諦剌爲王。遣柰必。上表貢方物。乞量衡式。賜古今列女傳。金綺。量衡。令三年一朝貢。宣德中。稍減賜物。著令。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候嵐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藤蓆

竹簞。寢處于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尙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羣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葬。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習水戰。好鬭。喜寇掠。市用海𧵅。煮海爲鹽。釀秫爲酒。產寶石奇香異木翠羽獅白象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六足龜。珊瑚。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蘇文達那。西洋之會要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代三國。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舶至此。往往沒溺。洪武中。國王遣人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國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阿里來朝貢。封爲蘇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讎。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此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

之。率眾敗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王來貢。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眾殺漁翁王。王子蘇斡利率眾奔于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數至。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皆有賜。至今朝貢不絕。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類滿剌加。田磽。穀少熟。番舶往來。財貨充牣。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花面王者。卽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剺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剌。

爪哇

爪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爪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八達剌。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勑。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朝貢。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

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亞烈加恩。謝罪。勅詰責西王。令償死者黃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一貢。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悅。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磁罽綺帛。國

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尙回回敎。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尙氣好鬬。顏色黝黑。猱頭赤腳。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瑇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掛鳥綵鳩綠鳩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皇明四夷考卷下

古俚。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刺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太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囘囘人。不食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煅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撦黎。本出鄰國坎夷巴。匹闊四尺五寸。色絲間花帨。闊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餘鳥。諸香。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浡泥。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亦

思麻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那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尙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瑇瑁鶴頂。

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册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妃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殿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姓傔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

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正統十年後。數遣使來朝貢。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舟芃速沙請封。遣使。册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黄乾亨奉使。溺海死。瘞子入監讀書。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隷暹羅。歳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隷暹羅。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淳朴。倘囘囘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卽嚙。嚙卽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王靄牙思丁。遣人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塞弗丁。遣人奉金葉表。獻麒麟。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淛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

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帨。躡皮履。市用銀錢海𧴩。五領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術酒者曰根肖速魯柰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縶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產鑌鐵翠羽珊瑚蛇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翦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驀黑驀勒闊四尺。背面皆氁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爲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白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臥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

五十里。至王居。王尙釋。重象牛。煆牛糞灰塗體。飮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于後。下縈白布。飮食不令人見。産青紅黃鴉忽石水晶。海洲有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目。間歲一淘珠。諸番賈爭來市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薜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王亞烈若柰兒。鎖里人。絕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柰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一名不刺葛麻巴思刺查。國人以爲賢。故封之。遣使送歸。詔諭其國。正統十年。遣使耶把刺謨的里啞來朝。貢珠寶石。天順三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復遣使朝貢。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皁縵。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貢珍珠瑇瑁諸物。賜王

冠服玉金帶蟒龍金銀錢鈔錦幣器皿。王妃王子女姻戚頭目。賜物各有差。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柯枝　柯枝。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完者答兒朝貢。請封其國大山。詔封爲鎮國山。賜碑文。是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縈絲帨。束縧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線懸脛。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髮縷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

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產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尙回回教。體幹修碩。語言朴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又來朝貢。產西馬駝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卽樹脂。諸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峯或雙峯。皆可乘。

溜山　溜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土瘠。無城郭。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啖魚蝦。無衣。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卽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產龍涎香海貝。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帨。甚精

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貢。

南泥里　南泥里。隸淳沱。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廣。嚴整幽潔。市用銅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卽西洋。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輒曰阿孤植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卽南巫里。

黎伐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一二千家。推一人爲首領。隸蘇門答剌。言語服用。與蘇門答剌同。山多野犀。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鎭番・莊浪四

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衞。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衞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衞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朝議。哈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勅諸酋。復立脫脫爲王。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頗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

習俗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犬尾羊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鹻鹵。宜稄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上詰邊臣。哈密何以有硫黃。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礬。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器諸獸皮。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時酋者林。弑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匿。益侵我城郭諸夷。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二十年。守臣乘閒。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怨恨。西

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讐殺。西走據哈密。瓦剌尋退去。弘治元年。阿黑麻强。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敢發。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卽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尙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入若貢。我亦不拒。請勑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已死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勑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

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剋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貫竊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讖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勑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遣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勑。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勑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俟命。輒還。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强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

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柰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淸。統

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四隴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誾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

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是冬。起王越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卞剌。妻陝巴。結好奄克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兩肅州。往來自便。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掊克。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

木城。其兒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攜眞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卽嗣封。幼弱。守臣恐眞帖木兒還來侵哈密。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眞帖木兒。兵部尙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四年。滿速兒與拜牙卽。乞還眞帖木兒。下守臣議。五年。眞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眞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賜眞帖木兒及滿速兒。拜牙卽幷其親目。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卽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

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譯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眾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眞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番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强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偏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爲讐。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都御史鄧璋。請專勅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兵戰守。特勅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軍務。統延寧固原諸鎭兵。防遏土魯番夷。勿使內侵。逐勤西海卜

亦剌。勅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勅責滿速兒。送囘拜牙郎。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金斤王子莊。澤以段布銀器幷勅。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奄克孛剌。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剌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雍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尙數侵邊。下兵部尙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是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賀。當是時。土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結瓦剌。窺我河西。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勅滿速兒。送還拜牙郎。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速兒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囘。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我肅州。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捶死諸奸囘及通賊都督失拜烟答。憑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劫其老營。遣人結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入貢。在京

巧賄權倖。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衞。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廷鞫。幾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木。因權倖得見。上賜國姓。隨上南征。嘉靖改元。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爲兵部尙書。嘉靖元年。昆爲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三年。滿速兒大擧入寇。至甘州。九疇忠勇。先登力戰。旣解甘州圍。又夜率衆閒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奏河西危急。遣兵部尙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牙木蘭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我旣不能制其命。又無以服其心。徒絕彼之貢使。不能阻彼之犯邊。

乞還九疇。議遷烟瘴夷使。解讐息兵。未幾。一淸召入內閣。尙書王憲代一淸。盡出平涼羈畱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哈密。六年。諸議禮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澤得召用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畱貢使。否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欲殺牙木蘭。牙木蘭懼。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畱肅州。是春。起瓊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撒馬兒罕、哈密頭目。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張桂必欲論九疇死。幷罪廷和。刑部尙書胡世寧力爭。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閑住。八年。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畱

各番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世寧爲兵部尙書。欲事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德中國。韜上議。必欲復哈密。下兵部議。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戍。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脊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衞夷落。皆爲土

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瓦剌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諜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兵部因請許其通貢。著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要之。哈密守與否。固不足爲中國利害也。秦中老人曰。土魯番哈密。屢勤經略。我義未直。兵則何畏。彼求方棘。予則何恩。況染指貢獻。不足以示信。侵漁宴賜。不足以示廉。而一時士習。又皆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實事。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竊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況西域買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霹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唐末沒於吐番。宋入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朮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爲衛。塔力尼爲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剌。獻叛虜老的罕。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絕。內白山最大。多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蓯蓉。自土魯番陷哈密。種人遂散亂。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無城郭。其俗。馬乳釀酒。氈帳爲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令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卜煙帖木兒卒。遣使諭祭。賜嗣王勅誥金綺。王遣使貢謝。宣德初。與曲先叛。討平之。天順三年。安定王遣使來貢。自後朝貢不絕。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遂服屬土魯番。安定王苗裔無考。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乩。遣指揮火丁。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魯番時時令率衆侵哈密。擾我甘肅。已而與土魯番疑貳。擁帳來歸。土魯番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動我屬夷。兵部尙書胡世寧以爲不可。遂止。當是時。大抵嘉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魯番侵擾。不復能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寒。涼國公討之。土酋哈咎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鎖南吉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剌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鎖南吉剌思爲指揮使。以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衛。二罕東最弱。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

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日萬石。坐困邊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逵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於此。市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果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詔厚賜之。二十二年。貢馬。二十四年。貢海青。賜勅賚予之。二十七年。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表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然天鏡。

無有遠近。咸昭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淸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惡者無不知懼。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白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玆德音。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頭目哈里令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改安等禮科。賜衣。安等言。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上遣人祭帖木兒。賜哈里璽書銀幣。已而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卽哈里。洪熙元年。安始還國。請勅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景陵曰。安使遠夷。

留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與勑。正統十二年。又貢馬玉石。四年。又貢。成化十九年。阿黑麻貢二獅子。夷使請大臣出迎。禮部尚書周洪謨。以爲不可。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三年。廣東布政司陳選言。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貢獅子。欲於廣南浮海。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入貢。不可貴異物。開海道。利賈胡。貽笑安南諸夷。弘治三年。由南海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廁玆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狻猊。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宣德中。其王遣沙瓛來朝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產馬金琥珀玉石珊瑚犀角。貢從嘉峪關入。

迭里迷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

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渴石　渴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規模極宏壯。堂四隅白石柱如玉。牆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西行十數里。皆委曲山。多奇樹。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劈斧。行二三里。出硤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

養夷　養夷。在賽藍・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落部閒。數相侵擾。以故人無寧居。惟戍卒數百人。處孤城中。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溪旁頹垣破廬。蕭然草莽。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多林木。溪流蜿蜒。土宜五穀。人稠密。質朴。饒衣食。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民物富庶。市里

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鎭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愼。陝巴。拜牙郎。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

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絲綿布帛六畜。大類中國。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

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囘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上從言言。當是時。土魯番强。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衞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黑婁　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結好黑婁。黑婁夷入貢。從土魯番入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始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爾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黑的兒火者稱王。居鹽澤。旣死。土酋强者統之。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爲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塵賚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牆壁牕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傍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牀重茵。衣冠大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雨少故。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蠻少。炊爨飯食就肆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用資焉。男髡首。衣尚白。乃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水磨風磨。甆器尤精巧。產巴旦杏鎖伏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

堅明如水晶。琢磨爲器。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爲紈綺。細密過中國。農不甚勞。然多穫。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賦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在王城中極弘偉。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敎入中國。其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國王遣人隨天方朝貢。

俺都淮

俺都淮。隸哈烈。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平曠無險峻。地沃。人繁庶。稱樂土。

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阨。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各遣其子守之。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王李聖天自稱唐宗。遣人入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未南遷。朝貢不絕。永樂六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內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理極蕭索。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間遺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產玉。胡錦雙峯駝諸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蘂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

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八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郞陳誠至其國。誠言其國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誠（校者註 誠疑衍）萬戶瓦赤剌。俱遣人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俗類匈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潑水爲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爲大。產馬駝鹽白氎布鑌鐵陰牙角阿魏。

別失八里　別失八里。在西域。永樂三年。其王沙迷查干。遣人言。哈密忠順王

安克帖木兒。爲北虜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上喜。遣使賜綵幣。勅令與嗣忠順王脫脫相睦。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人繁庶。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人不可飲。飲牛馬亦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蒿。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生汁熬膏爲阿魏。亦有細草。可熬

膏。味如蜜。

賽藍

賽藍。在達失干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里。城周三里。四面平原。草木長茂。流水環繞。五穀蕃殖。秋夏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身痛。號呼聲動地。土人禳詛者。口誦呪。以薄荷枝拂中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晝夜。痛方息。愈後皮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之。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氈罽。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剌。簪鵝翎。衣

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穄麥。爲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雌黃胡粉馬駝犛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阿丹　阿丹。近古俚。瀕海。可舟行。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白葛達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尙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剌。遣人來朝貢。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卜納的。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剌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近瑣里。視瑣里差大。物產大類瑣里。洪武三年。使來。以

金葉表文貢方物。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師。西洋瑣里貢獨豐美。

彭亨　彭亨。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洪武十一年。遣人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尙釋敎。洪武十一年。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賀。產紅猴龜筒瑇瑁孔雀倒掛鳥胡椒。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四年。國王遣人勿黎哥。來朝。貢眞珠瑇瑁馬瑙車渠。賜王及妃文綺。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來朝貢。令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尙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銀。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

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賫詔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尙鬭戰。鑄金銀錢。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巴欖。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卽寒。俗質朴。男女被短髮。假錦纏頭。紅油布繫身。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頗質朴。不喜爭訟。永

樂三年。國王遣隔察老。來朝貢。

合貓里。　合貓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產蘇烏木胡椒。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有諸港通海。人淳少訟。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廝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產蘇木胡椒。人頗知種藝。無盜賊。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那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卽丁朝貢。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

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剌足來朝貢。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鷄福祿靈羊馬哈獸。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王哇來頂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諡康靖。勑葬閩縣。有司歲時祭。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玉。遣人來朝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傭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來貢方物。宣德間。遣使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俗尚佛。畏刑。市肆

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國人嘗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

敏眞誠　敏眞誠。國亦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異香駝馬。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

覽邦　覽邦。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嘗附鄰國貢方物。其國去西域遠甚。無市賈販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山坡圮無峯巒。水亦淺濁。俗亦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火剌札　火剌札國。徽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十四年。嘗遣人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市中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穄。無稻穀。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有逵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鐵。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外官以綺幣磁器。市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獻陵卽位。詔諸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無得托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鬬。鬬不勝者。衆共嗤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質朴。尙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寄者。時時出貿撒馬兒罕。市多馬駝。少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穇。麥粒麤壯甘美。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洪武十年。國王遣人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淸。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種藝。織縷抱布。男女咸務常業。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矣。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間。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其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物產又薄。山無長林。田無宿麥。以故國用常乏。人民艱窘。然奉佛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山卑小者亦鮮林木。無猛

獸毒蟲之害。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爲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爲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答兒密　答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有牆壘而無城郭。屋以板覆。田以牛耕。王居官舍。不甚差別。產馬駝羊牛毛褐布縷。交易兼用銀錢。刑專用箠朴。服屬撒馬兒罕。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鬬。物產饒裕。涼暄適節。人無飢寒。夜無寇盜。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鬬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去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瓦屋。庶人旅處城外田野

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產豐利。

西蕃

西蕃。即土蕃。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始爲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明興。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令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瓏答。曰朵甘丹。曰朵甘滄溏。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八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剌麻僧二

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并留乩藏等。聞上命釋之。還其茶。成化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十六年。封闡化王。皆厚賞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正統初。來貢。賞甚厚。五年。剌麻僧貢馬。十年。番僧亦貢馬。景泰四年。入貢。賞稍減。天順元年。貢賞如故。三年。尊勝寺清修翊善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成化初。番僧入貢。十二年。貢使九百人。賞少減。弘治二年。貢使千三百人。減賞。朶甘思。洪武十八年。令歲一貢。自雅州入。天順七年。宣慰使來貢。厚賞。董卜韓胡。亦一貢如朶甘思。四川威茂松番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番僧皆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簇。二年一貢。大簇四五人。小簇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曰諸簇。歲納馬三

千五十四。洪武初。置河州衛。改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簇。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出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敬信丁大夫。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宋將軍晟。洪武永樂中。久鎮西陲。積功。封西寧侯。丁宋皆充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事。當是時。虜在西海。言官言。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連和內侵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年。調朔方勁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班師。自是。歲入境。殺虜人畜。八年。洮

岷番賊。數至鞏昌。殺吏士。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尙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襲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慘。尙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刺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上從之。瓊曰。欲撫罕。必勦先零。遣遊擊將軍彭械。鎭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簇。恃險拒戰者十六簇。斬首三百七十。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尙琴瑟。食酪衣氈。居毳帳。務耕牧。好很鬬。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爲大。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峯駝青稞麥豋豆羱羊。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

遮甲麻衣馬青鹽。外史氏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逼遷西周。附隗囂。族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正德以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卽有侵侮。發請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韃靼　韃靼。北胡也。卽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最强。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旣衰。蠕蠕强大。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爲盛。女眞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稱皇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滅女眞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明興。逐元順帝。遁歸朔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愛猷識里達臘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爲可汗。我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弑。諸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而猛哥

帖木兒爲瓦剌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阿魯台佐之。馬哈木者。居瓦剌。時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鬼力赤衰。諸酋立本雅失里爲可汗。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我遂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令伺本雅失里。我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來降。封爲和寧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馬哈木敗去。阿魯台又叛。阿魯台弑本雅失里。自稱可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瓦剌强盛。瓦剌三王。馬哈木獨强。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爲可汗。恐衆不附。仍立元孽脱脱不花爲可汗。居沙漠北。馬哈木居瓦剌。宣德九年。阿魯台死。正統元年。馬哈木之子脱懽在沙漠西北。與其部酋朶兒只伯相讐殺。脱懽死。其子也先爲太師。驍勇。凌脱脱不花。景泰中。也先弑脱脱不花。自稱田盛大可汗。已而爲其平章哈剌逐死。天順初。孛來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又爲孛來癘王子所弑。孛來衰。而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癘

王子讐殺。而立脫思爲王。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成化中。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出入河套。乩加思蘭强。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都魯王。入河套。滿都魯稱可汗。而乩加思蘭爲太師。與毛里孩。也烈忽孛羅忽。出入塞下。乩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斡赤來爲可汗。不克。乩加思蘭爲滿都魯所殺。滿都魯衰。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羅干强盛。弘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立爲王。當是時。瓦剌與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而火篩數入寇。火篩者。小王子部落也。與小王子相讐殺。小王子益衰。正德中。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台吉。走河西。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卽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于是。小王子種落又盛。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强。犯我陜西河東雲中上谷。而亦不

剌及瓦剌。時時出入寧夏甘肅塞下。吉囊死。其子板不孩。與不及兒台吉。出入
河套。庚戌入古北口。犯京師。自後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無寧歲。歲請費帑金。
數百萬計。征調勞煩。而權門大吏。寵賄盈章。本兵邊鎭文武大臣。多受誅殛。戰
守無策。專事蒙蔽矣。其俗。無城郭宮室。徙帳房。逐水草。畜牧射獵。有徵會。刻木
封箭爲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往來聚散。忽如風雨。其喜盜好殺。輕生嗜利。蓋
弑烝淫。三綱潰亂。自古然矣。產馬橐駝野馬羱羊角端鼲貂鼠青鼠土撥鼠貀
沙雞酥酪。四夷。惟韃靼種最多最狡。凶悍爲中國患最甚。別爲北虜考。